

## 孰轻孰重

尼采常常与众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永劫复归”观：回味曾我们生活中曾发生的事情吧，一旦它们日复一日地重演，甚而永无休止地重复重演本身！如何阐释这种近于癫狂的幻念？

从反面说：“永劫复归”的幻念表明，那已经不复存在的生活，既然已经没有了踪迹，便如同影子一般不具分量。恐怖也罢，美丽也罢，崇高也罢，一切物质都随其本体的消逝而失去了意义。它像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既然没能把世界命运改变，哪怕有十万黑人在战火的吞噬中灰飞烟灭，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落的战争一次次重演，会给战争本身带来变化吗？

会的，它将变成一个久远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旧有的虚空状态。

一旦法国大革命的旧页不断重现，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颇感自豪。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会再重演，革命的浴血年代被重现为文字、理论以及各种相关的研讨，轻于鸿毛，无法对任何人构成威慑。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绝不同于那个永劫复归的罗伯斯庇尔，后者的存在将以法国的万计的生命为代价。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永劫复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它改变了我们自以为相当熟悉和确定的事物，抹去了事物一闪即逝的特性所带来的轻松感和缓解环境的作用，能以我们便容易定论。我们如何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往日的能有都不存在了，我们只能在回忆的碎片之中拼凑出依稀的概念，借此来判断一切，包括断头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久前，我察觉自己有一种体验难以置信。我翻阅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在书的字里行间以及对其照片的直观感受下，唤醒了我对童年的记忆。我成长在战争中，好几位亲人死于希特勒的集中营，这一段浸满悲痛、不堪回顾的一切都已消逝。但较之于我在不断回忆的过程中这份沉甸甸的担承，他们的死算怎么回事呢？

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日渐淡漠，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我们的世界合理地存在着，便基于回归不存在的前提。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预先把一切原谅的，因而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周而复始地重演，我们就会如同耶稣钉于十字架，为永恒所困，这个前景里注定不再拥有轻松。在那永劫复归的世界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将承担超重的负荷，这或许就是尼采说永劫复归观是最沉重的负担的根本原因吧。

如果永劫复归是最沉重的负担，在你我的生活之中呈现出来的一切辉煌的轻松，便是与之抗衡最有力的借助。

然而，沉重当真遭成悲惨，而轻松便的确导致辉煌吗？

最沉重的负担使我们沉陷直至崩塌，使我们一蹶不振地倒在地上。可是在恒久不变的爱情诗篇里，女人在被裹在男人的身下时，才最能感受到灵与肉同有的安全舒适。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将我们的生活压近大地，同时走向真切和实在。

相反，把能负担卸负，人自此身轻如燕，甚至可以轻松挣脱地心的吸引和束缚，高飞入空。如果我们选择了离别大地，便无疑选择了离别真实的生活。伴随着自由的得到，运动却失去了意义的目的。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选择呢？沉重还是轻松？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眼中的世界同时具有两种对立景象：明与暗、雅与俗、暖与寒、存在与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称为积极的（明，雅，暖，存在），另一半不言而喻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区分实不能称为具体深刻，至少有一点我们难以确定：哪方是积极的呢？沉重还是轻松的？

巴门尼德回答：轻松即积极，沉重为消极。

他是否正确疑虑尚存，只有一点可以确认：轻与重的对立最难解，也最模棱两可。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着拓马思，似乎只有凭借回忆碎片中的片言支语，我才能把他这个人看消。我看见他不知所措地呆立窗前，只有目光穿越过整个庭院，最终在对面的墙上停驻上。

他与塔莉莎三星期前在捷克的一个小镇上初识，两人呆在一起仅几十分钟，他就陪她去了车站。注视着火车开走。十天后塔莉莎造访他的寓所，两人当即肌肤相亲。谁知夜里塔莉莎发起烧来，很严重的流感，于是在他的公寓中滞留了整整一个星期。

他慢慢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爱所慑，却尤其不自在。对他而言，她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乘水漂来，而他在床塌之岸毫不费力地把她捞起。

她同他厮守在一起直到康复，然后回到她那离开布拉格一百五十英里的镇子上去。于是刚才的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肃立沉思的人影和深远的眼光，拓马思走在命运的关键时刻。

他应该把她叫回布拉格吗？他不是个勇于承担责任的男子，但他明了只要他去邀请她，塔莉莎随时会来，并不惜奉献出她拥有的一切。

抑或他应该制止自己对她的向往？那么她将呆在那乡间餐馆，仍旧平静地做她的女招待，而他们将不再见面。

他到底是要她来，还是不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目光停驻在庭院那边的高墙之上，接着找到答案。

他不断回想起那位躺在床上、使他如入无人之境的女子。她既非情人，也不是妻子，她是一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他的床榻之岸。她并不安详地睡着，因热度过高而呼吸急促，微微呻吟。他放任自己在她床边跪下，轻触她脸庞的柔嫩肌肤伴她入眠。一会儿，他逐渐感受到她的呼吸规律起来。脸庞无意识地轻轻起伏，间或触着他的脸，热量散发着她独有的醉人气息，泌入他的每一寸肌肤，如同切实地感受和吸吞她的爱欲，刹那间，他又幻想着自己与她在一起已有经年，而这时她正走向死亡。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她将赴死，自己绝不能多在世上停留一秒钟。他爬上床，在她身边轻轻躺下，轻挨着她的头，将脸紧贴在枕头上过了好长时间。

现在他站在窗前，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当时的情景，那不是因为爱情，还能作别的解释吗？

是爱吗？那种想死在她身边的情感显然显得有些缺乏说服力，在这以前他们仅有一面之缘！那么，明明知道这是不合常理的爱，难道这只是一个近于癫狂男人为了满足自身的虚荣而在无谓地自欺吗？他的无意识是如此懦弱，只是游戏一场而已小的游戏，他便选择了这位毫不起眼的可怜的乡间女侍担任主角，并将作为他的最佳伴侣，进入了生活！

他望着外面院子那边的脏墙，明了自己难以给出答案：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疯，还是出于爱。

另外的能饶恕的是，真正的男子汉通常能果敢行动的时刻，他总是犹豫不决，以至于那些美妙瞬间（如同跪在床边想与她共同赴死的时刻）大打折扣。

他真讨厌自己，直到他理解并原谅了自己茫然无措的状态。

他再也无法明白什么是自己要求的。由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拿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对照，也无法将其雕琢

完美之后再从头开始。

独居还是同塔莉莎结合？哪个选择更好？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检验何种选择更好，因为缺乏能够用于比较的基点。生活总是出乎预料，像是演员初排并不得心应手的剧目。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总似一张草图的原因。不，“草图”尚且不是最确切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件事物的轮廓，描绘某一意向。而我所经历的生活却没有任何目的，也难成完整画图。

“Einmalist Keimnal。”拓马思喃喃自语。这句德国谚语说，那些一闪即逝的事物不会留下任何踪迹，我们的生命仅有一次，如此说来也等同于没有发生。

可后来有一天在医院里，拓马思正在手术间休息，护士叫他接电话。他听到话筒里传来塔莉莎久违的问候。电话是从车站打来的。他难抑内心的激动之情。可惜当天夜里他早已别有安排，与塔莉莎的会面不得不延迟到第二日。把电话放下，他便责备自己没有叫她直接去他家，他毕竟有足够的时间来取消自己原来的计划！见面前足足有三十六个小时，如此长的时间塔莉莎将如你挨过布拉格的日子？然而来不及想清楚，他冲向汽车，飞驰上街寻她。

第二天夜里，她来了，一个提包挂在肩上，看来比以前更加优雅，腋下还夹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着力使自己显得情绪高昂，为的是让他相信自己来找他纯属顺道，来布拉格的首要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找工作（对此她很委婉地表达）。

后来，他们裸着身子并排躺在床上时，他想问清她的住处。夜已深了，他不放心她只身去。她有些局促不安，说她的行李箱还寄存在车站，她得去找一个旅馆。

两天前他还担心，如果他邀请她去，她会带来她的一切。当她告诉他箱子存在车站时，他立刻意识到箱子里面包括了她的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活，在她能够奉献之前，它会静静地守候在车站。

他俩钻入停放在房前的汽车，直接奔向车站。他在车站办完手续，带着又重又大的家伙与塔莉莎一同动身返家。

两个星期以来的犹豫不决在此时一下明白过来，甚至未来得及问候她一声的他突然便作出了决定。

他也暗自吃惊。他在向自己的原则挑战，十年前离婚的声影历历在目，那时他惟一的感受是全身心的释放。他明白自己天生就不能与任何女人朝夕相处，早已注定必要孤独一个人。他要尽力为自己创造一种没有任何女人提着箱子走进来的生活。那就是为什么他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虽然那床只能睡下两个人，拓马思还是告诉他的情人们，他不习惯与人同床共枕而眠，半夜之后都得用车把她们送回去。自然，塔莉莎首次前来，并不是她的流搅了他的睡眠。那一夜，一张大圈椅他临时睡在上面，其他几天则在他医院办公室的病床上度过。

然而这一次，他在她的身边安然入梦。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紧握着她的小手。真是不可相信，难道整夜他们都如此亲近？

她沉沉地熟睡着，紧紧地攥紧着他的手（紧得他无法解脱）。笨重的箱子便立在床边。

他怕弄醒她，任由她紧抓住自己的手，小心翼翼地翻了一个身，仔细地端详她。

他再次清晰地感到塔莉莎是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不管怎样他也不能任由狂涛怒浪吞噬掉承载生命初期的草篮。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抓住那只载有小摩西逃离波浪的筐子，世上就不会有《旧约全书》，更别提我们今天的文明。营救弃儿是许许多多传说神话的源起。如果波里波斯没有收养小俄迪普斯，索福克勒斯也就写不出他那动人的悲剧了。

拓马思那时还没发现，比喻是烫手的，一旦拿它当作玩笑，

或许爱的种子便自此抽枝发芽了。

他与前妻不到两年的婚姻生活硕果只剩下一个孩子。离婚时法官把孩子判给了母亲，并让拓马思交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作为抚养费，他只能隔一周与孩子见一次面。

每次拓马思去看孩子，孩子的母亲总能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将他阻于门外。他不久便明白了，为了儿子的爱，他得贿赂母亲。要想有商量的余地，额外的昂贵礼物决不可少。他明了自己的想法与那可恶的女人不可能存在任何相通之处，试图对孩子施加影响也不过是堂·吉珂德式的幻想。这肯定让他泄气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他的心情却因为孩子的母亲阻挠孩子与生父相见而消沉下去。就此被损坏的心境无法修补，拓马思决定不再去自讨没趣。

为什么他格外地关注这个孩子？他与他，除了那个不顾后果的夜晚之外没有任何联系，如数地付抚养费给她但不愿陷于无谓的争夺孩子的无聊战争。

毫无疑问的是，没人同情他，父母都用严厉的言辞谴责他：如果拓马思对自己的儿子都不感兴趣，他们也似乎没有义务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了，他们极力表现自己与媳妇的友好关系，借以张扬自己绝对的公平和正义。

事实上，妻儿、双亲很快便淡出了他的生活。他们给他留下惟一东西便是对妇女的恐惧。孤独的生活使他渴望有女伴，但却又害怕自己再次被卷进去。他于是竭力在这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的支点，便发明出一种所谓“性友谊”。他把这些当作信条对他能有的情人讲了：惟一能使双方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缘，大可不必过多地干涉对方的自由与正常生活。

为了确保“性友谊”不发展成为带侵略性的爱，即使是那些与他关系很深，又有长期联系的女子，他也换着班地与她们见面。他自认为这一套无懈可击，曾在朋友中大力宣传：“重要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坚持三三原则，就是说，如果你一下子与某位妇人连续三次幽会，效果肯定不好。要是你打算长期与某位女人共享美好时光，那么你们的幽会，每次至少得相隔三周。”

三三原则使拓马思既能幽会一些女人，同时又与其他许多娘们儿继续保持短时的交往。没有人理解他。对他最理解的算是画家莎冰娜了。她说：“你迷倒了我，是因为你超脱了俗世，然而你是众人眼中的魔鬼。”

他需要为塔莉莎在布拉格谋一份工作时，正是转求于这位莎冰娜。按照他们交往的一贯原则，莎冰娜的确尽力而为，而且不久塔莉莎得到了一份在杂志社暗室的工作。虽然新的工作不需要借助任何特殊技能，但塔莉莎的地位从女招待一下子成了新闻界的成员。当莎冰娜把塔莉莎向周刊杂志社的人一一介绍时，拓马思感触到，莎冰娜是他众多情人的典范。

大家所默认的性友谊合同，规定了拓马思一生与爱情无涉。若有一朝一日他不再按合同规定，其他被冷落的情人的情人是不会答应的。

他根据条款精神为塔莉莎以及她的大箱子租了一间房子。他以呵护她、关爱她为乐，但从未想过要为了她改变自己既定的完美生活方式。他不想让塔莉莎睡在他房里的话柄传出去。同床共眠整整一夜无疑透露出爱情的端倪，他惧怕的这些。

他从不与其他人一起过夜。如果在情人家里，那就简单极了，他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没人可以阻拦他。她们在他家里则难办些，他不得不解释自己患有失眠症，身畔有人会影响他的睡眠。这并非全是谎言，只是他不敢告诉她们全部原因：做爱之后，他只希望一个人安静地呆着，他讨厌一觉醒来触及陌生躯体的体验，不愿与外人相拥入眠，甚至不想与他人分享洗浴的乐趣，更不愿准备早餐时要顾及他人的喜好。

那就是他醒后发现塔莉莎紧攥着他的手时有些吃惊的原因。



他躺在那儿望着她，思维发生了暂时的停顿。想了想刚才几个小时内的一切，却隐隐心中感受到奇特的快意。

从那以后，他们俩都期望拥抱而睡。我甚至可以说，事后相拥的安详美过翻云覆雨的悸动。她尤为感奋。每次在租下的那间房子过夜（那房子很快成为拓马思遮人耳目的幌子），都很难入睡；而只要在他的怀抱里，无论有多兴奋，她都能快速进入梦乡。他常常俏皮地在神话故事中寻找出她的影子，或者说点儿奇妙的话，单调重复，却甜蜜而滑稽，朦朦胧胧地把她带入了梦乡。他完全控制了她的睡眠，只要他想让她入睡，她马上便得睡去。

睡觉的时候，她总是如同首次那样紧抓住他的手或踝。如果他想翻身又不弄醒他，就得，因为即使是在陷入熟睡之际，她也必定严密戒备。他从对方手中把手指（或手腕之类）成功地轻轻抽出替之以另外一件有着同样触感的物品（卷成一团的睡衣角，一只拖鞋，一本书）好让他安静下来，她虽然在睡梦中辨不清已发生过一场交换，但仍是竭尽全力地抓紧手中的物品。

一次，她刚刚被哄入睡了，但还未曾陷于沉睡，尚能对他的一切作出相应的反应。他说：“再见，我走了。”“到哪里去？”她迷迷糊糊地问。“当然是离开这儿。”他坚决地说。“那我跟你走。”她猛地从床上坐起。“不，你留在这儿，但是我必须离开。”他边说边去了前厅。她站起来，跟着出门，一直盯着他，又短又薄的睡裙无法遮掩住她赤裸的可爱身躯，她的脸上写满空白的表情，惟一坚定的便是她的行动。他穿过门厅走进公用厅房，当着她的面把门关上。她一把推开门，仍然坚定地跟在他身后。即使还没有完全清醒，她都可以感受到他要永远离开的迅速，她必须要尽一切努力让这一幕不发生。终于，他下楼后在一层楼的拐弯处等她。她跟着下去，拉着他的手一起重新回到床上。

拓马思得出结论：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感情，甚至于是完全对立的。爱情所直接导致的不是性交的肉体交合而是相依相偎的精神享受（只能面对一个女人产生）。

半夜里，她开始在睡梦中呻吟，把她轻轻唤醒。她注视着他的脸，恨恨地说：“走开！你走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给他讲起自己的梦：他们俩与莎冰娜在一间大屋子里，一张床在房子中间，象剧院里的舞台。拓马思与莎冰娜做爱，却命令她站在角落里，眼前的场景使塔莉莎如临深渊，她宁愿用肉体的百般痛苦来暂缓这锥骨铭心的心灵之痛。她用针刺入自己的片片指甲：“好痛哩！”她紧握双拳，满脸被伤害的痛苦表情。

他拥她入怀，用身体的语言安抚她，直到她不再轻颤直至她停止轻颤，安然入眠。

第二天，拓马思一直想着这个梦，想起了一件事。他打开抽屉取出一捆莎冰娜的来信，很快找到那一段：我渴望在画室里与你共同表演作爱，周遭的人似乎注视着一座大舞台，必须注视我们，但只能从空气中体味你我的热度。

最糟糕的是那封信落有日期，是新近写的，就在塔莉莎刚搬到这里来以后。

“我的信件你搜过？”

她没有否认：“你赶我离开吧！”

但他没有把她赶走。她靠着莎冰娜画室的墙用针刺手指尖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他面前。他捧着她的手，轻抚着，用唇温暖着，似乎要补偿她受到的伤害。

那以后，一切都像与他找别扭，每一天的度过都伴随着他对他的生活方式的新知解。

开始他全部否定，后来在无可置辩的证据面前他便为自己辩解。一夫多妻式的生活方式丝毫也没有使他拓马思减少对她的爱。他前后矛盾，忽尔拒绝承认不忠的行为，忽尔又找种种理由来为不忠辩护。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刚与一个女人定好约会后道别，隔壁房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如同牙齿在打颤。

他不知道，她不知为何提前归家，正把什么药水往喉管里倒下去。无法停止的颤抖使牙齿与玻璃瓶相撞。

他冲过去，像要把即将淹死的她从洪水中捞出来。瓶子掉下去，药溅在毯上，她却固执地反抗，在安抚她之前，他不得不使出全身的力气将她按在地上达一刻钟之久。

他知道自己是无法为自己辩解的，这样做没有平等可言。

塔莉莎还没有发现莎冰娜的信以前，有天晚上他们与几个朋友去酒吧庆贺塔莉莎获得新的工作。勤勉加天分将她从暗房女工变为了摄影师。拓马思不经常跳舞，因此他的一位年轻同事便替他陪塔莉莎，他们在舞池之中惊人的默契配合仿佛在向在场的每一个人宣称他们是如此相配塔莉莎的脸上焕发着前所未有的光彩，显得美丽异常。经过这次舞会，拓马思意识到危机：她的忠诚，她希望满足他每一欲求的热烈愿望，并不是非属于他一个人不可，如若没有拓马思的先入为主，她完全可以把所遇到的所有男人融化。他不难把塔莉莎与他的年轻同事想象成情人，很容易进入这种伤害自己的想象：塔莉莎完全可以胜任与任何一个男人的交合，这种想法深深地折磨着他。那天深夜回家后，他把自己的嫉妒向她承认。

仅仅建立在假想的不忠诚便足以使他嫉妒得发狂，他又有什么理由放任自己的真正不忠？忠诚毕竟还是被他视为彼此交换真情的必要条件。

这天，她努力去相信拓马思的话（虽然只是将信将疑），努力使自己和平常一样快活。可白天平复了的妒意在她的睡梦中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而且梦的终结都是恸哭，他只有把她叫醒，一言不发。

她的梦，如同音乐主题、舞蹈重复动作或电视连续剧般一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重演，比如在她的梦中反复出现一只猫，窜跳着要抓她的她的脸。此中的含义我们不难译解：在捷克土语中，猫等同于漂亮女人。塔莉莎看见女人，不，所有的女人都在威胁自己，每一个人都可能同她争抢拓马思的爱，所有人都会她惴惴不安以让她惴惴不安。

在另一轮梦里，她总是被迫面对死亡的场面。一次，她在死亡的暗夜里吓得尖叫起来，他唤醒了她，便听到以下的梦境：“有一个很大的室内游泳池，我们大约有二十个女子，完全都是女子，都被迫裸着身子绕地行走。房顶上挂着一个篮子，里面站着一个男人，戴了顶宽边帽子，遮着脸，可是我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你。你苦苦地在上面对指手画脚，还对我们一个劲儿地嚷嚷。我们边走还得边唱歌，边唱还得边下跪，只要谁跪得不合你的意，你举手应射击她。她就会倒在水里死去。这样，大家只得唱得更响也笑得更响。你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一发现岔子就开枪。池面堆满死尸，我也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毫无疑问，我知道此次你射击的对象一定会是我了。”

在第三轮梦中，她死了。

她躺在一个大得可怕然而却破破烂烂的灵柩车里，身边都是女尸。她们人太多，多得撑开了车后的门，几条腿堆在车外，拖到地上。

“我没有死！”塔莉莎叫道，“我依然有感觉！”

“我们都有。”那些死人笑了。

她们笑着，使塔莉莎想起了一些活人的笑。那些活着的女人过去常常告诉她，她总有一天也全掉牙的，卵巢萎缩，脸生皱纹，这是每个女人都逃脱不了的命运，何况也是她们的切身经历。正是以这种开心的大笑，她们对她说，她死了，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突然她感到内急，叫道：“你看，我要小便了，我一定没有

死。”

可她们只是又笑开来：“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她们说：“这种感觉通常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砍掉了手臂的人，也会总觉得手臂还长在自己身上。我们已没有生命自然没有排泄物，但我们还有关于排泄过程的记忆。”

塔莉莎在床上靠着拓马思缩成一团。“我厌恶那群讨厌的人，我根本不能忍受永和她们同在，但她们对我说话的语气却好似我的好朋友，老熟人，我竟然像离不了他们了哦，太可怕了！”

所有从拉丁文派生出来的语言里，“同情”一词，都是由一个意为“共同”的前缀（com）和一个意为“苦难”的词根（passio）结合组成（共—苦）。但是在别的语言中，象捷文、德文、波兰文与瑞典文中，这个词是由一个相类似的前缀和一个意为“感情”的词根组合而成（同—感）。比如捷文，soucit；德文，mit——gefühl；波兰文，współ——czucie；瑞典文 med——känsla。

从拉丁文派生的“同情（共—苦）”一词的意思是，我们的义务之一是安抚那些有难受苦之人，绝对不能在他人的苦难面前铁石心肠、冷漠处之。

这就是为什么“同情（共—苦）”这个词总是引起怀疑它表明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这是一种与爱情不甚相干的较低等的情感。出于同情而生的爱情，永不能步入情爱的殿堂。

而在那些同词根“感情”而非“苦难”组成“同情”一词的语言中，这个词也有用法相同的地方，但难以找到此词表明低等情感的迹象。词源学给这个词暗示了另一种解释，给了它更广泛的含义：有同情心（同—感），意思就是除却与苦难的人共同担承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尽心竭力地去贴近他的情感——欢快、焦虑、幸福、苦痛。于是乎这种同情表明了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灵感应力，占有了感情的至交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塔莉莎向拓马思道出自己针刺手指的梦的同时，她同时也不太聪明地暴露了自己曾不当地侵犯了他的隐私。如果塔莉莎是另外一个女人，拓马思肯定不再搭她的腔。塔莉莎明白这一点，说：“把我赶走吧！”与之相反，他抓住了她的手，吻她的指尖。因为那一刻他自己也感到指尖痛。似乎她身上的一切都通过神经的连接与他息息相关。

隐私是不可侵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打开他人上锁的抽屉。所有不曾得助于同情（同一感）魔力的人，都将冷冷地谴责她的行为。然而，同情是拓马思的命运（或祸根），他觉出自己跪在打开的抽屉前，定定地将眼光停在莎冰娜的信上。他理解塔莉莎了，我们看到的不是他对塔莉莎发火的场景，反而正是相反的，他在内心更加热爱她了。

她的仪态越来越惶乱不宁。自从她发现他的不忠以后又过了两年，事态变得恶劣。

他真的不能抛弃他的性友谊吗？他能够，可那会使他内心分裂，失去品味多个女人的乐趣。对他来说很不值，无此必要。他自己知道得清楚，他的战绩并没有威胁塔莉莎，那么为什么要断绝这种友谊呢？在他眼里，这就像不再让足球健将碰足球健将不再碰足球。

可这事儿还有相当的乐趣吗？他去与别的娘们儿幽会，总是发现对方索然寡味，决肯不再与她相见。只有在酒的麻醉之下，才能使自己暂时忘掉塔莉莎的一颦一笑。自他遇见塔莉莎以来，他不喝醉就无法同其他女人做爱，然而他身上的酒味又明明白白地告诉塔莉莎他又一次将她背叛。

他陷入了一个怪圈：去见情妇吧，难以寻到投入的乐趣；一天没见，又想方设法与她们约定见面的时间。

莎冰娜最能让他放心。他知道她为人谨慎，不会把他们的幽会向外泄露。她的画室继续承载着他们的愉情，值得回味的熟悉

体验让他放不下了无牵挂的单身生活。

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变化已呈现在自己身上，现在，他不敢回家太迟，因为塔莉莎在等她。这一天，他与莎冰娜作爱，却没有太多的温存，只想马上做完，莎冰娜从他频频看表的动作里读出了他的浮躁。

她光着身子，懒懒地走过画室，在画架上一幅没画完的画前停了下来，斜着眼看他穿衣服。

他匆匆地套上衣服，又趴到地上去寻找能包上脚的那只袜子。

“看来，我所有作品的主题都是你。”她说：“两种不同形态的同时呈现，简单地极像双重曝光。真难相信，穿过浪子拓马思的形体，居然还存有浪漫情人的温柔体贴。或者这样说吧，从一个老想着塔莉莎的特里斯丹的身上，一个美丽的世界出现了，被浪女贩卖了的世界。”

拓马思直起身来，迷惑不解地盯着莎冰娜的眼睛。

“你还要别的吧？”她说。

“一只袜子。”

她和他一起把房子找了个遍，他又一次爬到桌子下面去。

“你的袜子不在这”，莎冰娜说：“我敢断定你根本没把它穿来。”

“这怎么可能！”拓马思叫道，看看手表，“难道我会愚蠢到光着一只脚便跑来见你吗？你说！”

“没错，丢三落四的是你近来的显著特征，总是急匆匆要去什么地方，并且一再地看手表。如果你不记得穿袜子等一些事，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他把光脚套进鞋子里，莎冰娜又说：“你可别被冻坏，我借你一只袜子吧。”

她递给他一只白色的时髦宽口长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不用想也清楚，对方瞥见了自己做爱时时不时看表，一定是她把袜子藏在什么地方以作报复。外面的低温却容不得他有其他的选择，对她的赐予接受之外。拓马思只好就这样回家去，一只脚穿着短袜，另一只脚套着那只宽口的长袜，袜口直卷到脚踝。

他陷入两难境地：在情人们眼中，他对塔莉莎的爱使他蒙恶名，而在塔莉莎眼中，他与那些情人们的风流韵事，又让他难堪。

为了减轻塔莉莎的痛苦，他给了她妻子的名分，并以一只小狗作为礼物赠给她（他们终于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着的房子）。

那只小狗是杂种，母亲是拓马思一位同事的一条圣伯纳种狗，父亲是他邻居的一条德国牧羊古犬，通常杂种小狗是不得众人欢心的。

拓马思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只有自己能拯救它们。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一条狗入选。狗的体形如德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他的礼物带回家交给现任的妻，狗儿立即以一泡尿回应了塔莉莎的爱抚和关照。

接下来他们为狗的字名争论起来，拓马思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塔莉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的那本书，提出用“托尔斯泰”作为狗名。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塔莉莎说：“它是母狗，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

安娜·卡列尼娜与它不适合，拓马思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像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和我常想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

“叫卡列宁她的性能力不为之有影响吗？”

“完全可能，”拓马思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



叫得多了，大有向同性恋发展的趋向。”

有些事令人不可思议，拓马思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钟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显然是例外，决心与塔莉莎相好。拓马思为此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老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卡列宁！你完全合我当初要你的初衷。拜托你宝贝，帮我安顿好她。

然而，即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拓马思仍无法彻底地使她高兴起来，几年之后的一次事件使她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年8月，拓马思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他们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相识相交。他执意邀请拓马思到他那儿去工作，想借此改善拓马思不算太好的处境。

因为塔莉莎的缘故，拓马思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在他的判断里，塔莉莎还是喜欢这里的。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用照相机记录街上的林林种种，然后将记者们争相抢着要的胶卷呈送给他们。有一次，她很过分，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是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作为代价，她被带到占领军的指挥部拘捕了一夜，甚至遭到了被枪毙的威胁。可是她刚被放走，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便是基于以上的缘由，占领后的第十天，拓马思对她的回答感到无比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何不想去瑞士？”

“难道你认为我应该离开这里吗？”

“这对两个人都一样。”

拓马思挥了挥手：“你呢？你能在国外住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为了救国而冒着生命危险，现在讲到离去，却这样若无其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都布切克回来了，情况不同了。”塔莉莎说。

这倒不是谎话：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具体踪迹。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没有人不对那些侵略的疯狗恨之入骨。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一夜之间涌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还有画片，都冲着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他们的形象已变成无知小丑的代表。然而，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妥协文件。都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去电台作了一次演说，整整六天在监狱中受尽折磨，都布切克早已不成人形，说话结结巴巴，半天喘不上气来，每句话之间的停顿长达三十秒之久。

无奈的妥协好歹使国家从最糟糕的结果中解脱出来，大家终于逃离了死刑与流放的噩梦。可有一点显而易见：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未来漫长的岁月中，它将永远抬不起头来，一如亚历山大，都布切克。在尽兴狂欢之后，接下来的是无边的耻辱。

塔莉莎向拓马思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的、更重要的原因：她以前从没有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拉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虽然直面种种危险场面，她却如入佳境。只有在这样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无休止的恶梦才不再延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再次陷入对黑暗的恐惧，逃离之心日盛。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生存意义。浪迹天涯是她的期望，在布拉格之外为自己创造这种条件。

“莎冰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拓马思问。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塔莉莎说，“她在那儿，会过得比布拉格惬意。”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怎么说都是不幸运的。因此拓马思顺了塔莉莎的意，整个情形无异于接受了法庭的判决。一天，他和塔莉莎，还有卡列宁，他们已来互瑞士最大的城市里。

新家所添置的惟一家具是一张床（他没钱置办其他物品），在生活新的篇章中，这个四十岁的男人没有丝毫吝啬地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

他通过电话与日内瓦方面联系。俄国入侵一星期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莎冰娜的作品展览。她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她把她的全部作品买下了。

“俄国人帮了我的大忙，我一下子成了富翁。”她说，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拓马思去看她的新画室，并向他保证，异国的这间画室几乎就是布拉格那间的翻版。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他遇到的难题是无法向塔莉莎摆出离家的籍口。于是莎冰娜前往苏黎世，住在旅馆里，拓马思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馆登记处给她打电话，之后上了楼。她开门时，身上除了有限的遮羞物外一无所有，异常显眼的是她头上那顶黑色礼帽和一双美丽修长的玉腿。她站在那里很安静，只用眼光与他交谈。拓马思也一样。突然，他感到内心悸动的信号，摘掉她头上的礼帽，他们重拾旧欢，不需要任何语言。

从旅馆里返回家中（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满怀欢欣地想到，他肩负这种生活就像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塔莉莎与莎冰娜站在生活的两端，彼此不融合，但又缺一不可。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很明白的是塔莉莎根本无法从噩梦中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脱出来。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半年左右，一天晚上，他再次晚归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她再也没有力量支撑侨居他乡的生活。她明白自己说全力支持他，但她找不到恰当的方式。她原来一直幼稚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给她的生活带来转机，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得聪明而强壮，她显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实际情形。如果留下来成负担，她只好选择离开，趁现在还不算为时太晚。她还向拓马思道歉，说她带走了卡列宁。

他服下安眠药，但翻来覆去，一直折腾到翌日凌晨，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不用去上班。他一次又一次分析目前的状态：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电话和电报都无法联络上她。当局也绝不会让她今后出国旅行。好像没有办法使她再重回自己的身边。

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之后，他像挨了当头一棒，但又有出奇的镇定。塔莉莎是那樣的善良，她用自己的决定为他解除了思虑之苦，他无须再注视着院子外面的墙逼自己想出固定的结论。

午饭在餐馆里草草吃过，任何兴致都提不起来。可他吃着吃着，绝望的情绪离他越来越远，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种忧郁。回想起与她一起生活的岁月，目前的结局似乎已是最好的交往。如果是别人来构设这个故事也没有什么好方法来解决。

一天，塔莉莎未经邀请悄然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离他而去。无论来去，与她同行的都是那只沉重的箱子。

他付了账，出了饭馆在街上闲逛。他心中的忧郁转换出一些美丽的色彩。他和塔莉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回忆挖掘出的往往是真实岁月中的闪光之处，因而更具魅力。

他对塔莉莎的爱是美丽的，但是让人厌恶：隐瞒、哄劝、掩饰、讲和、抚慰、表白……他日复一日地重复，因她的嫉妒、痛

苦和噩梦而惶惶不可终日，更要经历自责、辩解、道歉的一道道折磨，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剩下的美很单纯。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由重又回到身边。每一个角落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没人可以提前破解。他又在回到了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重拾自由的他同时也重新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七年了，每天与她纠缠在一起，他的每步都受到她的牵制。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摆脱了沉重的束缚，他起飞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他真正享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他有时间联络日内瓦的莎冰娜了，或者找那几个近日内遇到的女子？可是实际上她却并没有相似的兴致，与任何一个女人的接触都会触痛他那根连着塔莉莎的神经。）

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变了。塔莉莎又出现在她的眼前：他似乎看见她在哪里向他写信告别；看到她的手在颤抖；甚至能够看出那只沉重的箱子和卡列宁的皮带分别攥在她的两只手中。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房门乍开的一瞬间，迎接着她。

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度假闲置，如同在一个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周日睡得天昏地暗，储能势为了下一周劳碌。

他给病人诊治，却在每个人的身上发现塔莉莎的影子。他努力警告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实她的离开和我们的分手真是无可下手，尽管我想摆脱的不是塔莉莎而是那种病——同情。这种莫名其妙的毛病都是她带来的，破坏了我的免疫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被空前的重负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单纯的痛苦简直无法与对痛苦的同情相提并论，单纯的痛苦显得单薄而轻松。并且对于如同拓马思那样的人而言，过于丰富的想象被他们用来数倍地加深自己所受的折磨，绕梁不绝。

他不断警告自己要向同情心抗争到底，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守阵地。终于，在塔莉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拓马思告诉院长，（俄国入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必须得要离开。他有些难以启齿，知道突然没有正当理由地离开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把他塔莉莎的事以及她留给他的信告诉他，但想说的一切终究还是胎死腹中。在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塔莉莎的离去只能用发疯或是邪恶来注解，但一切对塔莉莎不利的言辞都是拓马思不想也不能忍受的。

实际上，院长生气了。

拓马思耸耸肩说：“Es muss sein, Es muss sein.”

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个乐章的主题：

为了让这些句子的意思准确些，贝多芬用一个词组介绍了这一乐章，那就是：“Der schwerfällige Entschluss”，一般译为“难作的决断”。

引用贝多芬这一主题，的确是拓马思转向塔莉莎的第一步，因为是她曾经让他去买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鸣曲的磁带。

不出他所料，引用贝多芬的这一主题对那位瑞士大夫再合适不过了。对方也是个音乐爱好者，他平静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道：“Mussessein？”拓马思再一次说：“Jesmussein！”

与巴门尼德不同，贝多芬显然认为沉重促人奋进。既然德语

中 schwer 的意思即是“困难”，又是“沉重”，贝多芬“难作的决断”也可以解释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决断”，这种有分量的决心与他的“命运”交响乐的主题是一致的（“必须这样！”）；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必然而致沉重，沉重方有价值。

这种信念从贝多芬的音乐之中脱出身来。我们不能不重视这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将这种信念提炼并展示出来的，是在贝多芬本人之外为其作品作注释的那些人们。同时我们也多少地赞同一点儿：我们相信正是人能像阿特拉斯一样顶天立地地承受着命运，才能呈现出人生终极的意义。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顶起形而上重负的人。

拓马思临近瑞士边境。我设想这是一个满地狼籍、衣衫不整的贝多芬，在亲自指挥乡间消防人员管乐队，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别进行曲。

他越过捷克边境，一队队俄国坦克的迎接我。他不得不停车半小时礼让他们先过。一个可怕的士兵，穿着装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挥着车辆，似乎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路都属于他个人的管辖范围之内。

“非如此不可！”他的心里暗自重复，然而接下来便又不能够肯定：？

是的，那种独自在苏黎世牵挂布拉格的塔莉莎的忐忑不安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然而他会陷入同情不能自拔多长时间呢？整整一辈子吗？或者一年？一个月？仅仅一个星期？

这对他而言是道没有解的题目，他怎能预知？

物理实验室对于验证假设十分有效，可是一个男人只活一次，不能够用实验来测定他是否应当服从“感情（同一感）”。

他就带着这些想法打开了他的家门。卡列宁立即跳上前与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亲热，以它独有的方式来想念他久违的主人。而他想投进塔莉莎怀中的欲望（他在苏黎世上车时还想着的），刹那间了无踪影。他觉得自己与她像是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面对面站着，寒彻心肺。

从占领那刻开始，俄国的军用飞机便整日整日地在布拉格上空叫嚣，在噪音的狂轰滥炸之下，拓马思怎样也无法入眠。

他在微微入睡的塔莉莎身边辗转反侧，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次闲聊中她告诉他的一件事来。他们说起她的一个朋友 Z，当时她宣布：“都是与你的相遇阻止了我爱上他。”

即使在那时，她的话都让他感到一种极不舒服的失落。而现在，他认识到自己只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形下取代了 Z。除了他们的爱圆满外，然而在此之外，不知葬送或是蕴育出多少她与其他女子的不完满的爱。

我们都绝对难以接受这种观点：我们生活中的爱情是一种轻飘失重的东西，当真这是爱的规律，那么没有它的话我们的生活也将不复如此。我们感到贝多芬，那位阴郁和令人敬畏的音乐家正用他绝妙的演奏向我们的爱情宣布：“非如此不可！”

拓马思常常想起塔莉莎对朋友 Z 的评价，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爱情故事并不说明“非如此不可”，而是“Eskonnteau chand-erssien”（别样也行）。

七年前，塔莉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例复杂综合性神经病。拓马思所在的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被请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行动不便，于是拓马思便接受代理他这项任务的命令。小镇的旅馆有好几所，拓马思碰巧在塔莉莎工作的一所下榻，又碰巧在走之前在并不十分舒适的餐厅里呆了很长的时间。其时塔莉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他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的机会把拓马思与塔莉莎拴在了一起，似乎并不是他自己决定与她结合。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他因为她而赶回布拉格，不顾一切，如此事关命运的重大决定仅仅系于这偶然的爱情，一段仅仅因为七年前主治大夫坐痛神经痛而产生的爱情。那个女人，那个绝对偶然性的化身又躺在他身边了，并沉稳地睡着。

与深夜同至的是异样的安静，然而正如同他每次感到郁郁寡欢、情绪低落时，他胃便不适。

有那么一两次，她的呼吸变成了沉沉的鼾声。拓马思除了胃的压迫感与归来后的失望感以外，再也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同情之心。

## 灵肉之约

一个作者企图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们都曾真实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他们并作由母体能生，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拓马思就是“Einmalist keinmal”这一说法的产物，塔莉莎则产于胃里咕咕的低语声。

在她首次去到拓马思的住处的时候，胃里不禁发出咕咕响。这不奇怪：早饭后她除了开车前在站台上啃了一块三明治，至今还没有任何其他食物进过她的胃，非同寻常的旅行经历使她甚而忽略了生存的基本需求——进食。而不珍爱自己身体的人，都将受到一定的惩罚。于是她站在拓马思面前时，便惊恐地听到自己肚子里的叫声。她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幸好只有十秒钟，拓马思便将她一下子搂进怀里，于是外界的一切都从他们的世界中消失了，包括那煞风景的咕咕声。

于是，产生塔莉莎的情境残酷地揭露出人类的一个根本规律，即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和的双重特征。

很久以前，一个人会惊异地听到自己胸内有节奏的跳动。但从没有去，也不原去猜这是为什么。他还不能对人体这样奇怪、陌生的东西给以辨识确定。那时的人体是一间囚室，囚室里的东西能看，能听，能恐惧，能思索，还能惊异，当肉体腐化去后，仍然游移世间的便是灵魂。

当然，今天的人体不再陌生了：谁都清楚胸中有节奏跳动的东西叫做心脏；能感受到各种气味的鼻子也兼做体外排气管，为肺输送氧气；令人注意的脸呢，不是什么了，只是一块标记着所有生理活动的仪表板，标记着吃，看，听，呼吸以及思维过程。

在人们学会用固定的词语指向身体的各个部位后，人体就不

再陌生而神秘了。他还得知灵魂不过是大脑中一种活跃的灰色物质。灵与肉两重性的古老命题终于在科学术语的潮流中销声匿迹，我们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过时的浅见陋识而加以嘲笑。

然而如若肚腹中的咕咕隆隆横空出现在热烈恋爱两人之间，灵肉一体的诗意便会立即转化为另一种完全没有诗意的感受。

塔莉莎力图透过自己的身体来了解自身。也是由于这个，从孩提时代起，镜子面前便时常有了她的身影。她害怕母亲发现，每次偷偷照镜子都带有一种秘密犯禁的色彩。

驱使她在镜子前驻留，不是通常的女孩子们所具有的虚荣心，而是一种对自身神秘破解的快感。她以为透过镜子里的影像看到了自己灵魂的发光的时候，忘记了自己不过是看见了身体机制的表面。她以为鼻子上透出的是无比的灵性和真情，忘记了那玩意儿不过是给肺输送氧气的通气管。长时间地注视镜中的自己，她时常从中看见母亲的影子，这使她感觉不舒服。她怔怔地看着镜子，希望母亲的影子被禁锢在自己的身影之后。每次的成功都令她异常陶醉：她的灵魂浮现于她的身体表面，如那些塞在底舱的水手终于冲了出来。铺满整个甲板，向着长天挥着手呼唤。

她像她的母亲，不光是脸庞体态的酷似。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她的存在完全是延续她母亲的生命，象台球桌上一个球的运动只是球员手臂动作的延续罢了。

这种延续由何而起又始于何处？缘何又变成了塔莉莎的生命？

也许开始于塔莉莎的爷爷，开始于那位布拉格生意人逢人便夸他女儿——塔莉莎母亲的美丽。母亲三、四岁的时候，爷爷就告诉她，说她与拉斐尔的圣母像一模一样。还是幼儿的她便深深地记住了这句话。她青春妙龄，正该坐在教室里的她却总是在上课的时候走神，脑海中映现的常常是她父亲提到过的那幅和她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像的画。

到了出嫁的年龄，她有九个求婚者，围着她跪成一圈。她高傲地站在当中，但应该选谁着实使她为难，第一个最潇洒，第二个最聪明，第三个最富有，第四个最健壮，第五个出身豪门，第六个才气泉涌，第七个见多识广，第八个擅长小提琴，而第九个极富有男子气，他们都姿势一致地跪在那里，相当极了。

她最后选中了第九个，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与他做爱时尽管她一再叮嘱：“小心、多多小心啊”，他却故意不小心，使他有他的孩子从而别无选择。于是塔莉莎出世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众多亲戚都围在小童车旁，逗弄着可爱的小天使。塔莉莎的母亲却显得毫无兴致，甚至寡于开口，八位求婚者她怎么也放不下，每个人都较之第九位有那么多的优点。

象女儿一样，塔莉莎的母亲也常常照镜子。一天，她发现皱纹已悄悄爬上了她的眼角，断定她的婚事真是无任何意义。大约在同一时间，她遇到了一个男身女气的人，此人极擅行骗，又向她隐瞒了自己的两次离婚。现在，她认定自己的不幸都是以前的求婚者造成的，也极想换个位置让自己下跪，于是便跪倒在她的骗子新朋友面前，离丈夫和女儿而去。

那个最有男子气的人变得最没有生气，他打不起精神，每天混着日子而无所事事，无聊到直接说出内心的想法。这下子惊动了当局警察，迎接他的便变成了长长的刑期。他们封了他的住房，把塔莉莎送交她母亲。

那个最无生气的人在铁窗里没呆多久就死了。塔莉莎与母亲随母亲的骗子迁移到远离城区的一个小镇，靠骗子的机关职位和母亲在商店帮工为生，母亲又有三个孩子，当她重新照镜子时，再也找不到昔日的风采，岁月把她变得既老且丑。

她意识到自己已一无所有，开始找寻罪恶的原由，人人都会这么做的。她的第一个丈夫，有男子气但她认为爱不值，未能留

意她床上的轻声警告；而她的第二个丈夫，没有男子气却得到了她过多的爱，把她从布拉格拖来这个小镇，却又和众多的女人鬼混，让她在妒嫉的包围下无力喘息，但是没有反抗的能力，惟一属于她、又无法逃离的人质便是塔莉莎，她只有让她尝尽苦难才可以赎清这一切罪孽。

的确，决定了母亲命运的最主要的罪源的不就是她吗？她，不就是那最有男子气的男人的精子和那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的荒谬结合吗？那个晦气的时刻所牵引出后来的一系列为弥补而作出的选择，控制了她母亲的命运。那个时刻，叫塔莉莎。

塔莉莎母亲无休止地提醒她：母亲就意味着牺牲一切。一个因为孩子而失掉一切的女人说出这话，自然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而无可辩驳。塔莉莎总是听着，相信当母亲是世上最具价值的，然而却也需付出巨大的牺牲。

如果一个母亲是人格化了的牺牲，那一个女儿便是无法赎补改变的罪过。

当然，塔莉莎无从知道母亲对父亲曾有过“小心”的要求但父亲的不以为意造就了以后的悲剧，她只是如同担负原罪一样担负着深深的罪感。她竭尽全力摆脱它。来到世上的第十五个年头，她听从母命离开了校园，成为了女侍。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期迎合母亲之意，把全部工资交出，做家务，照顾弟妹，用整个星期天打扫房屋和洗东西。这真可惜，所有人都公认她是最聪明而有前途的学生。她无法停止对知识的渴求，只是她不能满足这个小镇。哪怕在她洗衣服的时候，也总是在离视线能及的范围内放一本书。她去翻书页，洗衣水滴在书上。

家里的人都不知羞耻为何物，母亲穿着内衣在房子里冲来冲去，有时候乳罩都不戴，等天热的时候，干脆享受一丝不挂的惬意。继父虽然不至于完全光着身子，可每次塔莉莎洗澡，他都往浴室里钻。有一次，她从里面锁住了浴室的门，母亲就大发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霍：“别那么自以为是，他会吞了你的漂亮吗？”

（这种对立情绪已呈现得再明白不过了，她对女儿的怨恨超过了对丈夫的猜忌。女儿的罪孽是永恒的，漫无边际，甚至包括她现今丈夫的不忠。塔莉莎渴求自由的愿望和保护自己的希图——例如把浴室门锁上——对于塔莉莎的母亲来说，简直比她丈夫可能调戏塔莉莎更让人难以忍受。）

冬日的一天，母亲决意光身子自我来一番陶醉，塔莉莎很快跑过去把窗帘拉上，惟恐街那边的行人看见她母亲，母亲立即回以夸张的大笑。第二天，她母亲的几个朋友来了：一位邻居，一位同事，一位女教师和其他两三个常来串门的女人。塔莉莎与随同来的一位十六岁的男孩子不约而同地互致问候，而母亲却在所有人都在时向大家宣扬塔莉莎是多么地幼稚可笑，居然想要保护她妈妈的清白。全场的女人爆出一阵笑声。“塔莉莎对人要撒尿、要放屁的想法都耻于承认呢，”她说。塔莉莎脸红了，可她母亲不肯放过她，“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并以一个响屁回答了她自己提出的问题。全部女人都笑了。

塔莉莎的母亲响亮地擤鼻子，将自己的床上故事拿出来当作讨论的热门话题，并颇为自得地向大家介绍她的假牙。她可以技艺纯熟地用舌头把那些假牙顶出来。假如嘴张得太大，上排牙齿会落在下排牙齿上。诸如此类，为她那本已早就不再美丽的脸上陡然又增添了一种让人极不舒服的凶狠表情。

她一切作为都说明：抛弃青春和美丽。在九个求婚者跪在她周围的日子，她聪明地保护着自己的裸身，为的是维持她的身体在贞操方面的价值。现在，贞操协同青春、尊严等等一并离开好，于是她更加放肆地猛烈击碎了它，并张张扬扬地用新的不贞给今昔生活划一条界线。宣称那些被人们呵护和羡慕的青春美丽，说白了就是不值钱。

依我看来，塔莉莎只是她母亲这种标示的继续，她母亲正是

这样来抛弃了自己小美人的生活，抛在身后远远的。

（如果我们在塔莉莎的身上总感到少了一些自然与优雅，多了一些毫无必要、神经兮兮地动作，那是最正常的了。她母亲傲慢、粗野、自毁自虐的举止是她自小以来的全部行为参照。）

塔莉莎的母亲要求公正。她想看见罪行遭到惩处清算。这就是为什么她不愿让女儿脱离远了污秽的环境。在那里，青春与美丽不值一文，世界不过是肉体巨大的集中营，灵魂早已脱离了躯体，没有了灵魂的肉体自此无任何区别。

如今我们有些理解了，为什么塔莉莎偏爱镜中的自己，并总想减轻自身的罪孽。她是在与母亲抗争，是在期望自己能超脱周围这群俗媚不堪的人们，期待自己脸上显示出从最底层释放出来的水手一样的灵魂。这件事是不容易的：她的灵魂——那悲伤、怯懦、自我封闭的心灵——固执地隐藏在她心灵的最深处，怎样也不愿探出头来。

于是，那一天她初识拓马思，在餐馆的醉鬼们中曲折穿行，她的躯体被盘中的啤酒沉沉地垂压，还有那灵魂，此时很深地藏起来。后来，拓马思叫她，这声呼唤简直具有非常的意义，因为呼唤者不在她日常生活的圈子之内，一点儿也不了解她平时所遭受的屈辱和目睹的污秽。他的上流身份使他卓然不群。

另外，还有些事也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这在这里是很不平常的，此前没有人会这么做。在塔莉莎的眼里，那些书是友谊默契的象征。书是她的挚爱，承担了拯救她于浊世的光荣责任，是她与世抗争的仅有法宝。读得最多的是从市图书馆借来的书，首先又是小说。她读了大量小说，从菲尔丁到托马斯·曼。这些书不仅给了她步入新的充实世界的希冀，作为一种物体，它们还有着那别样的意义：她喜欢腋下夹一本书在街上走。这与一百年前花花公子们的华美手杖一样有意义，能让她卓然而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书比作公子们的华美手杖还不很准确。手杖不但使主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还使它的主人新派、时髦。书使塔莉莎与众不同，不知这已是不流行的时尚。当然，她还太年轻，看不到她在别人眼里的老时髦意味。她居然认为年轻人走路时戴着个收音机耳机实在傻气，但不知这恰是流行所致）。

于是，叫住她的那个人虽与她素不相识，但她确认他们彼此之间有着难以捉摸的默契。他唤她的声音是和善的，于是，塔莉莎感到她的灵魂从血管里和毛孔里冲出体外，向他的方向冲去。

拓马思凭一时冲动由苏黎世重返布拉格，一想到与塔莉莎的相识不过仅仅是缘于那样一连串显得没有根据的偶然因素，心里忐忑不安地。

事实上，难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带来的事件，方才是有着特殊意义，应当很受关注的吗？

偶然的机遇带给我们以灵感，并且只就是这偶然的机遇。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一成不变的事情，每每重演的事情，总是无言无语，只有机遇能对我们说话。我们从中所获得的启示，便如同神秘的吉卜赛女郎在水晶球里获得的幻像。

在一种绝对偶然的情形下拓马思闯入了塔莉莎的生活。他坐在那里，展卷读书，忽然看了她，微笑着说：“请来一杯白兰地。”

那一刻，收音机正向外传送着音乐。她去柜台后面倒白兰地，顺手将音量调大一些。她听出是贝多芬。她对贝多芬的了解是源于来自布拉格的一个旋乐四重奏演出队。塔莉莎（如我们所知，她总是渴望“上进”）去听了音乐会。没有人在大厅里，除她以外，听众只有当地药剂师和他老婆。但四重演奏家们面对着台下一支“三重奏”的观众队伍，还是好心地没有取消演出。他们将贝多芬最后三部四重奏乐曲献出。

后来，药剂师请乐手们吃一顿，塔莉莎也应邀同往。从那时



起，她对她所渴望的另一个世界的追求便实化为贝多芬，当她端着白兰地绕出柜台时，她一直想搞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她应召给一位吸引着她的陌生男人送白兰地的时刻，偏偏就是她听到贝多芬之瞬间，还有比这更巧的事吗？

所谓必然的东西总是出自于偶然的机遇。如果爱情是不能忘怀的，机缘一定会立即展翅向它飞落，像鸟儿飞向方济各（阿西西的）的肩膀。

当他唤她来收酒钱的时候，他们把桌的书轻轻地合上（默契的象征）她想问问他读的什么书。

“是否可以把账记在我账上？”他问。

“当然可以。”她说，“能告诉你房间号吗？”

他把钥匙给她看，钥匙系在一个木牌子上，上面画了个红色的六字。

“真奇怪，”她说，“六。”

“为什么奇怪？”他问。

她突然记取父母离婚前住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号，可她回答说：“你住在六号房，而我的班六点钟完。”（这可是我们赞叹她的狡黠的好机会。）

“行，七点开火车。”陌生人说。

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答话，给了一张账单请他签字，又将其交至服务台。等到她忙完这些，那位吸引人的男士早已离开。但愿他能聪明到读懂她小心的暗示。她离开旅馆很兴奋。

旅馆对面是一个光秃秃的小公园，似乎它的破败天生便为了这个小镇所设。然而对塔莉莎而言，它美极了：那里的草地，有四棵白杨树，有几条长凳，有一树垂柳，还有一点儿叫连翘的灌木丛。

他在一张黄色的长凳坐着，那个位置能清楚地看到进出旅馆的人群。天，居然与她读小说时常坐的是同一张凳子！于是她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道（机缘的鸟儿开始在她肩光闪闪发光），这位陌生的男子会改变她一生的命运。他叫住她，谦和有礼地请她赏脸到他身边。（她灵魂的水手们已经冲上她身体的甲板了。）然后，她目送他乘火车离开，并接过他递上以示告别的名片：“如果你偶然有机会来布拉格的话……”

那张名片带给塔莉莎的还不止它身上所包含的信息，而是对所有机缘的召唤（那本书，贝多芬，数字六，黄色的公园长凳）。就是这些便足以使我们的塔莉莎勇于去追求全新的命运。也许正是这样的召唤（相当平常简单，顺便说，甚至了无趣味，却是人们在这毫无生气的小镇里所期望的），她萌动了爱情，并为她造就了一生不怠的力量源泉。

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便也就是各种机缘的聚合，更准确地说，是在与人和事的机缘的聚合，这就是我们能说的巧合。“巧合”是指两件或几件事的发生出人意料却又选择了同样的时间：拓马思出现在旅馆餐厅的同时，贝多芬的音乐出现在收音机中。还有好多这种巧合被我们所忽略了。如果拓马思坐的席位被当地屠夫占了，塔莉莎就不会注意到收音机在播放贝多芬（尽管贝多芬与屠夫的相遇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然而爱情的萌芽也催发了她对美的感受力，那音乐便成就了永恒。无论什么时候听到它，都会被深刻地打动的。在那一瞬间，音乐的光彩照亮了周遭的一切事物。

在塔莉莎去见拓马思时腋下夹的那本小说中，安娜与活伦斯基的相遇充满了偶然的奇特色彩：他们相见在火车上，其时有一个人被火车扎死。在小说结束的时候，安娜自己也躺在火车下，这是作者所特意安排的前后对应——如音乐中开头与结尾有着同一动机——也许其中显现明白不过的“小说味”，我也愿意这么讲。但有一点需要提出注意的是：“小说味”绝不等同“虚假”“杜撰”以及“违背生活真实”。因为人类的生活确切地说，就是

用这种方式构成的。

每个人都在生活的过程中体味音乐产生的历程，在美感引发的灵感下，把一些偶然的事件（贝多芬的音乐，火车下的死亡）转换为音乐动机，然后，生活的乐章便无例外地为这种动机长远地保留着一个位置。安娜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自杀，火车站像死亡的场地，与爱的诞生有着不可忘怀的联系，并且在她绝望的时刻，以黑色的美诱惑着她。这一点没有深刻地引发人们的关注，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两个人却都忘怀不了唯美的生活法则。

指责小说中用神秘的巧合来迷惑人，是不对的（象安娜与活伦斯基相遇，火车站，死，或者贝多芬，拓马思，塔莉莎以及那白兰地）。指责人们难以发现日常生活之中遍布的巧合，倒是正确的。他们这样做，便彻彻底底地剥夺了美丽在我们身边所应有的地位。

机缘之鸟落在肩头，塔莉莎没有告诉任何人便登上了去往布拉格的火车。途中，她多次去盥洗间照镜子，乞望灵魂与肉体要长久地同在。这一时刻是她一生是最关键的。在她注视镜中的自己的时刻，突然惊慌地感到喉头有些痒，在性命攸关的日子里会有什么不幸降临吗？

然而已迈出的脚步无法收回了，于是她从车站向他挂了电话。在他开门的那一瞬间，她的肚子却不合作地用咕咕声出卖了她。她努力克制着，感到胃中似乎藏着母亲的替身，是母亲的狂笑企图毁了她与拓马思的相见。

仅仅是几秒钟对塔莉莎而言长过一个世纪，她害怕没有教养的咕咕声将使她被拓马思拒之门外，可是，他把她揽在怀里。她感激对方不计较可恨的咕咕声，泪眼模糊，热烈地吻他。几乎是立即，他们便倒到了床上。她在做爱时发出尖叫，之后便病倒了，迷迷糊糊地发起烧来，那根往肺里送氧气的排气管给堵住了，红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二度造访布拉格，塔莉莎在沉重的箱子里带上了她的所有家当，以及离开那个小镇的决心。他约她第二天晚上到他家里去。当夜，她在一家便宜的小店住下，次日把箱子寄存在车站后，腋下夹着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在布拉格的街道上闲逛度过整个白天。即使在她按门铃以及他打开门之后，那本书都妥妥地放在她腋下。这本书就像是进入拓马思世界的通行证。她明白，除了可怜的通行证以外，她一无所有。一想到这儿她就想哭。她用大叫大闹以及开心的笑声掩盖住她的惶恐。他立刻又一次拥抱了她，然后做爱。她像进入一片茫茫云雾，除了她难抑的尖叫之外，世界消失了。

这不是叹息，不是呻吟，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尖叫。叫得那么厉害，拓马思不得不把头偏离她的脸，惟恐声大震破耳朵。不可把这种尖叫简单理解为肉欲的发泄。肉欲会激发对各种感受的敏锐度：当一个人激动亢奋地观察对方时，会极力捕捉每一种声响。而她的尖叫旨在削轻各种感觉，把听力和视力消除。事实上，她努力呼唤是为了解决灵与肉的二重矛盾，挨过时间来尽力感受不掺杂任何杂念的美丽爱情。

她的眼睛闭上了吗？没有，可是它们无焦点，无意义地任由房顶的空白占满整个视野范围，不时疯狂地把自己的头从一边扭到另一边。

尖叫之后，便是一整夜握着他的手睡去，紧紧地。

还在八岁时，两手交握而入睡，并多次告诉自己，她握的这只手属于她爱的一位男人，她的终身伴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了，她不管怎样不愿放开拓马思的手，是因为从孩提时代起就训练出了这一习惯。

一个每日被迫做例酒的使女和洗衣的女佣的少女，不能去追求“上进”——必然有极大的生命潜力积存着。这种力量及其强烈程度势必让见书便头痛的大学生们倍觉不可思议。塔莉莎在生

活和书本中都学得比他们更胜一筹，只是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学生与自学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知识面，还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塔莉莎走入布拉格的新生活，却无法得到祥和安宁的心态。似乎终有一天会来一个人说：“你在这儿干嘛？回你的老地方去吧！”这些沉甸甸的担负都系于一条绳索：拓马思的声音。因为正是这个声音曾经把她那怯懦的灵魂从她体内深处召唤了出来。

塔莉莎把女侍的命运摆脱，但她也绝不满足于如同日前在暗室冲冲洗洗，她渴望自己拍照。拓马思的亲密朋友莎冰娜借给她三、四本著名摄影家的专著，又邀她去一个咖啡馆，给她解释书上的照片，借以增添她对作品的理解和兴趣。她静静地凝神倾听，那模样，安坐在教室中的学生脸上不是常见的。

莎冰娜为她搭筑了由绘画通往摄影的桥梁。她还常常让拓马思带她参观布拉格举办的每一个展览。不久，她的摄影作品便得以登上她服务的杂志的内页，最后，她离开暗室扛起了照相机。

那天晚上，她和拓马思与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庆贺她的升迁。人人都跳了舞，拓马思却总是闷闷不乐。回家后经她一再追问，才知道他是嫉妒她与他的同事在舞场上的默契配合。

“你说你真的是嫉妒吗？”她确认了数十次，好像什么人刚听到自己荣获了诺贝尔奖的消息。

然后，她把一只手放他在肩上，一只搂他的腰，投入到他们之间的舞蹈，这次不是采用她在酒吧里的那种舞步，不像村民的。波平恰舞或一种嬉闹时的欢蹦乱跳。携同拓马思，身影扬遍了整个小屋。

可是不幸啊，没过多久，为嫉妒所困的换作了她。而拓马思没有把她的妒嫉看成诺贝尔奖，却看成了负担，这个负担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点。

她赤身裸体与一大群裸身女人在游泳地边绕行，悬挂在圆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屋顶上篮子里的拓马思，冲着她们吼叫，让她们给他唱啊、下跪啊。并随意击杀不悞他意的人。

让我们重新来分析这个梦。梦的恐惧并不是始于拓马思的第一声枪响，而是源于最初。与一群女人一起裸身列队行进，这在塔莉莎那里是恐怖的典型意象。在家里的时候，母亲逼迫她敞开浴室的门，这种规定的意思是说：你的身体没什么特别之处，你没有权利羞怯，没有理由把那雷同千万人的东西藏起来。让她母亲看来，所有的躯体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一个跟一个地排队行进在这个世界上而已。因此从孩提时代起，塔莉莎便视赤身裸体为一种专制的禁城，象征着巨大的耻辱。

梦的开头还有另一种恐怖：女人们同声歌唱！她们不仅仅身体一致，同样地没有尊严可言；不仅仅灵魂早已离体而去，彼此呼应共鸣——而且她们居然还为此欢唱！这是失去灵魂者兴高采烈的大团结。她们对于灵魂的事体摆脱很欣慰，抛弃了可笑的妄自尊大和绝无仅有的幻想——终于追求到卑微的统一。塔莉莎与她们一起唱，但并不高兴，她只是因为害怕而唱，在灵魂与生命之间，她仍是选择后者。

可拓马思把她们一个个射翻在水池中死去，又说明什么？

那些女人为她们的共同划一而兴高采烈，事实上，她们情绪高昂地等待着更重的，更进一步的同一——死亡。

可是为何执行枪杀的是拓马思？拓马思又为什么不放过塔莉莎呢？

因为他是送塔莉莎加入他们一伙的人。塔莉莎无法亲口说出的事实通过这个梦显现给拓马思。她到他这里来，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躯体绝对划一的世界，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躯体。然而他不能为她做到这一点，同样的亲吻，同样的爱抚，在拓马思眼前身下的女人的身体，都是无所区分的。他把她又扔回到她企图逃离的世界，

让好光着身子，毫无尊严地行走在她们之间。

有三个连续的场影她总是梦到：首先是猫儿的狂暴，昭显着她的不得安宁；接着是幻想中多样无穷的死；最后便是她死后的生存，其时，无尊严已成定局。

这些梦无法译解，但可以传达给拓马思以无声却又明晰的谴责，他的反应只能是低着头，用轻抚她的手代替那无用的言语。

梦是意味深长的，可是又是极美的。这一点看来被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给漏掉了。梦的本身不光传达着一种交流（如果你愿意，也可视之为密码交流）；传达着审美的体验，幻想的状态和本身的价值。我们的梦证明，想象——梦见那些不曾发生的事——表明了人类心灵深处的渴求。这里存在着危险。不美的梦境总容易被轻易忘却。塔莉莎老是返回她的梦境，旧梦重温到恒久铭刻。而拓马思就在塔莉莎的梦呓下生活，这梦呓是她梦的残忍之美所放射出来的催眠迷咒。

“亲爱的塔莉莎，甜美的塔莉莎，你要离开我吗？”有一次，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家酒店里，他说“你总是在梦中经历死亡，难道你真的不再留恋这个世界？”

那即是在白天，拥有理智与意志。一滴红色的葡萄酒慢慢流入她的杯子：“我毫无办法，拓马思，呵，我明白，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这与你是否忠诚于我毫不相干……”

她望着他，眼中全是爱意，但是她害怕即将到来的黑夜，害怕那些梦。她的生活是分裂的，白天与黑夜无休止地斗争。

不论谁，如果目标是“上进”，那么某一天他一会晕眩。怎么晕法？最害怕掉下去吗？当了望台有了防晕的扶栏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不，这种晕眩是另一种东西，从我们身体外的虚空中钻出来，把你我诱惑；它是一种要倒下去的欲望，我们为保而做的一切努力便是抗拒这种可怕的诱惑。

那些裸体女人在泳池边欢唱，那些棺材里的尸体沉醉于对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亡的体验——这就是她害怕的“身下世界”。她一度逃开，但又挣脱不了神秘的召唤，可是她又陷入晕眩：她听了一种甜美的（几乎是欢快的）呼唤，重新宣读了她的命运和灵魂，没有灵魂的肉体齐声对她发出邀请。虚弱的时候，她打算响应这一召唤，重返她母亲的世界；打算驱散她身体甲板上灵魂的水手们；打算重返那集满母亲的同道中人的污秽之所；还打算和她们一起围着游泳池裸身行走齐声欢唱。

的确，塔莉莎用离家出走表达了对母亲无语的反抗，可是这不说明她无势爱她。只要母亲用一种爱的声音说话，为母亲做任何事情她都在所不辞。她有勇气离开母亲的惟一原因就是，爱的声音从未出自母亲的口中。

塔莉莎的母亲意识到专横将对女儿失效时，便开始写信发牢骚，抱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板、自己的身体以及孩子。并且让塔莉莎对自己是母亲一生中独一无二的亲人确信不疑。塔莉莎想到，等了二十年，母亲终于赐予她爱的声音，那为何不马上回到母亲那里去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眼下感到如此虚弱，被拓马思的不忠弄得如此心力交竭。这暴露了她的无能，这种无能总是导向晕眩，导向不可战胜的倒下去渴望。

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她身患癌症，只能活几个月了。这下她有充分的理由反抗拓马思对她的不足。她自责地告诫自己，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母亲，那个男人却不爱她。她情愿忘却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所有磨难，她现在已能设身处地对母亲有所理解，她们母女俩的处境如出一辙：母亲爱她的继父，正如她爱拓马思，而继父用不忠的行为来折磨母亲，正如拓马思借助相同的方法刺穿她的灵魂。造成母亲怨恨的原由也是她受罪的根源。

塔莉莎告知拓马思母亲即将病逝的消息，并传达了即将有一个星期的别离，她的声音冷酷而坚决。

拓马思反对她去，感觉到她回到母亲那儿去的真正动因不过



是晕眩。他给那个小镇的医院打了一个电话，查找全镇关于癌症的详细记载，轻易查出塔莉莎的母亲在编造谎言，她甚至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进过医院。

塔莉莎顺从拓马思没有去探望母亲。但是过了几个小时，她摔倒在大街上，伤了膝盖。她走路开始步履不稳了，摔跤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或者至少被什么东西磕碰一番。

一种无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着她。她的生活被晕眩的状态笼罩。

常常摔倒的人总是说：“扶我起来吧。”扶她起来成了拓马思不断的工作，他极富耐心地完成。

“我渴望在画室里与你共同表演做爱，周遭的人们似乎注视着这座大舞台，不得不关注你我，但只能从空气中体味你我的热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景观对塔莉莎来说已失去了初始的残酷，以至于让她有些兴奋起来。在与拓马思做爱的过程中，她总是小声重复这些细节。

随后，她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使她看到拓马思的不忠而不去责怪：他只需在与别人幽会时留她在身边。她的身体也许又会成为她们中间最佳的和惟一的。她紧随着他，协助他，变成他的另一个自我。

“我会为你去给她们脱衣服的，让她们浴满肥皂的清香躺到你的床上……”他们紧抱在一处，她总是如此低语。她期望着他们两人融合成一个两性人，那些横陈在他们之间的其他女人的身体由此充当他们的玩物。

呵，成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拓马思简直连想都无法去想，塔莉莎却被这个念头紧紧攫住。她试图培养自己与莎冰娜的友谊，开始主动为莎冰娜照相什么的。

友谊为塔莉莎打开了莎冰娜画室的门：塔莉莎，终于看到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间宽敞的房子和它的中心部分：那又大，又宽，床像讲台一样。

莎冰娜把斜靠着墙的画展示给她看：“真是太奇怪了，以前我居然没有带你来。”她甚至搬出她在学校时画的一张旧画：正在建设中的炼钢厂。严格的现实主义教育在当时盛行（据说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以当时争强好胜的精神，她竭力展现自己“严格”“严谨”的态度，作画时隐藏了一切笔触，就像彩色照片。

“这张画，我偶然滴了一点红色颜料在上面。开始我叫苦不迭，后来倒欣赏起它来了。它一直流下来，就此造就了一道裂缝，于是这个建筑工地变成了一个关合的陈旧景幕，景幕上画了些建筑工地而已。我开始来玩味这一道裂缝，把它涂满，总想着在那之后会见到什么。这就诞生了我绘画生涯的首期作品，可以被称之为‘景物之后’。当然，我不能把这些画给任何人看，那样我将无法再在美术学院呆下去。那些画，表面上总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现实主义世界，但是在之下，在有裂缝的景幕后面，抽象而神秘的非现实状况此起彼伏。

停了一下，她又说：“表面的东西看似明白无误，却常常遍布谎言，表面之后所隐藏的看似抽象莫测，却总是真理浑篇。”

塔莉莎聚精会神地倾听，那模样，安坐在教室中的学生脸上是不常出现的。她开始领悟莎冰娜的作品，过去和现在的确在经由两种主题，两个世界来体现着同一理念。它们像常言说得那样，都有双重暴光。一张风景画同时又显现出一盏老式台灯的灯光。一种由苹果、坚果以及一小棵缀满烛光的圣诞树所组合的田园宁静生活，却透现出一只撕破画布的手。

莎冰娜对待她的友好态度令她有莫名的感动，朋友的亲切催生出一股倾慕之情，将猜疑与畏怯一跃而改为友谊。

她几乎忘记了自己来此的目的，莎冰娜不得不提醒她。塔莉

莎终于把视线从那些画上移开，投向那张摆在房子中央的，讲台一样的床。莎冰娜的假发架上没有假发，倒套着一顶圆顶礼帽。“这原是我祖父的。”一张小桌在床旁边，上面直立着一座在理发店内常见的人头模型。她笑笑说。

这是一种黑黑的、硬硬的圆顶礼帽——塔莉莎只在电影里见过，就是卓别林戴的那种。她以同样的微笑还他，左右打量了一阵那顶礼帽，说：“可以带上它让我拍一张吗？”

这个主意让莎冰娜停不住笑声。塔莉莎放下礼帽，拿起照相机开始拍。

几乎过了一个小时，她突然问：“来几张裸体的如何？”

“裸体照？”莎冰娜笑了。

“是的，”塔莉莎更大胆地重复她的建议，“把衣服脱掉！”

“哦，那需要一些酒。”莎冰娜把酒瓶打开了。

塔莉莎感到自己的身体虚弱起来，话也说不连贯了。莎冰娜端着酒杯走来走去，讲起了她爷爷，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莎冰娜对她爷爷的了解仅限于这顶礼帽偕同一张跟那座小城市的显贵达官同台的照片。照片已看不清楚，不知他们站在台上做啥，也许他们在主持某个仪式，为某个重要人物的纪念碑揭幕，那个人或许也曾戴过一顶圆顶礼帽出席过某个公众仪式。

在谈论她爷爷与礼帽的时候，莎冰娜连喝了三杯酒，接着说到“等我两分钟。”讲完回了浴室。

她穿着浴衣走了出来，并在塔莉莎的镜头前解开了浴衣。

手中的照相机对塔莉莎而言具有双重的功效：既替她细致入微地观察拓马思的情人又把她内心不安掩饰起来。

莎冰娜花了点时间才能把自己的浴衣完全脱掉，这时才发现她所处的境地比自己预计的要尴尬得多。接下来的几分钟在费力的摆弄姿态中渡过，接着她向塔莉莎走去，说：“到我给你拍的时候了，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莎冰娜多次从拓马思那里听到命令：“脱！这个字对她具有非常的魔力。现在，拓马思的情人对拓马思的妻子发出了拓马思的命令，同一个有魔力的字把两个女人连在一起了。这是拓马思独有的方式，不是借爱抚、哀求或是谄媚，借助简洁的命令，他便使他与另一位女人的纯真谈话突然转向性爱，突如其来，出有意外，温和而又坚定，甚至有些不容反抗、不能容许怀疑。通常还具有一定的距离感：那时候他从不碰一下被他命令的女人。这也是他与塔莉莎上床之前的通常做法，尽管说得柔和，甚至近乎耳语可那是命令，她从来没有，甚至从未想过拒绝。现在听到这个命令，她服从的念头狂热地燃烧。顺从一陌生人的指令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疯野；而听从一个来自女人而但不是男人的这一命令，风野中就散发了更多的狂热。

于是情势发生了转换，照相机交到了莎冰娜的手里，而塔莉莎则一丝不挂也顺从地站在莎冰娜面前，如同士兵被缴械。的确也是缴了械：她用来遮脸和对准莎冰娜的武器是给缴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拓马思情人的怜悯。异样而美丽的征服感使她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希望在莎冰娜面前赤身裸体的时刻长久地延续下去。

我想，痴迷于这奇特的场景：她情人的妻子竟奇异地依顺而胆怯，站在她面前。在拍了两三张照片后，她几乎开始怀疑自己的迷醉并生出一种异样的恐惧感，莎冰娜选择了高声大笑来驱散这种感觉。

塔莉莎也笑了，两人把衣服穿上。

以往沙俄帝国竭力谨慎地掩盖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一百万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万波兰人的被杀害，以及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鞑靼人的镇压……这些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但无任何照片可以作证。迟早他们可以以“捏造事实”的名义为他们的罪行开脱。可一九六八年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可不一样，全世界的档案库中都留下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照片和电影片。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捷克的摄影专家与摄影记者们都真正明白一点，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作才能使暴力的真象长久而真实地留存。连续几天了，塔莉莎在形势有所缓解的大街上转，将那些入侵的官兵摄入镜头。侵略者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对上司的指示他们用心听取，怎么对付向他们开火和扔石头的情况，却从没有命令告诉他们面对摄影镜头该怎样去做。

她连拍了几卷，并将约有半数的还没冲洗的胶卷送给那些外国新闻记者（那时国境仍然畅通，过境的记者们钟情于任何图版字）。在西方的许多报刊杂志上都能看到出自她的照片：坦克，紧握的拳头，被毁掉的屋舍；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所覆盖着的尸体；骑摩托车的青年挥舞着长杆捷克国旗高速包围着入侵坦克；少女们穿着短得难以置信的裙子，随意亲吻过路的行人，来挑逗面前那睚可恨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就如同前面能说的，入侵并不仅仅是一场悲剧，同样是一场弥布着仇与恨的狂欢，充满着奇怪的（永远无法解说的）欢欣痛快。

塔莉莎去了瑞士，带几十张最为满意和精心制作的照片，将其呈送给在瑞士新闻界有主导地位的一家新闻图片社。编辑待她和蔼（以善良著称的瑞士人深刻地同情不幸的捷克人民），请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奖了一通。然后解释，因为新闻需要及时而照片记录的事件已过，所以不能眼下发表。（“并非这些照片不够美！”）。

“但这样事件还在布拉格整日上演。”她反驳道，用自己一知半解的德语努力向对方解释，此时此刻，尽管国家被攻占了，没有一样东西不与他们作对，整个国家都在把心里话吼出来。“那是你们不能相信的！这儿没有人关心这一切。”

当一位兴冲冲的妇女冲进来打断谈话时，编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那女人递给他一个夹子，说：“这些杰作出自海滩的裸体主义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编辑极为敏感，为避免捷克的姑娘对这些裸体照片感到无聊和厌恶。他把夹子扔到桌子远远的另一头，很快对那女人说：“你可以认识一下这位来自捷克的同行，还有她带来的那些精彩照片。”

那女人握了握塔莉莎的手，拿起她的照片。“你也请看看我那些。”她说。

塔莉莎倾身把哪个夹子拿到

编辑差不多在对塔莉莎道歉：“这种照片的选材和性质都完全与你的不同。”

“不，它们无差别。”塔莉莎说。

编辑与那摄影师都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甚至我也很难解释她比较这些裸泳海滩和俄国入侵时心里在想些什么。所有的照片中，塔莉莎最关注其中一张。一家四口，站成一圈：一个裸体的母亲斜倚着她的孩子们，巨大的奶头垂下来酷似牛或羊身上的同一器官。她丈夫以同样的姿势斜倚在另一边，阴茎和阴囊看上去也如同牛或羊一小乳房。

“你对这些不感兴趣吗？”编辑问。

“不，它们都不错。”

“她给这样的题材震住了。”那女人说，“你很明显的表明你从未到过裸泳海滩。”

“从没有。”塔莉莎说。

编辑笑道：“你看，你有明显不过的来历，共产主义国家都是极端清教徒的。”

“裸体并不是错误，”这位女人的柔情说，“这同样是美的，因为它本就正常。”

塔莉莎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母亲光着身子在屋里逛来荡去的情景，还有她自己跑去拉窗帘以免邻居看到她裸身的母亲。身后笑声清晰。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女摄影师请塔莉莎去杂志社的自助餐厅喝咖啡：“你的照片我很有兴趣，你用了非常了不起的感觉去捕捉女人的身体，我是说，街头女子性挑逗的样子和动作。”

“在俄国坦克前吻着路人的姑娘？”

“是的，你足以成为最好的流行摄影家，你明白吗？试着当模特儿对你有好处，像你这样的人就该碰碰运气。接下去，你可以拍一夹子照片，并把它们送给新闻部门，当然，出名需要付出时间。可是现在我能做点事为你：把你推荐给花卉栏目的编辑，他也许需要一些仙人球、玫瑰什么的照片。”

“十分感谢。”塔莉莎出自内心地说道。显然面前的这位女子出自好心。

但她随后又问自己，拍那些仙人球有什么意义？她无意象在布拉格那样来闯遍苏黎世，奋斗于职业、事业，为作品见报而奔波，她也从无出自虚荣的野心。她所衷心追求和希望的，仅仅是从母亲的世界中逃脱。是的，她再明白不过：无论她是多么热衷于拍照，这样的一种寄托可以轻易地转向其他方向，偕同对此的热情。摄影只是她追求“上进”以及借以留在拓马思身旁的一种手段。

她说：“我丈夫是位大夫，足以为我的生活负担，我并不一定要去摄影。”

女摄影师回答：“你在摄影上有如此高的造诣，如此完美的作品，你不会轻言放弃的。”

是的，关于入侵的照片又另当别论了。她不是为拓马思而拍的，而是出于激情。不是对于摄影本身的激情，而是一种激越的憎恨。时过境迁了，这些出于激情的照片不具备新闻价值，不是乏人问津，因为它们不入时，只有仙人球的照片魅力永恒。可仙人球对她来说，不具有任何价值。

她说：“你这人真好，真的。但我并不需工作，我还是留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家中好了。”

那女人说：“你坐在家里，会感到充实吗？”

塔莉莎说：“比拍仙人球要好。”

那女人说：“即便是拍仙人球，你也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如果一切都以丈夫为中心，你便将要丧失自我。”

塔莉莎突然生气了：“我为了丈夫生活，不是仙人球。”

女摄影师好心地说：“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自己快乐？”

塔莉莎还在生气，说：“这是不用说的。”

那女人说：“这么说的只有一种女人，这种人过于……”她没再说下去。

塔莉莎替她说完：“被束缚。这就是你的意思，没错吧？”

那女人一再控制着自己，说：“不是束缚住，是生错了时代。”

“的确如此，”塔莉莎想了想说：“这也正是我丈夫的话。”

拓马思整天都呆在医院，扔下孤零零的她。不过，如今卡列宁是她惟一的安慰，可以带着它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里了，她想使自己专注到德文与法文的语法之中，可是她很沮丧，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回来后的广播演说。对于他说了一些什么她早已记不清，但那战战兢兢的语调她一生不会忘。她想着那些俄国士兵怎样使他在自己沐浴的国土上沦为俘虏，昔日统领着一个独立的国家，如今却被扣押在乌克兰长达四日，俄国士兵甚至宣称要处死他——正如十年前他们也要处死匈牙利的那吉——然后把他赶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浴换装，告诉他作出决定方免一死，训示他再三考虑自己国家首脑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对面，唯唯诺诺，肯定服从。

他回来了，满身皆是耻辱，对他羞耻的民族讲话。他所蒙受的非常之羞耻使他面对人民难以成言，他讲话过程中那些高频率，长时间的停顿总停留在塔莉莎的脑海之中。他是病了还是累



了？陷于了麻木状态，还是完全地丧失了信心？如果说杜布切克留给人们的是一张白纸，至少那张纸上印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怕的停顿，那些面对着全国听众的喘息，人们的脑海之中深印。这些停顿记下了降临这个国家的全部恐惧。

入侵后的第七天，某报的编辑部传出这样的说法，编辑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抵抗组织。每一个在场者都痛恨他，谴责他的妥协，对他的软弱和耻辱感到愤怒。

然而近来在苏黎世的经历和思考，使塔莉莎减轻了对他的厌恶之情，“软弱”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再成其为结论。任何人都无疑会暴露出自己的软弱，象杜布切克那样体魄强壮的人也不例外。那种看来无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时极端软弱，那种将塔莉莎与拓马思赶到这个国家来的软弱，如今对她而言却很是有吸引力。她明了自身的软弱，以及她的凭借和国家的软弱，她不得不忠于它们，准确地说就因为它们软弱，于是讲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地难以成言。

又一次地，她被无可奈何的软弱笼罩着，正如同曾经有过的眩晕征服了她。而她被征服是由于自己软弱无力。嫉妒又袭上了心头，手的动作已无力控制。拓马思注意到了。他运用以往的轻抚她手的方式想使她平静。她却把手抽出来。

“怎么啦？”他问。

“没事。”

“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合你意？”

“我要你变老一些。老十岁。老二十岁！”

她是想说：我肯愿你虚弱一些，与我一样虚弱。

卡列宁惬意于宁静的生活，搬家对它而言不具吸引力。狗的时间不能标绘成直线，不是一意向前，倒像钟表时针那样绕圆圈推移——它们也都不愿意癫狂地向前跳跃——只是一圈圈，一天接一天，依循着同一轨迹运行。在布拉格，拓马思与塔莉莎每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动一下花瓶，他都反对，因为这使它找不到规律作息的感觉，正如随意改变钟面刻度来愚弄指针一样。

不过，他还是在苏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旧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总是跳到床上把他们叫醒，上午陪塔莉莎逛商店，还要露一手显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样胜任。

他规则着他们的生活。绝望的时候，她总是用他来鼓励自己活下去。由于他把她软弱，甚至更胜于杜布切克以及他们离弃了的家园。

有一天他们散步回家。电话铃响了，她接起了电话，一个说着德语的女人找拓马思，语气很是不耐烦，塔莉莎感到简直是一种讽刺。她说拓马思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笑着挂上话筒，并且省略了说再见。

塔莉莎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但是打乱了她心中难得的平静。随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点气力：对这种似乎无所谓的细枝末节的忍耐度已达极限。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生养他的土地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毫无障碍地表达。在布拉格，只在心灵渴望时，她才依靠拓马思；可现在离开了他便什么也不成。如果在这里他抛弃了她，该如何是好？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

她自言自语：他们的结识一开始便走入了岔道。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拓马思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把对方抛入了地狱。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他们的行为，还有无常变化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他的强壮以及她的虚弱。她就像杜布切克句子之中的可怕停顿。她就像自己的祖国，上气不接下气，说不

出话。

可是，较强的一方也弱到无法伤害较弱的一方时，弱方只能努力离开。

她对自己说着这些，把脸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说：“对不起，卡列宁，我不得不再次带你离开了。”

她好容易把自己塞进火车车厢的空隙中，把大箱子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之后坐下，卡列宁就靠着她的腿蹲着。这时，她老想着还留在母亲身边时，她供职的那个餐厅里的厨师。总是无耻地要求她陪他睡觉，并竭尽所能、抓紧一切时机侮辱她。真奇怪现在会突然记起他——这个无耻而令人讨厌到极点的人。可现在，出现在她脑海里的景象，就是仰视着他，对他说：“你总是说想和我睡觉，行，我就在这儿。”

她希望做点什么事打消自己回到拓马思身边的念头，希望残酷地毁掉这七年的生活。排山倒海的晕眩的欲望。

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知软弱后，决定放弃坚持而宁愿屈从，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有更加软弱下去的欲望，希望在大庭广众之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将自己埋入地心深处。

她试图劝说自己搬出布拉格，把摄影师的工作放弃，返回到初受到拓马思的声音的引诱的小镇。

可一到布拉格，她发现自己不得不花些时间处置各种现实问题，所以拖延告别的日子。

第五天，拓马思突然回来了，卡列宁向他猛扑过去。时间似乎是凝固了，谁也来不及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们都感到像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后，他们向对方走去，如同学着牵手的初恋情人。

“还好吗？”他问。

“是的。”她回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给他们打过电话。”

“是吗？”

“我在无所事事地闲呆着。”

“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她所在干的一切事情便是等他。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刻了。拓马思烦闷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厉害，总是无法入睡。

塔莉莎很快也醒了（俄国飞机在布拉格盘旋，噪音使人无法安眠）。她首先想到他之所以返回都是为了她，因为她，他作出改变命运的决定。现在，他再也不要对谁负责了，她该负责的。

她感到，她似乎还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她没有足够的把握来承担这种无可推卸的责任。

但她立即回想起前一天他出门口出现，教堂的钟正好敲了六下。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她也正是六点离开餐厅。他出现在她面前的一条黄凳上，也听到钟楼里的钟正敲六点。

不，这不是什么迷信，一种美感是额外的，抚平着她的忧郁，给了她继续生活的新的意志。机缘之鸟再一次飞落肩头闪闪发光。她泪眼朦胧，为身边的熟悉呼吸声而激动不已，无比的欣慰。

## 错位的表达

日内瓦是大大小小的喷泉和公园之城，优雅的音乐不时从露天演奏台上飘出。这所大学就隐没在树丛里。弗蓝次刚从下午课程的讲台上走下，从大楼走出，学校的洒水车正在灌溉草坪。他心情极为轻松，便生出去见情妇的想法。她的住处离这里只隔了几条街。

一得空他便喜欢去她那里，可是仅作为朋友，没有性的要求。如果他们在日内瓦他的画室里做爱，就意味着在二十四小时内周旋于情人与妻子之间，作两地奔波。日内瓦还保留着法国的传统，夫妻必须同床。几个小时之内从一张女人的床转到另一张女人的床，这不但同时辱没了妻子和情人，也将把他自身辱没。

几个月以来，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这种爱对他来说如此宝贵，为此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为她划分出一片不受任何干预和污染的纯净天地。外国大学邀他讲学，现在他全都答应下来。但这些还不足以成为外出的借口，他又开始以一些代表会和座谈会借口，不回家，他的情人是自由职业者，可以随时伴他左右，参加所有真真假假的学术交流。在短很的时间里，在许多欧洲城市和一个美国城市都已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有兴趣十天后去巴乐漠吗？”弗兰茨问。

“我宁肯在日内瓦呆着。”她回答。正站在画架前仔细审视一幅作品。

“错过巴乐漠将会是一生的遗憾。”弗兰茨轻轻地试探道。

“我见过巴乐漠。”她说。

“见过？”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嫉妒。

“一个朋友曾经从那儿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就贴在卫生间，你没有看到吗？”

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在本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住了一位诗人，他年岁太大，行动不便，只能让他的抄写员扶着散步。有一天，他的抄写员说：“先生，看，天上有什么！那是飞过这座城市的第一架飞机。但不能打动我们的诗人，说：“我对它自有想象！”好了，我对巴乐漠也自有想象。在现实中，它与其他城镇并没有差别，但在我的画中，它拥有变幻莫测的天空。

弗蓝次有些的沮丧。他已将他们彼此的情爱与到四处的旅游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去巴乐漠的邀请无疑发布着性爱的信号，而她说：“我宁愿呆在日内瓦”，无异于说：“我不再对你感兴趣。”

他怎么会对她这么摸不透？他没有理由在她面前感到不安，事实上，她是一个见面不久就采取性主动的人。他长得不错，事业无尽攀升，在专业座谈会上与学术辩论会上所表现的傲气与锐气使同事们都害怕；然而情人的任何特别暗示都使他不安。

我猜想，惟一的解释就是弗蓝次在爱情中并没有延展他的社会生活，在表面的风光之下，他所渴望的不再是意气指使，而是得到别人的怜悯。他自己就像一个被缴了械的战俘，事先就把对付打击的防卫力量解除了，在面临打击的时候便不再出于意外。所以我说，对弗蓝次而言，爱情是不断地得到他所期待的打击。

正当弗蓝次伤心失意的时候，他的情人放下了自己手中的笔，转进一间房里，拿来一瓶酒，索性倒出两杯。

他立即感到轻松，为自己的担心感到幼稚可笑，这句“我更喜欢日内瓦”并不意味着对方拒绝做爱，相反，只是她认为上床与出国旅行没有必要强行连在一起。

她举起酒杯一干而尽。弗蓝次也喝光了，说不出的高兴。即便把对方不愿去巴乐漠看成实际上爱的呼唤，他还是有放心不下的地方：他的情人看来执意要突破他在两人关系中设置的纯洁地带，未能理解他对这种爱脱俗的定位，未能理解彻底区别与世

俗的家庭婚姻关系的愿望。

禁止自己与画家情妇在日内瓦做爱，实际上是他对自己没能娶她的自行责罚，他感到一种背叛的内疚。与妻子的性生活不值一提，但他却不可能与妻子分床而眠，半夜里在彼此沉重的呼吸中醒来，身上都弥漫着对方的气息。真的，他宁愿一个人睡，婚床仍然牢牢地固定婚姻，作为婚姻的象征而有不少侵犯的神圣。

每当他躺在妻子旁边，便想起情人会想象他与妻子同床共枕的情景，而每当他想到她，他就无地自容，那就是为什么，他总希望与妻子睡觉的床和情人做爱的床，把空间的近距摆脱。

他的画家情人给她自己倒了另一杯酒，喝光，神秘而冷漠，不发一言。她慢慢脱掉了短外套，似乎完全无视弗蓝次的存在。她就像一个当着全班即兴表演的学生，只当不存在别人。

她穿着裙子和乳罩站在那里，突然她（似乎想起她并非一个人在屋子里）的眼光停驻在弗蓝次的身上，很长时间不离开。

这种眼光使迷惑，他无法读懂其中意味着什么。所有情人都是从一开始就无意识地建立起他们的各种约定，而且互不违反。她刚才的目光却有些陌生，好像只是约定，与平时做爱时的眼光神态毫无共通之处，既非挑逗也非调情，而是具备相当的疑虑。问题在于弗蓝次对它问的什么一无所知。

她褪下裙子从容地，拉着他的手带向靠墙的一面大镜子。她制止了他将手抽出的想法，并且以同样的疑问的眼光久久打量着镜子，眼光在他们的两人之间游移。

镜子旁边放着一个套了顶旧圆顶黑礼帽的假发架子。她弯腰取来帽子，戴在头上。镜中的美貌女子只着内衣，性感而冷漠，却戴着一顶极不适当的圆顶礼帽，紧握西装革履的弗蓝次的手。

他实在无法理解她在想些什么，笑得很窘。她的脱衣不太像是性挑逗似的额外小伎俩，或一次偶然的双份赏赐。他又一次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微笑，似乎有些理解，甚至也赞同。

他非常期望他的情人作同样的表示，可是没有如愿，情人只是拉着他的手，站在那儿盯着镜子，先看自己，然后看他。

他们自然而然地合一，又分开，他这才开始感到那玩笑（他愉快地想到玩笑本身以及事后的感受都很美妙）拉得太长时间。他温和地用两个手指托起礼帽的帽沿，微笑着把它从莎冰娜的头上除去，放回到假发架子上，似乎在抹掉哪个顽皮孩童涂在圣母玛丽亚像上的胡子。

几秒钟过去，莎冰娜仍然在镜中自己里陶醉。弗蓝次温情地俯吻她，再次对她作出去巴乐漠的邀请。这次，她明确表示同意。于是他满意地离开了。

他的心境极佳。他一直认为灰沉无趣的日内瓦。现在看来也显得漂亮而充满奇遇。他停住脚步，留连那扇画室的窗户，春末天气很热，所有的窗户都加了百叶天篷。他接着走向公园，欣赏公园尽头的东正教堂。教堂的圆顶如炮弹矗立，金光灿灿，那样的美好！他接着走下堤岸，乘公共交通渡船驶向湖的北岸，回家。

现在就剩莎冰娜自己了。她穿的只有内衣，戴上礼帽凝视镜中的自己，对自己多年来只是为了追寻那失去了的一瞬间而觉得不可思议。

很长时间以来，这顶礼帽曾使拓马思留连她的这间画室，每次拜访都戴上帽子，然后审视镜中的自己，久久地凝视，镜子也像在日内瓦一样是靠着墙的。他想看看自己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市长将会何等模样。莎冰娜开始把衣服脱去，他便把帽子戴到她头上。拥着她去镜子面前，（每次她脱衣时他们总是站在镜子面前），看着他们自己。她脱掉了内衣，却一直保留着头上的帽子，只是这一瞬，她意识到他们俩都为镜中的情形而激动不已。

什么能使他们如此激动？几分钟前她也戴着帽子，然而所有



的感觉不过限于玩笑，难道激动与玩笑相距无几？

是的。他们通过镜子欣赏对方，最初几秒钟看到的只是一种笑剧场面，突然，笑剧为一种激动所覆盖，从礼帽上的中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一种玩笑，象征着强暴。强暴莎冰娜，彻底抹杀她作为女性的尊严。她看到自己赤裸的双腿以及从薄薄短裤里隐约透出的阴毛三角区。女式内裤彰显了她女性的魅力，可硬邦邦的男子礼帽对她的魅力给以否决，亵渎，以及嘲弄。拓马思站在身边穿戴整齐，这一事实意味着眼前的一切已不再是单纯的玩笑：（如果一直是玩笑，他后来也会不得不脱衣、戴帽什么的）；而是一种耻辱。她不但没有唾弃它，反而对此有一种尊崇，在尊崇的情感下玩味，接连挑逗她，似乎在享受强奸，却是经由自己的意志。突然，她浮躁起来，把拓马思拖倒地地板上，不顾帽子滚到桌下，两人在镜子跟前的地毯上翻滚起来。

让我们回到礼帽上来吧！

首先，这里承载了已经模糊的记忆，通向被遗忘了的祖父的，那位十九世纪拨赫尼小城市的市长。

第二，这纪念品是对她父亲的，埋葬了父亲后，哥哥占有了父母的全部财产，她拒绝为了己权利放弃尊严，便嘲讽地宣称她愿意要这顶礼帽作为惟一的遗产以及纪念品。

第三，这是她与拓马思多次性爱游戏中的一个道具。

第四，这标志着他颇费心血的独创精神。她移居时没带多少东西，帽子既笨重又不实用，加之选择它便意味着必须要放弃。

第五，如旅居国外，帽子带来的是伤感。她去苏黎世见拓马思头上便是这顶帽子，打开旅馆房门时仍然戴着它。然而事情却有些出于她所料，帽子的作用不再是对性欲的的强烈刺激物，他们那么投入地拥有对方，做爱的过程变得异常地纯洁，完全摆脱了以前的无谓游戏阶段。这次见面也不是他们性友谊的继续，不能像以前那样每次都有机会想出一些新的小小淫乱。这次会见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种对过去的回味，是他们共同历史的赞歌，是那遥遥而去，不可复返的没有伤感的过去的伤感总结。

这顶礼帽是莎冰娜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不断重复出现，每次都有不同的意义，但一切意义的存在都如同河水漫过河床般浸过帽檐。我们也许能称它为赫拉克利特河床人不能两次踏入，帽子如同一条河床，每一次莎冰娜走这都看到另一条河流，语义的河流：每一次，以往的熟悉事物都会反呈出全新的意义。尽管原有的意义会与之反响共鸣（象回声，象回声的反复激荡），与新的意义交融在一起。每一次新的经验都会产生共鸣，增添着浑然回声的和谐。拓马思与莎冰娜在苏黎世的旅馆里感动于这顶帽子的出现，在承载他们的爱的床上洒满了泪痕，其原因就是这黑色的精灵不仅仅是他们性爱的游戏的遗存，更是阐明了一种纪念，使他们想起莎冰娜的父亲，还有她那位生活在没有飞机与汽车时代的祖父。

现在，我们在这个角度站着，也许比较能理解莎冰娜与弗蓝次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了。他热切地听了她的故事，而她也热切地听了他的故事。但是，尽管声音双方都很清楚对方语言的表意，但不能听到从它们身上淌过的语义之河的窃窃细语。

所以，当她戴着这礼帽将自己展示在他面前，弗蓝次感到有些不自在，好像什么人用他不懂的语言在对他讲话。既不是猥亵，也不是伤感，仅仅是一种不理解的手势。无法引起共鸣的感受。

当我们年岁还小的时候，生命的乐章刚刚奏响，他们可以一起来谱写它，互相交换动机（象拓马思、与莎冰娜相互交换礼帽的动机），然而，当他们相逢的年岁已不再年轻，象莎冰娜与弗蓝次那样，生命的乐章多少业已完成，那么他们生命乐章中的每一动机，偕同生命历程中的每一物体，甚至话语，都有地方不同了。

如果我把莎冰娜与弗蓝次谈话记下来，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有关他们误解的词汇录。算了，以下这本小小词典便就能表达完全。

### 错位的表达

#### 〔女人〕

莎冰娜并未抉择作为女人的命运。我们所没有选择的东西，便谈不上功劳与错误。莎冰娜相信她不得不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非己所择的命运。在她看来，以当女人为耻及以当女人为傲同样蠢不可及。

他们刚交往时，弗蓝次以一种奇怪的强调性口吻宣称：“莎冰娜，你是个女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将这个无人不知的事实加以强调。只到近来，她才明白了“女人”两个字都意味着什么，明白了他何以作那么不同寻常的强调。在他眼中，女性并不是仅仅意味着区别于男子，这个词代表着一种价值。决不是任何妇女都有资格被称作女人。

在弗蓝次眼中，如果莎冰娜是一个女人，他妻子玛利·凯劳迪又是什么呢？二十年多年前，结识玛利·凯劳迪几个月之后，她威胁他说，如果他抛弃她，她就去自杀。弗蓝次被她的威胁迷惑了。对玛利·凯劳迪并没有强烈的爱，娶她为妻只是一时的被迷惑下作出的决定。他感到自己配不上这么伟大的爱，感到自己对有着深深的歉疚。

他对歉疚的弥补竟然是要娶她为妻。尽管玛利·凯劳迪再未重视过那种伴以自杀威胁之词的热烈情感，他却铭刻于心：决不能对她有些丝毫的伤害，思虑常驻：决不能把她伤害，得永远尊敬她内在的女人。

这个公式实在有趣：不是，“玛利·凯劳迪，而是尊敬的玛利·凯劳迪内在的女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玛利·凯劳迪本人便是女人，能以他所尊敬的人，那个隐身的女人是誰？也许是柏拉图理想中的女人？

不。是他母亲。他绝无可能如此说，他尊敬的母亲身内的女人。他对母亲的崇拜无以言表，不是母亲身内的什么女人。他的母亲与柏拉图理想中的女人是一回事，决然没什么不同。

他十二岁那年，弗蓝次的父亲抛弃了他母亲，于是母亲被孤独笼罩。孩子怀疑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了，可母亲为了避免在孩子的心灵中留下阴影，用温和而无关紧要的话掩盖了这一幕。父亲走的那一天，弗蓝次和母亲一起进城去，出门之前，他发现母亲的鞋子不相称，犹豫不决，想提醒母亲的错误，却没有冒险的胆量。在他与母亲一起在城里走的两个钟头，他一直在注视她的脚，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难受的滋味。

### 〔忠诚与背叛〕

从孩提时代到陪伴她走到生命的尽头，他自始至终爱她。记忆中的爱也是源源不断的。这使他感到忠诚在种种美德中应占最高地位：忠诚将万众合一，否则它们将分裂成千万个瞬间的印痕以至于轻易地消失。

弗蓝次常跟莎冰娜谈起他母亲，也许他有一种下意识的用心：估摸着想借自己忠诚的品性赢得莎冰娜的青睐。

他不知道，莎冰娜却一向更中意于背叛。她总把忠诚与她的父亲——小镇的清教徒，在一起联系着。连星期天，他都在画布上描画森林里的落日与花瓶玫瑰。她对作画的兴趣倒是得益于父亲，然而，十四岁那年，她爱上了一个与她一般年纪的男孩。父亲吓坏了，在她出门时总是伴她左右，有一天，他给她看毕加索的复制品，取笑那些画。她不能与她十四的同学恋爱，只好将这份情感转移到立体派之上。她完成学业，满心欢快地去了布拉格，逃离家庭，这无疑是一种痛快的背叛。

背叛。打我们小时候起，父母和老师就告诫我们，背叛是能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够想得到的罪过中最为不可原谅的一种。然而背叛是什么？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着打乱秩序和进入未知。莎冰娜看不出什么比进入未知状态更奇妙诱人的了。

她在美术学院学习，可是不可以像毕加索那样画。这正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占统领地位的时代，是成批制作共产主义政治家们肖像的时代，她总无法达成对其父的背叛，被尊崇的共产主义是父亲的翻版。这位父亲同样，对她限制很严，同样禁止她的爱（清教徒时代）以及她的毕加索。如果说她终于嫁给了一名二流演员，只是因为那人有着怪汉子的名声，究竟不是父亲所能认同的。

随后，母亲离他们而去。就在她参加葬礼返回布拉格之后，她接到了父亲因悲伤而自杀的电报。

她突然深感良心的不安：那位画花瓶玫瑰和憎恶毕加索的父亲真是从不和蔼？担心自己十四岁的女儿会未婚怀孕回家真不是有情可原吗？失去妻子便无法再生活下去真是那么可笑吗？

她又一次渴望背叛：背叛自己的背叛。她向丈夫宣布，她将不和他生活下去，（她与其认为他怪，不如说把他看做一个不能自拔的醉鬼。）

但是，如果我们背叛乙，是为了抚慰我们曾经背叛了的甲，那倒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怎能做到。一个画家背弃家庭，其生活与她背叛了的父母生活完全没有相通之处。首次的背叛将达成其后接二连三的背叛，这种连锁反应不可弥补，是以首次的背叛便注定我们在反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背叛了我们的初衷。

〔乐〕

对弗蓝次而言，音乐能使人迷醉，是一种最接近于酒神狄俄尼索斯之类的艺术。小说图画的魅力不足以让人真正迷醉进去，但谁能克制住不沉醉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乐、马脱克的钢琴二重奏鸣曲、打击乐以及“硬壳虫”乐队的白色唱片集呢？古典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乐和流行音乐的区分对弗蓝次而言不值一提，他认为这种区分实在过时而虚假。他像爱莫扎特一样爱摇滚乐。

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把他从孤独、内省以及图书馆的尘埃中解放了出来，将他灵魂与躯体融汇，并将他的躯体融入世间友谊。他爱跳舞，然而莎冰娜在此方面缺乏热情。

他们在一处用餐，吃饭时听到附近喇叭里传出轰轰的音乐并伴有重重的打击声响。

“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莎冰娜说，音乐越放越响，人都会变聋子。因为他们变聋，音乐声必然得更响。这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

“难道你不喜欢音乐吗？”弗蓝次问。

“一点也不”她又补充，“不过在一个不同的时代里……”她想着巴赫的时代，那时的音乐就像玫瑰盛开在雪原般的无边无际的寂静之上。

自小他曾试图追随音乐，可是好像总相伴噪音。在美术学院那几年，学生们整个暑假都要求在青年营度过。他们挤在没有区别的房间里，一起去钢厂建设的工地劳动，工地上高音喇叭里的音乐由早到晚不停地哀嚎，虽然旁人说音乐表露的是欢快莎冰娜感到自己在音乐的侵袭下无处遁形，任何地方都有喇叭。那声音像一群猎狗一样骚挠着她的安宁。

那时她想逃离那里便能逃离音乐的专横。到了国外，她才发现音乐变为噪音是不可跨越的，人类由此而进入了完全丑陋的历史的阶段无所不在的丑陋，首先表现在听觉丑陋：汽车、摩托、电吉他、电钻、高音喇叭、汽笛……而无所不在的视觉丑陋将随即而来。

饭后，他们上楼去自己房里做爱。弗蓝次入睡时思维已有些混乱，饭桌边萦绕的嘈杂音乐声不时在耳旁回荡，他自言自语：“噪音可有个好处，淹没了词语。”他突然意识到他的一生如此苍

白，只是会谈，写作，授课，编句子，找出公式然后修正它们，到头来呢，文字有失准确，淹没了所有的意思，内容全部丧失，一堆毫无用处的废料，在他的大脑反复徘徊，在他的头颅里分崩离析，失眠每天光顾，所以，在那一刻，他朦朦胧胧却全心全意期待着的是摆脱束缚的空灵音乐，一切愉悦和欢乐包容在里面，它是超强音，如同窗户发出的格格震荡，吞没他的痛苦，无聊，以及空洞的词语，并做到一劳永逸，在音乐面前无所谓的连句成文，音乐的灵魂是一种反词语！他期望与莎冰娜紧紧相拥没有言语的破坏与打断，让这音乐的狂欢之雷与他欢乐的极致吻合在一点，然后，幻想中的极乐喧嚣终于象催眠曲一样，陪着他入睡。

### 〔黑暗与光明〕

在莎冰娜的世界里，生活意味着只有观看。观看被两条界线局限着，一种是强光，使人晕眩，另一种是彻底的黑暗。也许这就是莎冰娜厌恶一切极端主义的原因。一旦极端主义被触及，便濒临生命的边界，无论拥有艺术上或政治上的前提都是一种掩盖着的找死的渴望。

在弗蓝次那里，“光明”并非意味着旭日暖阳，而会使他想起光源本身：太阳，灯泡、聚光灯。弗蓝次的联想一直是些常见的比喻，如：正直的太阳，理智的光辉，等等。

黑暗的吸引力等同于光明。这些天来，他认为床第间的温存实在无须营造十足黑暗氛围，总是留一盏小灯照着床。然而，他深入莎冰娜的那一刻，却合上了眼睛，渗透了全身的快乐，享受黑暗，黑暗的完满与纯洁不需要思想与梦幻的介入，黑暗的永无止境彰显着人类自身的无限。（是的，如果你要寻找无限，只要你闭上眼睛！）

在快乐的顶点，弗蓝次自己崩溃了，融化在黑暗的无限之中。幻化出无限。一个人在他内在的黑暗中赢得了越广阔的空间，他越来越减小外在形态。闭上眼睛便俨然担承毁伤，莎冰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发现弗蓝次的模样乏味无趣，也闭上眼避免去看他。但是对她来说，黑暗与无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却意味着观看事物时所有的不满、否定以及拒绝。

莎冰娜有一次让自己参加了移民朋友的聚会。同往常一致，他们又在反复为是否反苏而争执推敲。身处安全的移民生活中，他们自然显得乐意战斗。莎冰娜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打仗呢？”

他选的时机不当。一位满头灰色发卷，用长长的食指着她：“这可不是说话的样子。你们都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你也是。反对共产党当局你做了什么？你做的不也只是画画儿……”

在莎冰娜生活的国度里，评价和检查老百姓早已司空见惯，本身就是无休止的社会活动。要是有什么音乐家要举办个人音乐会，一位普通公民要领取去国外度假的签证，或一个足球运动员要参加国家队，大批的推荐信和报告便接踵而至（从门房、同事、警察、地方党组织以及有关工会那里来的），有专人综合这些，补充，总结。这些报告与音乐才华、踢球技巧、或需要咸腥海洋空气的疾病毫无关系，决定一切的（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这位公民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在五·一游行集会中表现如何）。每件事（一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迁，度假）相关都息息这种评价，因此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要为国家队踢球，或是否获准开演唱会，是否去国外度假），都必须循规蹈矩努力表现以取是优良的评价。

在灰发男人高谈阔论之时，莎冰娜只想到这些。他不关心他的同胞们是足球运动员或音乐家（在这一群移民中，没有一个捷克人对莎冰娜的作品表示过任何兴趣），惟一关心的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度，积极拥护和消极反对，出自内心或流于表面。

作为画家，她曾经细心留意并记住了那些调查别人满有热情的布拉格人的生理特征。他们都有比中指稍长一些的食指，他的



作用是提醒那些陌生的谈话者。事实上，直到 1968 年，统治了这个国家十四年的总统诺沃提尼，正是曾顶着与其醋似的这种理发店里做出来的波浪灰发，用最长的食指指向中欧所有的居民。

这位尊贵显眼的移民不曾看过莎冰娜的画，听到画家如此比喻，脸变得绯红，白一阵，又红一阵，最后转为惨白。他无言以对，只得沉默。直到莎冰娜站起来离开，没人说话。

这正合他意，走到街上，她问自己为什么要费那么多心思与捷克人保持接触。一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算上地域，如果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祖国会让人想起来什么，各人头脑闪现的国土状貌肯定迥异，整一的可能势必勾销。

如果谈到文化，可文化是什么？音乐吗？德沃夏克和雅那切克吗？是的。缺乏乐感的捷克人实在背离了生存的实在意义。

再说伟人，是胡斯？刚才房子里的谁也未曾亲见他的作品，只有火焰才是他们能理解的，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火焰的光辉和灰烬的荣耀。于是，对于他们而言，身为捷克人的实质超脱灰烬之外一无所有。只有共同的失败与相互的指责将他们紧紧的聚合在一起。

莎冰娜忽忽走开，与那些移民分裂的想法更使她不安。她知道自己过于偏执与绝对以致有失公正，毕竟许多其他捷克人的处世原则与那有长长食指的人完全不一样。何况她那段小议论带来了的难堪沉默，这至少否决了全然的反对。或许，他们是被这突然的愤怒搞昏了头，没有理解他们都是受制于移民生活的人。那么还有什么值得记恨的呢？为什么不把他们都被看成可怜的被抛弃了的上帝之造物？

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她对父亲背叛了，背叛便由此弥漫开来，她所陷入的背叛是罪恶也是胜利。她不愿意遵守秩序；她拒绝服从秩序一面对同样的人群，重复的要话语，对她而言不堪忍受。这就是她被自己的不公平所困扰的原因，这并没有使她心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阴沉，恰恰相反，莎冰娜的印象中，这是一次胜利她赢得了暗地里的掌声。

自我陶醉一瞬间的滑向极度痛苦；当路滑向尽头，背叛的对象将变为自己，她将不能背叛。

夜色的正浓，她匆忙穿过火车站，一列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进站了。她上了车，在乘警友好的指引下，走进自己的包厢，发现弗蓝次坐在卧铺的上。他去迎她，她伸出双臂抱住他，吻得他透不过气来。

她拥有平庸的心境，有一种焚心烈火般的欲望，想告诉他，别赶我走，抱紧我，把我作玩物，你的奴隶，猛烈地玩弄我吧！然而她沉默着。

她挣脱弗蓝次的双臂，只说了一句话：“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是多么高兴呀。”对她而表达已够直白了。

### 误解小辞典（接前）

#### 〔游行〕

旅行对意大利和法国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他们被父母逼着去教堂时，便以参加党派的作为报复（共产党，毛泽东党，托落茨基党等等）。然而莎冰娜的父亲两方都兼顾，开始送她去教堂，而后又逼她参加共青团会议。他担心女儿游离组织之外将有所不测。

她参加强制性的游行，总是与大家的步伐合不上，身后的女孩老对她叫，或者有意踩她的脚后跟。唱歌时，她从来就不知道歌词，只是把嘴巴张张合合，于是遭到其他女孩子的注意和告发。从小，她就对游行憎恨。

弗兰茨曾就读巴黎，天资不凡，二十岁那年就确定了学者生涯。从二十岁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将会被局限在大学办公室、一两所图书馆，或两三个演讲厅里。想到这种生活将把他窒息，

他总是期望着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像从屋里走向大街。

住在巴黎期间，他参加了每一次可能的游行示威，去庆祝什么，要求什么，或抗议什么，去室外和人们在一处。游行的队伍直抵圣·耶门大街或从共和广场到巴士底，使他神魂颠倒。他把行进和呼喊看成欧洲出及欧洲史的形象。欧洲就是伟大的进军，从革命到革命，从斗争到斗争，一直向前行。

换一种方式说：弗兰茨感到他的书本生活不真实，他渴望真实的生活，渴望与人们交往，并肩而行，渴望他们的呼叫。他从没有想过他所认为的不真实的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办公室或图书室里辛劳）事实上正是他的真实生活，而他想象为真实的游行不是别的，只是戏院，舞场，狂欢——换句话说，是一个梦。

萨宾娜读书时住在宿舍里。五一节，所有的学生大清早都得报到参加游行，学生干部们清梳大楼以保无人漏掉。萨宾娜躲进电梯间，直到大楼都走空很久了，才能回到她的房间里，这里比她记忆里的任何地方都安静，惟一的的声音是远处轻悠的乐声，这里是她的避难所，传入耳中的是一个敌对世界的海涛喧嚣。

移居一年多后，她偶尔去巴黎参加祖国被侵的周年纪念。她理所当然地被卷入到计划中的抗议游行中间，年轻的法国人高高举起拳头，喊着谴责社会帝国。这些口号的使她着迷，但她无法加入他们的行列，她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

她向法国朋友们说起这件事，他们都很惊讶。

“你的意思是说你对抗议对祖国的占领不以为意？她本来想告诉他们，在共产党当局和法西斯主义的之外，在所有占领与人侵之外，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其代表形象便是万众划一。表达着同样一致的口号与步伐的游行。但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法使别人明白这些，便放弃了这种企图，试着改了话题。

〔纽约的美〕

弗蓝茨与莎冰娜总是长时间地漫步在纽约街头，欣赏各样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新鲜景观。如同他们是循着一条山林小道前行，沿途是令人惊叹的景色：一位年轻人跪在人行道中祈祷，几步之遥外的黑人女子与她所倚的树相行直彰；一位身穿黑制服的男人横过以路时指挥着一支无形的乐队，喷泉边的建筑工人在尽情地享用晚餐，一些奇怪的铁梯上上下下爬满建筑还配有丑陋的红栏杆，在丑的尽头，丑向美转化；再走过去，是一座巨大的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紧接着还有一座楼顶带有小型的阿拉伯式游乐厅，连同那些好看的塔楼，游廊以及镶着金边的圆柱。

她回忆起自己的画，画的主题的表现方式往往是借助似无关联的一组场体；钢厂工地和煤油灯、荒野的沼泽偕同片片而碎去的彩玻璃灯罩。

弗蓝次说：“欧洲人意识中的美总带有预先规定的尺度，在长远目的指导下形成已定的审美样式，使西方人花了几十年去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或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广场。纽约的美呢，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它的美是随机的，脱离设计的限制，如同溶洞的奇形怪状，完全缘于偶然。这解围不可思议的环境中，它们突然闪耀出奇异的诗意。”

莎冰娜说：“没有目的的美。说得对。换一种说法，可以是‘错误的美’。在美的生命尽头，它依存的是全然纯样的失误。‘错误的美’——这是美史上最后一段。”

她回想起自己第一幅成熟的作品，是错滴的颜料催生了它，纽约的神秘与可靠孕育了美的“错误表象”，从而为她的作品提供了基础。

弗蓝次说：“也许人们设计出来的美过于严格和冷静，纽约的美丰富的由于它无目的，然而这是出于欧洲人的美的氛围的全新世界”。

他们最终谈拢了吗？

没有，看法很不同。对莎冰娜而言异调美的纽约具有挖掘不

尽的神秘吸引力，然而这一切对弗蓝次如同梦魇般可怖，远远没有严谨的欧洲对他具有吸引力和归属感。

〔莎冰娜的祖国〕

莎冰娜理解弗蓝次对美国的乏味透了。他是欧洲的化身：他的双亲分别来自维也纳和法国，而他生在瑞士。

弗蓝次极其羡慕莎冰娜的国家。无管什么时间，她谈起自己及国内来的朋友，那些与斗争息息相关的名词让弗蓝次在新奇之外油然而生仰慕之情。

他向莎冰娜埋承：“有个哲学家曾在文章里说我著作中一切论点都是无法验证的推测，称我为‘冒牌的苏格拉底’，当时我无法抑制被辱的怒火而大发雷霆。如今想来，这可笑的插曲也算是我经历中最大的打击！为我戏剧性可能种种谱写了最高点，让如同身居两难的你我产生交集，如同哥里夫驶进小人国”。

莎冰娜举出反证，她说打击，悲剧以及戏剧性事件不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不值得敬羨。真实而在地令人尊敬的是弗蓝次选择的平静生活以及平静的生活态度。弗蓝次否认到：“物质的极大丰富为人们提供了投身精神生活的基础。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越来越多的学生。学生们一心要学位。就得写学位论文。既然论文能写天下万物，论文题目便囊括天下万物。那些写满字的稿纸车载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档案库里。被远远地抛出人们的记忆之外。过剩的文化生产，文化将被字母堆砌能扼杀。这就是贵国的一本禁书比我们大学中滔滔万卷宏论意义大得无比的原因。”

以这些论此为依据，我们不难理解弗蓝次为何对革命毫不坚定。他最开始同情古巴，之后对中国同情，被这些国家的残酷吓坏了后，只得叹口气，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了在生活之外的，轻飘飘的文字之间。他成了日内瓦的一名教授（那里没有示威游行），没有了女人的骚扰，也无游行来捣乱，于是那些备受赞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长篇大论诞生了。后来，有一天他遇到了莎冰娜她是个新的发现。她的身上带来她的家乡赋予她的独特色彩：幻觉早已消逝，但革命的过程留给了她足以让他五体投地的东西。广阔的生活，冒险的生涯，敢作敢为，还有死的危险。他把她祖国的悲剧加在她身上，她美得无以伦比。

但是莎冰娜对她身上美丽的悲剧不以为然，“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坦克”这些与斗争相关的名词所能表现的紧紧围绕着丑陋，一点不浪漫，惟一使她感觉甜美引起思乡这词的，是“坟墓”。

### 〔坟墓〕

波希米亚的墓地都像花园，坟墓中布满着花草的清新气息。一块块庄严的墓碑隐没在万绿丛中。太阳偏西时，墓地闪烁着点点烛火，如同死魂都在孩子们的晚会上舞蹈，的确，死亡洗尽了尘世间的污浊的，与他们有资格交流的，便是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无论现实生活如何残酷，即便在那些点火硝烟的岁月中，在希特勒时期，在斯大林时期，在所有被占领的时期，墓地都享有着祥和。她感到心绪低落的时候，便坐上汽车远离布拉格，去她如此喜爱的某个乡间的墓地走走。墓地带让她享受群山，体味平静的乐趣，如同置身于摇篮的之中。

对弗蓝次而言，由死尸与乱石堆砌而成的坟墓没有美丽可言。

“我从不开车，车祸把人吓死！即使幸免一死，也将活罪难逃”。正说着，雕刻家本能地抓住了自己的手指头，那指头差点因为他对工作的志注而致残，能幸存只能感谢上帝。

“你说什么？”玛丽亚·科劳迪今天状态最佳，沙哑着声音问，“我有一回碰上了严重车祸，我差点把命丢了。何况住院还有其他收获：例如没日没夜地大量阅读。”

他们看她的眼神很惊奇，更增添了她无穷的乐趣。弗蓝次感

到一种讨厌（他知道那场车祸后妻子曾极度消沉又报怨个没完）又佩服（她总是有能力把每一件经历过的事说的得有声有色）的复杂情绪。

“在那里我首次体味出书有白天和黑夜阅读之分，各有滋味的。”她说。

现在，所有的人都惊奇又崇敬地看着她。所有的人，只除了雕刻家还握着自己的指头，仍在努力回想那恼人的车祸。

科劳迪转身问他：“司汤达的书你会在白天还是黑夜欣赏？”

他没有听清问什么，不舒服地耸耸肩，那位很有些水平的文艺批评家指出这显然应是白日读的。

科劳迪摇了摇头，嘶哑着喉音说：“不，不，你错了，你错啦！司汤达的作品显然具有黑夜的风格。”

在这场白天与夜晚的争执之间，弗蓝次全心全意地盼望着莎冰娜。他们花了很多天的时间考虑她该不该接受参加这次鸡尾酒宴的邀请。宴会是玛丽亚·科劳迪准备的，招待曾经在她私人画廊展出过作品的画家雕刻家们。莎冰娜与弗蓝次的约会一直怕让妻子知晓，然而如若共同出席鸡尾酒会，似乎可以显得光明正大一些。

他一边偷偷地朝门厅望，一边听到了他十八岁的女儿声音。女儿玛丽耳·安妮在房子的另一端。他辞别以妻子为中心的这伙人，转向女儿一边。他们有的坐，有的站，安妮则盘腿坐地。弗蓝次明了他妻子也会如此，毫不在意坐到地上。有客人的时候坐在地毯上，这一姿态表明率直，不拘礼节，政治自由，殷勤好客，还体现一种巴黎人的生活方式的。科劳迪在地毯上坐得那样自如不免让弗蓝次担心在任何场合都如此随便是否有些不妥当。

安妮坐在一个男人的脚上，问他：“迈克，你最近在忙什么？”

迈克如此天真诚恳，全力获得这位小女主人的赞赏，开始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解释自己的新探讨——把摄影与油画结合起来。然而安妮却没有耐心听下去，不一会儿便吹起小调来，可怜那位画家专心致志地解答，连口哨声都没听见。

弗蓝次耳语：“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吹口哨吗？”

她大声说：“我不喜欢谈论政治。”

他们这一圈确实有两个人站在那里讨论即将开始的法国大选，自觉有责任引导活动的安妮，问那两个人是否打算去罗西尼歌剧院，一个意大利歌舞团下周将在日内与演出，与此同时，迈克却在细究绘画艺术中深奥的细节。弗蓝次为自己的和女儿感到羞耻，为了让她安分点，他宣称安妮每次看歌舞都索然无趣牢骚满腹。

“坏蛋”安妮毫不客气地给了她父亲一拳：“我迷恋台下那位男高音明星，他真太标致了。”

弗蓝次无法原谅女儿与母亲的酷似同样二分之一的血缘，在女儿身上却一点儿也找不出他的影子。对此他一直无能为力。很多次地听到她母亲也宣布爱上了这个或那个画家，歌手，作家，政治家，有一次甚至爱上了一位自行车赛手。当然，这只是鸡尾酒宴上的闲话趣谈，然而这一切却无可求药地让他联想起离婚之前她那雷同的话语。

正在这时，莎冰娜进来了，安妮继续谈着罗西尼时，科劳迪走了过去。两个人的对话吸引着弗蓝次全身心的注意力。几句寒暄客套之后，科劳迪捻着莎冰娜脖子上的陶瓷垂饰大声说：“什么东西？多丑啊！”

弗蓝次吓下了一跳，虽然他明了妻子这样说并无恶意，她只是习惯于用否定对方的方式来开始彼此的友谊。果然科劳迪接下来便回以沙哑大笑声。

“是我亲自做的。”莎冰娜说。

“这垂饰真丑。真的！”科劳迪没有放低自己的声音：“它不



配你。”

弗蓝次知道妻子并不在意垂饰的丑与美，一件东西她的美丑全随心而论。她朋友戴的垂饰预定就是美的，即使她发现的确很丑，也不会说。长久以来，吹吹拍拍已成为她的第二天性。

缘何他会贬低莎冰娜自制的垂饰呢？

弗蓝次恍然大悟，科劳迪的宣称是表明相对莎冰娜而言自己的资本足够。

或者更准确些说：她这么说是要让人们明白，她有本钱说莎冰娜的垂饰丑。

去年画展的不是特别成功使莎冰娜的光临不怎么受瞩目和重视。然而莎冰娜却有种种理由重视科劳迪的画廊，只是她的行为尚未证实这一点。

弗蓝次已经明白无误，科劳迪正是在抓紧切机会向世人展现她与莎冰娜到底是谁才更胜一筹。

### 误解小词典（末篇）

〔阿姆斯特丹的古教堂〕

街道的这一边是挨挨挤挤的房屋，第一楼的橱窗后面，所有的妓女都有一间小屋与舒适豪华的夹垫大椅，她们身着仅可勉强遮羞的衣物在窗边摆姿弄首，令人生厌。

街道的另一边是建于十四世纪的巨大哥特式大教堂。

妓女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之间，弥漫着刺鼻的尿臭的街道就如同一条天然分界的河流。

老教堂里面，所有残留的哥特式风格只有又高又光的白墙，还有柱子、拱顶和窗户。没有任何装饰性的图画和塑像，教堂显现令人不可思议的空旷，只有正中心的地方，稀疏地放置了几排给牧师们坐的椅子，围着一堵可供教长站立的小墩墙。椅子后面是为那些有钱自由民而设置的小厢房以及栅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来，椅子和厢房一直就设置在那里，体现出的不和谐显然是对考究的奇特式建筑的蔑视。几个世纪前，加尔文教派的信仰把这座大教堂变成了一个顶棚，仅存的作用就是遮风避雨。

弗蓝次被它迷住了：历史的伟大进军曾经怎样穿过这巨大的殿堂！

莎冰娜想起波希米亚所有城堡是怎样收归国有，变成了劳工训练地、养老院，甚至牛棚，在她记忆中有一座城棚被改造的牛棚：洁白的粉墙上如今满目疮痍地钉满钉子，系着铁丝的牛渴望着外面的自由生活。

“正是它的空旷使我神往，”弗蓝次说，“人们收起了祭坛、塑像、图画、椅子、地毯和圣经，在那一刻，得到了欢乐和安慰。他们毫不犹豫地抹煞一切，你不能想象海格立斯的扫帚怎样清扫这大教堂吗？”穷人不得不站着，而富人占有包厢，莎冰娜面对那些包厢叹道：“但同样的对美的仇视拉近了企业家和讨饭者之间的距离。”

“什么是美呢？”弗蓝次发现自己正站在最近一次画廊预展时的妻子一边。在不知不觉间与她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之上，认同了文词和言论的无穷虚幻，还有文化的虚幻，艺术的虚幻。

呆在学生队里劳动的时候，高音喇叭中无休止的乐曲让她寝食不安，倍受伤害。一个星期天，她借来一部摩托，朝山上开去。驶入了一座无人知晓的小山庄，她把摩托靠教堂放好，往教堂里面走去。一群人恰在做礼拜。当局对宗教的压制使大多数人告别了教堂，仅有那些视上帝与死亡高于政府的老人们仍然坚持地保留着教堂的圣事，坚守着教堂中的长凳。神父歌咏般地诵读祷文，人们跟着他齐声重复。祈祷便是音节的重复出现，如同濒临死亡者对生世的留恋忘返。她在最后一排凳子上坐下，合上双眼聆听祷词的曲调，又睁开眼，打量上方那蓝色拱顶上嵌着的金色大星星。她步入了一个全新神奇的世界。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她在这个乡村教堂无意遇到的东西不是上帝，而是美。她清楚美的本身抛离了教堂与连祷的实体，而是存在于声音的和谐清新之中。她突然觉得这些人是美的，他们如同一个叛逆的世界，是一种神秘的新发现。

从那时起，她就坦言：美实质上是叛逆的。我们碰到它，只能在其迫害者俯瞰着它的某个地方。美就藏在当局制造的游行场景之后，我们必须背叛这一景观，才能从其后挖掘出美来。

“这是我首次发现教堂的吸引力。”弗蓝次说。无论新教还是禁欲主义都未曾使他如此热情。这是另外一种东西，具有极强的纯个人性质，以至于他从不敢同莎冰娜讨论，他想，他听到了一种声音，要他抓住海格立斯的扫把，将科劳迪的预展，安妮的唱片以及所有的演讲、专题辩论会，所有无用的言语和无聊的文词统统扫地出门。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宏伟巨大的空阔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神奇的新发现象征着他自身力量的释放。

〔力量〕

一次，他们在某家旅馆里做爱，莎冰娜抚着弗蓝次的手臂说：“你的肌肉如此健美，真令人难以置信。”

弗蓝次陶醉在莎冰娜的赞美声中，从床上爬起来坐着，用一条腿钩住一张很重的橡木椅子，轻轻地把它挑在空中，“知道吗，我曾经赢得过拳击比赛。我以此担保，一生一世我都是你的保护者，任何情形下你都用不着害怕。”

他用手把椅子举过头，莎冰娜说：“知道你这么强壮，真好。”

但她内心中自语，弗蓝次的强壮永远无法呈现在爱他所爱的人的过程中。在她们面前，他显得如此温文尔雅，甚至可以说是软弱。弗蓝次的软弱也可以称为美德。他从不向莎冰娜下指示，难以想像他可以如拓马思那样命令她，要她躺在镜子旁边的地上以及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他并非不好色，只是缺乏下达命令的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量。然而缺乏了暴力的刺激，相爱的生理过程便永远无法达到极至。

莎冰娜看着弗蓝次举着椅子在屋子里走过。象看到一个使她震惊的怪物，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悲哀。

弗蓝次把椅子搬到面对莎冰娜的地方，坐下来：“我当然喜欢强壮，但在日内瓦，这些肌肉对我有什么好处？它们像装饰品，一如孔雀的羽毛。我一生还没有同人打过架哩。”

莎冰娜的思绪又开始弥漫：如果有男人对她颐指气使，倍加控制，她又能忍耐多久？不到五分钟！从这儿得出结论，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没有人适合她。

“为何不将你的强壮加诸在我身上？”她问。

“爱就意味着解除强力，”弗蓝次温柔地说。莎冰娜明白了两点：弗蓝次的话立于高尚，二、弗蓝次的高尚充分悖离了她对他的爱，他永远失去了被她爱的资格。

〔在真实中生存〕

卡夫卡曾在日记或是信件中提到这样一句，在真实中生存，弗蓝次记不清这话的出处，但这句话强烈地感染了他。何谓在真实中生存？我们很容易从反面得到答案。意思是不撒谎，不隐瞒，而且不伪饰。但邂逅莎冰娜的那一时便注定了他将终日与谎言为伍。他跟妻子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阿姆斯特丹会议，马德里讲学，他不敢与莎冰娜并肩步行于日内瓦的大街。他还欣赏谎言与躲藏：它们刺激了他体内控制叛逆的细胞，使他的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刺激，兴奋感十足。

莎冰娜认为，生活在真实之中，既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对别人撒谎，除非脱离了周遭的人群。在有人睁眼盯住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在我们迫不得已只能让那只眼睛盯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真实的举动。公众的概念的存在和深入人心把我们逼入了谎言之中。莎冰娜对文学不以为然，文学作者老是泄漏他们自己或他们

朋友的种种内心隐秘。莎冰娜以为，一个放弃了个人隐私的人就等于丧失了一切，而一个自由而且愿放弃它的人必是一个魔鬼。于是这份坚定的理念支持着莎冰娜生活在众多的恋爱秘密之中并游刃有余。相反，这样做才在得以生活在真实之中。

在弗蓝次这一方面，他明确把个人生活与公众生活分成两个领域是一切谎言之源：同一个人在个人生活与公众生活之中展现的是人性的对立面。对他而言，生活在真实之中就意味着推翻私生活与公开生活之间的障碍。他喜欢引用安德鲁·勃勒东的话，惬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公开所有的秘密而直面众生。

当他听到妻子对莎冰娜说：“那垂饰真丑”，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活在谎言中了，站出来维护莎冰娜是他的义务，但他终究没有那么做，仅仅是害怕他们的地下情会被公之于众。

鸡尾酒宴的第二天，他计划与莎冰娜一起享受罗马周日的阳光。“那垂饰真丑”的话使他耿耿于怀，从而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科劳迪。她的侵犯——无懈可击，劲头十足——把二三十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负给卸了下来。回过头来，他品味并体受到阿姆斯特丹大教堂的空白带给他的心灵澄明，对他的召唤，这一切带来的狂喜无以言表。

他收拾自己的睡袋。科劳迪进来了，谈论着晚会上的客人，对晚会上客人们的观点大加评论，抑或赞同，抑或不屑。

弗蓝次看了她很久，说：“罗马根本就没什么会议。”

她还没有看出问题：“那你干嘛要去？”

我和她幽会有九个月了，”他说，“我不想在日内瓦同她聚会，所以有这么多旅行。我想，现在是公开实情的时候了？”

既已鼓足勇气开口，便抛掉了紧张，他背过身去，不忍看科劳迪神情中的绝望，他对科劳迪会绝望深信不疑。

停了一会儿，他听见她说：“是嘛，我想我是该知道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的语气如此镇定，弗蓝次不由自主地回过头来，她平静的脸找不出一丝震惊与慌乱，事实上倒很像一天前沙哑着嗓音同那一位妇人：“那垂饰真丑！”

她接着说：“在九个月的欺骗之后，你既然敢承认，那么你能否承认所有的一切，告诉我她是谁？”

他过去常常告诫自己，没有权利和必要伤害科劳迪，应该尊敬她身内的女人，可是那个女人却无踪可觅，换一句话来说，她脑海中母亲与妻子形象的相通点一再模糊。他的母亲，悲怆而受伤的母亲，他的母亲，穿着不相称的鞋，已经离玛丽耳·科劳迪而去——她也许没有，也许从来就不曾隐含在科劳迪的身体之内。这个事实使弗蓝次觉得难以接受，有一种被欺骗的愤怒。

“我已没有必要瞒你。”他说。

如果说他的不忠尚不足以伤害她的话，他断定挑明她的对手会使她不舒服的。他迎上她的眼光，说出莎冰娜的名字。

一会儿后，他到机场与莎冰娜相会，随着飞机向高空升去，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轻。他终于可以对自己说出，经历九个月之后，生活终于向他敞开了真实之门。

莎冰娜似乎感到弗蓝次撬开了他们隐私的大门，似乎瞥见了在日内瓦认识的一颗颗脑袋：科劳迪，安妮，画家迈克，握着手指头的雕刻家。现在，不管她愿意与否，她成了她毫无兴趣的一位妇人的对手，弗蓝次会与妻子离婚，而他务必在她那找奶头。强壮有力的弗蓝次在交合的时候，象一头巨大的幼狗在吮吸她的奶汁，他也真的含着她的奶头如同在吮吸！一想到他下身是个成熟的男人而上身却是个吮奶的婴孩，她便被一种强烈的厌恶的情绪所包围，感到自己在引诱一个婴孩儿，不！她厌倦透了身体上喘息的这个身躯，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乳头交给他。一条母狗和一只小狗，今天的交合将为他们的交往划上句号，不可更改的句号。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她当然知道，她对弗蓝次是不公正的，弗蓝次是她所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聪明，能理解她的画，英武而且善良，然而这种念头越深入她心，另一念头——讽刺他的智慧，抹杀他的好心以及摧垮他的体力，就越坚定清晰。

那天晚上，她在与他做爱时付出了多出以往数倍的热情，她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她干得恍恍惚惚神游万里。她再次听到背叛的金色号角在远远地召唤她，结束之前的疯狂让她无法抑制地投入全身心去追寻那即将到来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境地，为自己伟大的放弃而激动到近于疯狂。她给了弗蓝次从未有过的疯狂而放纵的爱。

弗蓝次躺在她身上流下了热泪。他自以为理解了。莎冰娜在吃饭的过程中未发一言，如今却用行动明确地为他作出了回答。她已清楚表明将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欢欣，还有她的激情，她的赞同，她的欲望。

他感到自己犹如一位驰入辉煌太空的骑士，挣脱了妻女家庭的束缚，那些已被海格立斯的扫帚扫得一干二净，那辉煌真空将填入他的爱。

床上的两个人都踩在对方的肩上，憧憬着自己的期望。他们都沉醉于将解脱他们的背叛之中。弗蓝次骑着莎冰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莎冰娜骑着弗蓝次背叛了弗蓝次本人。

二十年了，他一直在妻子身上发现母亲的影子——可怜，弱小，需要他的帮助。这种幻觉深藏在他的心灵幽处，使他两天来一直无法使自己摆脱这个念头，返家的路上他心中隐隐透出不安，害怕玛丽耳·科劳迪会因为承受不住这个打击而彻底倒下去。他偷偷打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站在那儿听了一阵：是的，她在家。他在她的门口停驻了一段时间，打开门走进去，准备礼节性地对她打个招呼。

“是吗？”她讥讽地眼皮向上一翻，惊叫道：“呵，居然是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到这儿来啦？”

他想说（他倒是真的怔住了），“我还能到哪儿去”，然而他只是努动几下嘴唇，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们直说好了，怎么样？你立刻搬到她那里去，我毫无异议。”

他去罗马那天承认自己与莎冰娜的事，当时尚无明确的行动计划。他希望返家后尽可能友好地和妻子讨论这件事，尽可能少伤害她。然而科劳迪的平静而冷酷的态度实在出乎他的意料而使他乱了阵脚。

虽然这样没费什么事，但他禁不住感到沮丧。他一辈子都怕伤害她，自觉遵守着一夫一妻制的无效纪律，而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知道他为其坚守的一切都显得那样多余和可笑，然而这种无谓的坚持，使他的生命缺少了多少瑰丽的色彩！

下午上完课，他直接由大学去莎冰娜那儿，决定问她可否去她那里过夜，一按门铃才知没人。他在对门的酒吧与她家门前往返了好几回，表情和内心都十分尴尬。

夜晚来临了，他不知道去哪里，他这一辈子都是与科劳迪共用一张床。如今科劳迪的床上已无他的容身之处。当然，可以睡在隔壁房里的沙发上。然而那样岂不是要舍掉一切的尊严吗？他毕竟希望与她保持友谊啊！跟她同床共枕的缘分业已结束，他甚至能听到嘲弄地问他干嘛不去找莎冰娜的床铺，他不得不在一家旅馆中过了一夜。

第二天，他早晨、中午、晚上都去按莎冰娜家的门铃。

又过了一天，他向莎冰娜的看房人打听，那人一无所知，只说让他去找房主。他给房主打了电话，得到了莎冰娜两天前便已告辞离开的消息。

以后的几天，他准时到那儿报到，希望发现莎冰娜的身影。这一天他发现门开了，三个穿工作服的人把家具与画装进一部停



在外面的汽车里。

他立即抓住这一仅有的线索询问他们要将室内的东西搬去哪里。

他们马上说，曾受严格嘱托而不可泄漏去向。

他差不多要收买他们以求获得秘密地址，然而却被突如其来的软弱击倒，感到自己在排山倒海的悲伤下濒临崩溃。他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与莎冰娜首次见面他便知道以后将发生什么，一些都在预料与注定之中，他无力回天。

他在老街上找了一套小房子，乘妻子和女儿不在家时回家去取了衣物和大多数必备的书籍，细心地留下了一切科劳迪喜欢的东西。

一天，他从酒吧的窗子里看到她，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友眉飞色舞地大声谈笑着。擅长做鬼脸的天赋使她脸上留下许多长长的皱折，弗蓝次老觉得她是在谈论他，她肯定知道了，弗蓝次决定与莎冰娜一道生活的时候，莎冰娜却在日内瓦消失，这该是个多么滑稽的故事啊！他毫不奇怪妻子朋友们把他当作笑柄。

他回到自己的新公寓，这儿每个钟头都能听到圣西罗的钟声。他发现百货公司已把他买的新书桌送来了，立刻忘记了科劳迪及其朋友们，甚至一时忘了莎冰娜。他在书桌前坐下来，很满意这张桌子是自己精心挑的。二十年来他的一切都被科劳迪管着，他身边没有一件家具是他自己挑选的。终于，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自立了。第二天他又请来一个木匠做书柜，花了几天时间设计式样，选定摆书柜的地方。

就某一点来说，他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并不特别难过，与他想象中的相比较，莎冰娜的物化存在已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她在他的一生中她所留下的灿烂而神奇的足迹，没有人可以抹去。她从他的视界里消失之前，塞给了他那把洛格立斯的扫帚。他用它扫去了生活中自己所蔑视的一切事物。一种突然的庆幸，一阵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乱的欣喜，还有自由和新生带来的欢乐，都是她留下的馈赠。

事实上，在虚幼与现实的抉择上，他总是倾向前者，如他感到去参加游行示威比给满堂学生上课更好（我已经指出，前者不过是表演与梦想）。看不见的女神莎冰娜，比陪他周游世界和他总怕失去的莎冰娜更能使他幸福。他万万想不到是她给了他男人自立的自由，这种自由成了诱人的光环。就连他的一个学生也爱上了他，这使他在女人的心中变得更有魅力了。

于是，他的生活背景在一段短得惊人的时间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不久前他还与佣人、女儿、妻子住在宽敞的中上阶层富宅里，现在却住在老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几乎每个晚上，那位年轻的学生兼情人都来陪他。他们的情爱不再与环游世界相关。他能在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床上与她做爱！占领旁边桌子的都是他自己的所有物：书与烟灰缸。

她是个朴素的孩子，并不很漂亮。但她用弗蓝次近来崇拜莎冰娜的方式来崇拜弗蓝次。他觉得没什么不快。虽然可能会略感不适应莎冰娜被一位不谙世事的女学生取代，但他天生的美德驱使他务必去爱护她。把自己不曾真正倾泻过的父爱加倍地赐给她——至于他自己的女儿安妮，倒不如说是全然是又一个科劳迪。

一天，他去见妻子，告诉对方他再婚的打算。

玛丽耳·科劳迪摇了摇头。

“离婚对你来说根本无所谓！你不会有任何损失。我不要屋中的任何一件东西，所有的钱也都留给你。”

“我不在乎财产。”她说。

“你在乎什么？”

“爱情。”她笑了。

“爱情？”弗蓝次惊讶地问。

“爱情是一场战斗，”科劳迪保持着微笑，“我会坚持下去，直到亲见胜利。”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爱情是战斗？好，但是我一点儿不想打。”说完，他转身走了。

莎冰娜选择巴黎作为生活了四年的日内瓦的取代地，但是一直与快乐无缘。如果问她感受到了什么，她总是很难找到语言来回答。

我们想表达我们生命中某种戏剧情境时，就要借助有关的比喻。当有些事情困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或是迎难而上，或是被它压倒。我们的奋斗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那么莎冰娜呢？——她感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她选择离开的唯一理由只是她想要这样。他迫害她啦？试图报复她吗？没有，统治她一生的主旋律不是重而是轻，是难以在生命中感受的轻盈。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然而任何一条路都有终点，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然而如若上述的一切都一起失去，背叛便因失去了目标而变得毫无意义。

莎冰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

我们不能责备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怎么能够呢？很少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他人生的每一步追寻的是什么。一个姑娘渴望结婚渴望别的什么但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一个小伙子追求名誉却不懂得名誉为何物。我们持续着行动，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要达到什么切实的目的。莎冰娜对于隐藏自己背叛欲念后的目的无所察觉，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使她的目的突显出来。她离开日内瓦，同时却步近了她的目的。

到巴黎三年后，一封来自布拉格的信带来了她亲密朋友的消息。这封信出自拓马思之子的手。他居然能打听到她，找到她的地址，而且现在给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写信。信中道出了拓马思与塔莉莎的死亡消息。前几年，他们一直住在村子里，拓马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了集体农庄的司机。他们不时开车到邻镇去，在一家廉价小旅店过夜。必经的那条路蜿蜒曲折，穿过了好几座起伏连绵的山。有一次他们在突然加速时撞坏了车，翻到陡峭的山坡下，摔成了肉酱。据处理事故的警察透露，汽车的刹车已老化无法使用。

她不能忘掉这消息，它斩断了她与过往的所有联系。

按照老习惯，她决定去墓地走走，在那里澄静一下自己的心灵。蒙塔里墓地是最近的，那里的坟墓上都是些小房子、小教堂。莎冰娜一直想了解这些假的宫殿对于过世的亡灵们还有什么意义。墓地是正在的虚无化为石头。墓地的城民未能增强对死亡的敏感。甚至丝毫不比他们在世时清楚。他们的墓碑展示着身价，那里没有父亲、兄弟、儿子、祖母，只有与他们的社会生活所密切相关的一些名词、名字与头衔。甚至一位邮政职员也夸耀他的职业选择，他的社会意义——他的高贵地位。

沿着一排坟墓走去，她发现一群参加下葬仪式的人群。丧事主持人把满抱鲜花逐一分发给送葬者，也给了莎冰娜一朵。她加入了那一行人，在墓碑间穿行了许久，才来到了墓穴，缓缓放下那沉沉的墓碑。她俯身向下望去，墓穴具有相当的深度，下葬的花朵在空中作了长途旅行后最终落到灵柩上，伴着离世者一起在地底深处长眠。在波希米亚，墓穴没有这么深，巴黎的墓穴深些正如巴黎的房子也比波希米亚的高。突然一块冰凉的石头使她触目惊心，感到透骨的寒意向她袭来，于是仓惶地逃离了那里回家去。

她整整一天都想着那石头，为什么那石头会把她吓成这个样子？

她回答自己：那些石头占领了坟地，死人便永远不得翻身了。

死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翻身走出的！那么为什么不用柔软的泥土取代这硬邦邦的石头呢？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不同之处在于：如果坟上盖着石头，则意味我们不要死人回来，沉重的石头告诉死者：“呆在你那儿吧？”

这使莎冰娜想起了父亲的坟墓。在那座坟墓之上覆满了花朵，还有一颗枫树用它的根部为父亲开辟了一条与尘世连接的道路。如果她父亲是用石头盖着，她就再也无法与死去的他交谈，那些通过叶语与她进行的交流将不复存在。

拓马思与塔莉莎夫妇的墓地上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她无法抑制自己想起他们好几次开车去邻镇，在一家廉价的旅店里过夜。信中的这一段吸引了她的视线，仅仅这一段，便说明他们比她快乐。她又一次把拓马思当作自己的一幅画来构想：画的前景是唐·璜一位幼稚画家所作的浮华外景，穿过外景的裂缝看去，却是特里斯丹。他死亡的时候象足了特里斯丹而不是唐·璜。莎冰娜的父亲与母亲是死于同一个星期，拓马思与塔莉莎是死于同一秒。莎冰娜突然想念起弗蓝次来。

她那时跟他说起墓地里的散步。他丝毫没有掩饰他的厌恶之情，直称墓地不过是石头与尸骨的合成物。他们之间的误解鸿沟便随即展开。直到她到蒙塔斯墓地，她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她为自己待他那样不耐心而遗憾。如果他们给彼此多一些时间，两个人会逐渐地磨合，错位的表达也将怯怯地阐明同一个含意。那么，一支旋律就会渐渐融入另一支旋律。然而，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是的，太晚了。何况莎冰娜知道巴黎并不是她的久留之地，她应离开、再离开，越远越好。如果她死在这里，他们会用石头盖在她身上。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来说，一直去致力想象人生的终点是可怜而可悲的一种场景。

弗蓝次所有的朋友都知道科劳迪，也知道那位戴大号眼镜的姑娘，但没有人知道莎冰娜。一直以来，弗蓝次都误以为科劳迪将自己与莎冰娜的关系作为与朋友间谈笑的素材。事实上是他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略了莎冰娜的美丽，没有女人愿意把自己在拜一个漂亮女人下风的事情宣扬出去。

弗蓝次如此害怕私情败露，因此从未向莎冰娜要过一张她的油画、草图，甚至一张她的快照。结果，她没留下任何痕迹地从他生活里消失了，他们共度的一段美的时光随莎冰娜的离去而逝去，了无踪迹。

这只能更使他决心保留对她的忠诚。

有时候，他与那姑娘一起呆在他的屋里，她会目光离开书本，疑惑地瞥他一眼：“你在想什么？”

弗蓝次一边支吾各种各样的理由，一面全心全意地怀念莎冰娜。

不论他什么时候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姑娘都是第一个读完，与他作些讨论。而他心里想的却是莎冰娜会对他怎么说。他的生活仍旧是以莎冰娜为中心，以她喜爱的方式对待身边的每一件事。

他绝不做任何事情来伤害那位戴眼镜的学生情妇，因此这种不忠的绝对纯真形式，对弗蓝次来说是特别合适。他培养着对莎冰娜的狂热崇拜。崇拜的方式如同于崇拜的忠诚信仰而非爱情的狂热。

的确，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是莎冰娜将那位姑娘送到了他的身边。在他的人之爱和神之爱两者中间，没有争执与裂痕。如果他的神之爱（基于神学理由）必定含有一剂不可解说，不可理喻的烈药（我们只须回忆一下那本误解词典和一系列满含错位表达的词汇！）他的人之爱却是以全然真实的理解为基石的。

学生情妇比莎冰娜年轻得多，生命的乐曲简直还只有个轮廓。弗蓝次主宰着她的生命乐章，她为此感到荣幸。音乐现在是使她沉醉的狂欢节。他们常常一起去跳舞。相互坦诚以对，没什么秘密可言。他们与朋友、同事、学生以及陌生人交往，高兴与

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他们的足迹遍布附近的各座小山。弗蓝次会弯下腰来，让姑娘跳到他背上。他走过草地时又会使她跳下来。他会用最高的音量，给她读一首小时候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德国长诗。在他面前姑娘总是笑逐颜开，对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惟一使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对俄国人占领国家的奇怪同情。一个纪念入侵的日子里，他出席了一个由日内瓦的捷克人组织的纪念性集会。来的人很少，那位发言人装模作样地晃动着灰头发。发言稿冗长而无味，使场内本已稀稀落落的几个热心人都倍觉乏味。他的法语语法正确却带有很重的外国腔。他出于强调，不时举起食指，像是在威胁听众。

眼镜姑娘怎样也无法将自己的注意力和兴趣调动起来，弗蓝次却一直在展现微笑。他越是看着那可爱的灰头发和那令人倾慕的食指，他就越把那人看成一个秘密信使，一个只于他与女神之间的上天使臣。他闭上眼浮想着。如同当年在十五个欧洲城市和一个美国城市的旅馆中，他在莎冰娜身上闭目微笑 M 他现在也闭上眼睛。

## 灵肉之约

塔莉莎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早晨一点半了。她进了浴室，穿上睡衣，在拓马思身边躺下来。他睡着了，她俯身与他亲近，却发现有一种异味横插在他们二人之间，又吸了一口气，结果相同。她像一条狗上上下下嗅了个遍才确定异物是什么：一种女人下体的气味。

六点的时候，闹铃宣告了一天之中卡列宁最期盼时刻的到来。它总在他们之前醒来，但不敢把他们搅扰，耐心地等待闹钟的铃声，等待铃声赐给它权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脚踩他们以及用鼻子拱他们。他们也曾试图将它赶下床去，但每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在捍卫自己权力的坚持上，卡列宁显得都坚韧。塔莉莎后来也明白了，她的确也乐意由卡列宁把她带进新的一天。对它来说，醒过来绝对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感触到尘世间的真实体验。它总是显露出一种天真纯朴的惊异以及诚心诚意的欢喜，而对于她来讲，醒来总伴随着对美梦的眷念。醒来时总有一种闭合双眼以阻挡白昼到来的愿望。

现在，它立在门厅口凝视着衣帽架，那里挂着它的皮带和项圈。她给它套上项圈系好皮带，与它共同去买东西。她购物的内容通常是一成不变的：牛奶、黄油、面包以及它的面包圈。它贴在她身边跑着，嘴里叼着面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后洋洋自得为之四顾。

到家之后它便叼着面包圈和拓马思玩一场夺食的游戏，互相追逐一番才开始美餐。

这一次，它白白地等候着这一套早晨的仪礼。拓马思一直专注于他面前的一台袖珍晶体管收音机。

这是一个有关捷克移民的节目，一段剪辑是私人对话，是由



一个打入移民内部又荣归布拉格的特种工作者提供的。都是些无意义的瞎扯，夹杂着一些攻击占领当局的粗话，不时还能听到某位移民骂另一位是低能儿或者骗子。可是这些还不关键。它不仅证明移民在说苏联的坏话（这已经不会使任何捷克人惊讶不安），而且将他们互相的粗鲁漫骂暴了光。人们平常可以总说脏话，但打开收音机听到某位众所周知令人肃然的角色在每句话里也夹一个“他娘的”，他们毕竟大为失望。

“都是从普洛卡开的头”拓马思说。

普洛卡是位四十岁的捷克小说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开批评时政。后来他在“布拉格之春”中崭露头角。把那场随着入侵而告结束的共产主义自由化搞得轰轰烈烈，入侵后不久，报界发起了一场攻击他的运动，然而人们对他的热爱之情却随着政府对他的玷污而愈演愈烈。后来（确切地说是1970年），电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两年前的私人谈话（即1968年春）他们对那间屋子有窃听器之事毫无觉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普洛卡喜欢用夸张、过激的话与朋友逗乐，而现在这些过激的话成了每周电台的连续节目。警察们为了制造这个节目而费尽心机向人们强调普洛卡取笑朋友们的插科打诨——比如说，对杜切克。挖苦朋友是人们所喜爱的消遣方式，但现在与其说他们被十分可恶的秘密警察吓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被他们十分喜爱的普洛卡给惊呆了。

拓马思关了收音机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将秘密警察动用以录制电台节目绝对是布拉格的首例，极具创新精神。”

“我倒知道一个先例，”塔莉莎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为了保守秘密，我把它藏在自以为极为妥当顶楼。没想到这一切均在妈妈的掌握之中。在某次午餐后，妈妈突然掏出一个本子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总让她躺在床上，自己独自去吃早饭，但是她不愿意。拓马思工作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而她工作则从下午四点到半夜。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饭，两人一块谈话的时间便只有星期天，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宁可早起，哪怕再睡回笼觉，为的只是跟他一起呆几分钟。

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点钟她得去佐芬岛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众人向往之地。但只能容纳少许人，若非动用各种可调动的关系是不能轻易进去的。谢天谢地，拓马思从前一个病人的朋友是一位 1968 年后从大学迁来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纳。于是，拓马思拜托那病人，那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每周便可轻易地等到一张票了。

她走着去的，与其与车上那些毫不相干的人挤成一团，互相拉拉扯扯，骂骂嚷嚷，她宁可多花一点儿时间和体力，步行前往。

天下着毛毛细雨，人们撑开伞遮住脑袋匆匆走着，一下子，圆拱形的伞篷互相碰撞，街上拥挤起来。塔莉莎面前男人都将伞高举让她先走，女人们却不肯相让，人人都高傲地昂着头，认为相让的理所当然的是对方。这种雨伞的会集是一场力量的考验。塔莉莎开始保持着良好的礼节和教养为别人让路，然而不久便发现这不起丝毫效果，没有人领情，她也加入这冲撞的行列。没有人说“对不起”，大多数时候人都不发一言，尽管有一两次她也听到有人骂“肥猪”，或“操你娘！”

老少娘们儿都用伞武装起来了，年轻一些更像铁甲武士，塔莉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那些穿着性感前卫的姑娘挑逗着那些饥渴的入侵者。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为自己登上了某个科幻小说家创造出来的星球，绝色女郎用美丽的长腿表示着蔑视，这是入侵者们从前想都未曾想到过的。

她给那些以坦克作背景的年轻姑娘拍过许多照片。她对她们

的崇敬与喜爱达到顶点。而现在这些同样的姑娘却在与她撞击，恶意昭昭。一致对外的顽强精神现今被用来进行内部对抗，只为冲开每一把碍事挡路的雨伞。

她来到古城广场。这里有蒂里教堂严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的不规则长方形，以及巴洛克式的建筑。古城的市政厅建于十四世纪，曾显赫一时地矗立在广场一角，现在却一片废墟已有二十七年，华沙，德累斯顿、柏林、科隆以及布达佩斯，在第二次大战中都留下了可怕的伤痕。然而那里的居民都借着他们不懈努力使得历史得以改写，家园得以重建。布拉格的人民对那些城市的人民怀着一种既尊敬又自卑的复杂心理。古城市政厅旧址标志了战争对这个城市的伤害和破坏。他们决定保留这片废墟，是为了使波兰人或德国人无法指责他们比其他民族少受了苦难。面对着这片光荣和宝贵的战争遗留物，立着一座钢筋水泥的检阅台，以供示威集合使用，或在过去以至将来便于共产党召集布拉格的群众。

看着古城市政厅的残迹，塔莉莎突然想起了母亲特殊的，不合常理的渴望和行为：将别人家中的疮痍灾难和悲惨境遇全数揭示到全世界的面前。最近的一切都使她想起母亲。她逃离出来已逾七年母亲的世界似乎又卷土重来，前后左右把她团团围住。正是这种难以解释的情形使她在那日突然向拓马思谈起了日记被母亲偷看的插曲。当一种茶余饭后的私下交谈都拿到电台广播时，这说明什么呢？世界无疑自此失去了正常秩序，蜕变成了一座集中营。

几乎从孩提时代起塔莉莎就用这个词来表达对家庭生活的感觉。集中营是一个人们常常日夜挤在一堆的世界。粗野与强暴倒只是第二特征（而且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集中营里完全没有私人隐秘可言。

普洛卡就住在集中营里，因此不能有私生活的掩体供他酒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与朋友闲谈（他致命的错误在于自己毫无所知！）那些与母亲共度的日子里，塔莉莎也像是在集中营，她几乎从小就知道集中营。既不特别异常也不令人吃惊，只是自然而然地存于那里，我们在给定的这里出生，要逃离也须以非常的毅力付出不小的代价。

女人们坐在排列成梯形的长凳上，彼此间空隙太小以致难免相互磕磕碰碰。塔莉莎旁边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一个劲出汗，有十分漂亮的脸蛋，从双肩垂下一对大得难以置信的奶子，身子稍一动，它们就晃荡个不停。当那位女人起身的时候，塔莉莎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她那与奶子如出一辙的臀部，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它们与那张漂亮脸蛋同属一个人。

也许这个女人也常常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塔莉莎从小就想从那里窥视自己的灵魂。她也一定期望能从镜中的躯体里映射灵魂。不过，这挂着四个皮囊的躯壳反射出来的灵魂，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美好可人。

塔莉莎起身将自己冲净，走出浴室的门。天还下着毛毛细雨。她站在瓦塔瓦河面一块啪啪作响的甲板上，一块几英尺的高木板，让自己逃避了城市的眼睛。奔腾起伏的江面上映现出刚才女人的面容，在塔莉莎面前闪动。

女人似乎朝她微笑。她有精巧的鼻子，棕色的大眼睛和带孩子气的眼波。

她下楼的时候，苗条的身貌让路给两套颤抖着的大皮囊，还有皮囊左右两边甩出的一颗颗冰凉水珠。

塔莉莎进门拿起衣物，又一次在大镜前驻足。

不，她的身体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胸前也没什么大皮囊。事实上，她的乳房很小，母亲就常常嘲笑她只有这样小的乳房。她一直对自己的小乳房感到忐忑不安，直到拓马思解救她了。大小倒无所谓，只是乳头周围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如果

她能主宰自己身上每个部分的发展趋向。她会选择那种不打眼的乳头，拱孤线上的乳头不要挺突，颜色也要同皮肤色混为一体。她想她的乳晕就像原始主义画家为客人画的色情画中的深红色大目标一样。瞧着自己，她试图想像，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长一毫米的话她会是个什么样子，她将如何才能与他人达成一致。

如果她身体的各个部分有的长大，有的缩小，那么塔莉莎在形态上便不再是现在的塔莉莎，然而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和改变么？

当然，即使塔莉莎完全没有了现在的模样，体内的灵魂将依然如故，而且会惊讶地注视着身体的每个变化。

那么塔莉莎的身体将陷入了一种没有凭依的完全空无，它似乎没有权利以塔莉莎自称，而塔莉莎这个名字便变得没有实体。

（塔莉莎从儿时起就思考着这些问题。的确，只有真正严肃的问题才是一个孩子能提出的问题，只有最孩子气的问题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孩子提出的问题常常因为其无解的特点而为人类的发展设置障碍。换句话说，正是这些无解的问题限制了人类发展的可能性，描划了人类生存的界线）

塔莉莎站在镜子前面迷惑不解，似乎不再熟悉自己的身体，身体变成了一个指定是她而非别人的异物。她对此厌恶。这个无力的身体成为拓马思生活中唯一的身体，它挫伤和欺骗了他。夜晚在其他女人下体气味的弥漫中度过。

她突然希望，能像辞退一个佣人那样来打发自己的身体，仅仅把灵魂留给拓马思，而将身体抛入到尘世间。表现得像其他女性身体一样，表现在男性身体旁边，这个身体既不能锁住拓马思，便是它永远的耻辱，战败者只应退避三舍。

她回到家，逼着自己站在厨房里随意吃了点午饭，已是三点半了。她给卡列宁套上皮带，走着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这家旅店的酒吧是继杂志社之后她的容身之所。那是她从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黎世回来后几个月的事了！她终究没能得到他们的原谅，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过朋友介绍来到这里，同事都是些同病相怜的人。暂时在这里避避风：会计是一位前神学教授，服务台里坐着一位大使（他在外国电视里抗议入侵）。

她总是无法停止担忧自己的腿。还在小镇餐馆里当女招待时，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员腿上都是静脉曲张，就吓坏了。长年累月的走、跑、站的生活是导致这一职业病的根本原因。但新工作没有那么多辛苦。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矿泉水拖出来，以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站在餐柜后面，给顾客上上酒，在餐柜旁边的小水槽里洗洗酒杯，卡列宁温顺地躺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她做这一切。

她结完账，将账目和现金结算好上交完毕，夜已经很深了。她去向那位值班的大使告别。服务台后面的门通向一间小屋，还有一张他可以打个盹的窄床，值班床所靠的墙上贴着他和一些不知道什么人的合影，还考究地镶着边儿。那些人冲着镜头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边上签写什么东西，有些照片附有亲笔签名。在醒目的位置上还有另一张照片：那是他自己与面带微笑的约翰·弗·肯尼迪。

这天晚上，塔莉莎走进这间屋子，发现他的交谈者并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这位一见塔莉莎，便警惕地收住了话头，显见是不太敢相信这位首次见面的陌生人。

“没关系，”大使说，“她是朋友，在她面前你不用掩饰什么，然后又对她说，“他儿子今天给判了五年。”

后来她才知道，在战争刚打响的时候，这老头的儿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监视着入侵特种兵部队的某所大楼，发现在这幢楼的附近有些捷克特务进进出出，便想办法查清了他们的车号和身份，把情报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电台和电视台，再由他们告之公众。在此期间，孩子与他的朋友曾彻底搜查过一个叛国贼。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孩子的父亲说：“这盘带子是唯一的罪证，在看到它之前，他拒绝承认任何事。”

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报纸的剪样：“这是从1968年的《时报》上剪下来的。”

照片的主体是人：一个小伙子掐着另一个的喉头，周围人群显在围观，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惩办勾结者。”

塔莉莎松了口气，那不是她拍的照片。

她带着卡列宁回家，穿行在夜幕笼罩下的布拉格，想着那些她拍坦克的日子，他们是多么天真，以为自己拍照是冒着性命为祖国而战，结果这些照片的唯一用途是把战友出卖给警察。

她一点半才到家，拓马思睡着了，头发散发出女人下体的气味。

什么是调情？调情就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同时又不让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换言之，调情便是允诺无确切保证的性交。

塔莉莎如今已把与那些要她斟酒的人之间的调情当作了家常便饭。她对那些潮水般涌来没完没了的奉承话、下流双关语、低级故事、谄媚要求、笑脸和挤眉弄眼……生气吗？一点儿也不，她一直试图在社会的最下层中出卖自己的身体，而且这种欲望已全然不可抑（那个她想驱逐到大千世界里的异物）。

拓马思一直试图说服她做爱和爱情是完全不相干的。她当时拒绝接受这一点，她渴望与这些不相干的男人上床一试，当然，是用那种调情的方式。

不要误会，塔莉莎并不是想要提供一种纯然的报复，只是希望为自己的混乱找条出路。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负担：看待事物太严肃，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剧，她难以将生活享受与爱情区别开来，于是全然享受不到放松的乐趣，现在她期望有人引领她走出这个不合时宜的误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某些女人来说，如果调情只是她们的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惯例，对塔莉莎而言，调情有课题性，具有研究意义。目的是告诉她，她的地位和作用，生存的意义。她把这一问题变得重要而严肃，使之失去了轻松，变得有逼迫感，变得费劲，力不胜任。她没能找到允诺与不保证之间的平衡支点（谁能保持平衡即说明他有调情的精湛技巧）；过分热情地允诺，却没表达清是在这个允诺背后，她所不愿提供的保证。换一句话说，她给每个人的印象就是她准备接受任何人。男人们感到已被允诺，一旦他们向她要求允诺兑现，却遭到强烈的反抗。他们对此的惟一解释只能是，她的缺乏诚意，充分表现出的狡诈过人。

一天，一个约摸十六岁的少年坐在柜前的凳子上，好生生的谈话中不时跳出一些挑逗字眼，如同画错了的线条，破坏画面的整体性却无可更改。

“你有一双那样的腿！”

“你的眼睛能看透木头嘛！”她回敬道。

“我在街上就看见你了。”他回答。这时有其他人叫她。等她忙完了，他要一杯白兰地。她摇了摇头。

“我十八岁了！”他抗议。

“那就拿出你的身份证来。”塔莉莎说。

“不！”少年回答。

“这样的话就不能要白兰地，来点儿别的吧！”

少年一言不发起身就走了，约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转回来，动作夸张地找了张凳子坐下，酒气熏天。“拿瓶饮料来！”他命令。

“怎么啦，你醉了！”塔莉莎说。

少年指着塔莉莎身后墙上挂的一块牌子：严禁供应未成年孩子酒精饮料，说：“你们的禁令不代表我从别处找不到酒！”

“你在哪儿喝醉的？”塔莉莎问。



“对门的酒吧。”他哈哈大笑，并重复了刚才的命令。

“你干嘛不在那儿喝？”

“因为我想看见你，我爱你。”

他的脸古怪地扭曲，让塔莉莎捉摸不透，他到底用意何在。或者他纯粹只是醉得不知自己在胡说什么。

她端来他叫的软饮料，回到别的顾客那里去了。“我爱你”这句话似乎倾尽了他全身所有的气力。他默默地喝光了饮料，把钱放在柜台上，避开塔莉莎的视线悄悄溜了出去。

他走了一会儿，一个秃顶的矮个子喝着他的第三杯伏特加说：“我相信你很清楚，那是个没成年的孩子，给他酒喝是犯法的。”

“我没给他酒，那是软饮料！”

“我看见你倒了什么！”

“你说什么？”

“再给我一杯伏特加，”秃头又加了一句，“我注意你好久了。”

“闭嘴！在漂亮的姑娘面前也不知检点？”一个高个头男人走近酒柜，见此情景插了进来。

“站一边去吧！”秃子叫道，“跟你有什么相干？”

“那我也问你一句，关你什么事？”高个头反驳。

待塔莉莎端上伏特加，秃子一饮而尽，付了钱，走了。

“真是感谢。”塔莉莎说。

“不用谢。”高个头说完也走了。

几天后，他又到酒吧来了，这次的相见便自然而然地亲密了许多，塔莉莎朝他笑笑：“再一次谢谢你，那秃顶家伙老是来这里，太讨厌了。”

“那就忘了他吧。”

“他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只是个醉鬼而已，忘了他。”

“好吧，既然你这样说。”

高个头直视她的眼睛：“你答应？”

“答应。”

“我喜欢听到你的许诺。”他仍然看着她的眼睛。

由此又开始了另一轮的调情：在不考虑可能性的前途之下，彼此勾引对方让其对性交产生可能性的憧憬。

“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怎么在布拉格最丑陋的地方工作？”

“你呢，你又怎么出现在这个最丑陋的地方？”

他告诉她，他就住在附近，是个工程师，下班回家顺路经过这里，那天的事情却是纯粹的巧合。

塔莉莎看着拓马思，没有看他的眼睛，而是看着比眼睛高三、四英寸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头发中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气味。

“拓马思，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知道抱怨是无济于事的，而且你是为了我回来的，我没有资格抱怨，没有必要嫉妒。我猜想自己只不过是强悍不够，受不了它。救救我吧！求你！”

他拥抱了她，把她带到他们以前经常散步的公园。在公园五彩的长凳中选了一张坐下来。

“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拓马思说：“我留心了一切，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去爬一爬培林山。”

“培林山？”她心头猛地一紧：“为什么？”

“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她一想到走就极度不安，感到前所未有的虚弱，连离开凳子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但在她对待拓马思的词典中没有违抗这个词，她强迫自己站了起来。

她回头看了看，见他仍然坐在凳子上，几乎是兴高采烈地笑了，只是用手势叫她继续。

来到培林山脚，那壮美的绿色山峦在布拉格中部拔地而起，

山中没有人迹。这使她吃惊且不安，她所见到的不像是喜欢到处转悠的布拉格入居住地旁边的风景区。但山里如此宁静，宁静的如此给人慰藉，以致她完全倾倒在它的怀抱中。她好像忘记自己的行程，几乎停下脚步，俯瞰脚下的塔楼等建筑，圣徒们舞着拳头，抬起石头的眼睛凝望云端，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最后，她爬上了山巅。在冰淇淋和纪念品的小摊子（它们从不曾营业）那边，呈现出一片广阔的草地，星星点点生着一些树。草地那边有人影晃动，塔莉莎放慢脚步走过去。那里一共六个，有的站着，有的悠闲地溜达，如同高尔夫球手在查看球场，选择最合用的球棒以便取胜。

现在她看清了他们，六个人中间有三位像她扮演的角色一样：惶惶不安，看来急于把什么问明白，又怕自讨没趣，于是聪明地不再开口，只是四下张望。

另外三个人流露出恩赐别人的仁慈宽厚，其中一位手里提着步枪，看清来者是谁后，礼貌地向她打招呼：“是啊，就是这里。”

她点头作答，仍感到极度惶恐。

那人又说：“要小心为妙，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

她本该很容易地说：“不，不！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她不能想象拓马思的失望表情，就此回去将怎样面对他？怎样道歉？于是她说：“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

拿枪的人又说：“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再追问这一点，我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很特殊，但一定要死者自愿。”

他古怪地盯了她一眼，她只好再一次向他证实：“不，不，不用担心，是我自己的选择。”

“那么你想第一个上吗？”他问。

她并不向往瞬间的死亡，便说：“不，不要，如果可能，我想作最后一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随你的便。”他向其他人走去。他的助手们都不带任何武器，只是将赴死者带过草地，陪伴他们走一程。草地广阔无际，一直向肉眼不可及的远方延展。等待死刑的人被允许自由选择一棵树，他们在每棵树前停住脚步，打量再三。有两位最终选择了梧桐树。第三位总是难以抉择，似乎他的死亡没有任一棵树可以支承。扶着他的助手和蔼而耐心地引导他，直到最后，他失去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在一棵繁茂的枫树下停下来。

助手们给他们蒙上眼睛。

于是，在茫然无际的草地上，站立着三位被蒙住眼睛的人，各自的背后矗立着一棵树。

拿枪的人瞄准目标开火了，没有什么声音，只有鸟儿在歌唱：原来枪上装了消声器，一切都保持着原样，只有枫树前的人缓缓倒下，如同电视画面精彩动作的慢速重放。拿枪的人原地不动，把枪移向另一个方向。第二个人静静地扭动了一下。一秒钟以后（拿枪的人只转了个方向），第三个人也无声息地倒下了。

一个助手朝塔莉莎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条深蓝色的眼罩。

她清楚对方要干什么，便摇摇头说：“不，让我看。”

但这不是她拒绝蒙眼的真正理由。她并没有那种英雄气质，决心盯得射手使其甘拜下风。她只是想让死亡来临的时间尽可能延后一些，一旦被蒙上眼睛，便意味着步向死亡难以复返了。

那人没有逼她，只是扶住她的手臂。他们走过开阔的草地时，塔莉莎无法选出一棵树。大家都耐心地等着她，然而她知道迟早她都必须作出选择。

她看见前面有棵开着花的栗树，塔莉莎就在它面前停住了脚步。靠着树干向上看去，看见了太阳下灿烂的叶片，还听到这座城市的声音，柔和而甜美，如同一流的小提琴手在演奏最轻柔的音乐。

那人举起了枪。塔莉莎感到自己的勇气都没有了，虚弱使她

绝望，她没有勇气战胜这种绝望。“但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她说。

对方立刻把枪放下，用温和的声音说：“既然不是你的选择，我们必须停止，这不是我们的权利。”

他说得很和善，象在对塔莉莎道歉，他们不能射杀一个自己没有选择死亡的人，他的和善让她最终崩塌了所有的勇气，她扶住树干，无助地哭泣。

她哭得全身都在颤抖，紧紧抱着那棵树，好像不是一棵树，而是她失散多年的父亲，一位她不曾见面的祖父，一位老祖父，一位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从时间隧道里重现，显现出一张粗糙的脸。

她转过头来，这时那三个人已消失在远方，就像高尔夫球手走过一片翠绿，拿枪的人像是握着一根球棒。

走下培林山，她老忘不了那个开枪杀她但最终没那样做的人。呵，她多么思念他，人们并没有全然让她失望，帮她的人还在却令人遗憾地不是她所寄望的拓马思，那个人反而将她送上死亡。

她越走近城市，就越想念那个拿枪的人，越怕拓马思，他绝不会原谅她的自食其言，绝不会原谅她的懦弱和反叛！她又回到了她离开的街上，马上又要见到拓马思了。她如此害怕见他以至胃又隐隐作痛起来，觉得浑浑噩噩。

工程师开始劝诱她去他的住宅，她再三回绝了他，第三次却依从了他的意思。

像往常一样站在厨房里吃了午饭，她便出发这时还不到两点。

在很接近目的地的时候，她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

她突然想起，事实上是拓马思送她来这里来的。难道不是他反复地对她说爱情与性交绝不是同一回事。好吧，她只是想去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身体验一番，看看他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她似乎又能听到他说：“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留心了一切。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是的，她的一切行动都在追随着他的意志。

她不会在那里呆很久，不超过喝杯咖啡的时间，仅仅是去体验一下涉足不忠的边缘是什么滋味。她带着自己的身体赶赴不忠的约会，然而将在进入实质的边缘刹车。然后，当工程师企图拥抱她时，她就会像对培林山上的拿枪人那样说：“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于是，那人会放下枪，用温和的声音说：“既然不是你的选择，我便只能放弃。我没有权利。”

她可以毫无顾虑的大声哭泣。

这座房子于本世纪初建在布拉格的工人区。她走进一间墙壁脏兮兮的厅屋，爬了一截带铁栏杆的破旧石梯，往左转，第二个门，门前没有任何标识。她敲了敲门。

他开了门。

只有一间屋子，卧室和客厅用一挂布帘分开来了。客厅里有桌子、电炉和一个冰箱。帘子的那一边，她看见窄长的空间尽头是一个长方形的窗子，窗子一边码着书，其余的便是仅可容身的一张小床与一把椅子。

“我这里非常简陋，”工程师说：“但愿你不要扫兴。”

“不，一点儿也不。”塔莉莎注意到那些堆积如山的书。没有书桌书却实在是不少。她喜欢看书。从小就把书视作象征着默契的友谊，一个有这种图书馆的人是不可能伤害她的。她顿时感到安全，心中安全下来。

他问她想喝点什么，酒吗？

不，不，不要酒。只要点咖啡。

他转到帘子后面。她继续徘徊在书架前面，一眼就看到了一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本书，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的译本。在这里找到它实在是太奇怪了！几年前，拓马思曾给她推荐过这本书，之后他自己也一再阅读。他给一家报纸送去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他们的生活因此被搞得翻天覆地，可现在，看到这本书她感到亲切。她觉得似乎是拓马思有意留下这一丝痕迹，一点信息：她的行踪与选择是由他决定的。她从书架上取出书，打开来，等高个头工程师进房来，便可以与他探讨关于这本书的林林总总，可以将注意的焦点转离她目前所临的混乱与微妙的境遇，转向她所熟悉和一贯服从的来自拓马思的思维方式。

她感到一只手搭在她的肩。那手将她手中的书一声不响地放回架上，并引领着她走到床边。

她再次回想起在培林死刑中说过的这句话，大声说：“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她相信这神奇的符咒会立即改变局势，然而此时此刻，魔力消逝了。她甚至产生一种感觉，这使那男人更为放肆，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

太奇怪了，手的接触立刻消除了她最后的一丝惶恐。她感到被送入工程师手中的是没生命力的身体。高尚的灵魂已超脱其外，只把身体留下给沾染尘世的庸俗。只是身体，仅仅是身体，是背叛了她的身体，是被她送入世界与其他身体并存的身体。

衬衣的第一颗纽扣已然解开，但她并没有遵寻他的暗示将动作延续下去。她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那个世界了，但拒绝对它负任何责任。她没有干涉也决不会纵容。于是灵魂宣布它不能宽恕这一切但决意保持中立。

她突然感到自己的下身开始潮润起来，她害怕了。

她兴奋地反抗自己的意志，并感到兴奋因此而更加强烈。换句话说，她的灵魂在不知不觉间已经默许了身体的举动。她不知道，如果这种兴奋继续下去，灵魂的赞许是否将保持缄默，一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大声叫好，就会积极参加爱的行动，那么兴奋感反而会减退。所以，使灵魂如此兴奋的东西是自己的身体正在以行动反抗灵魂的意志。灵魂在欣赏着肉体对她前所未有的背叛。

他已经脱了她的短裤，现在没有什么阻在她灵魂与尘世之间了。她的灵魂看到了她赤裸的身体在一个陌生人的臂膀之中，潮涌着完全难以置信难以置信的感觉。这种难以置信，是因为灵魂第一次看到肉体并非俗物，第一次用迷恋惊奇的目光来触抚肉体：肉体那种无与伦比、不可仿制、独一无二的特质凸显得淋漓尽致。这不是那种最为普遍平凡的肉体（如同灵魂以前认为的那样）现在的肉体具有旷世的神奇，妙不可言呈现在灵魂之前。灵魂无法使自己的眼睛离开那身体的胎记，圆圆的、棕色的、在须毛三角区上方的黑痣。那里曾是灵魂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印记与标志，被清晰而独持地印刻在肉体之中，使肉体与众多的肉体有所区分开来。而现在，一个陌生人的生殖器正朝它逼近并妄图亵渎。

她盯向那张越逼越近的脸，意识到她决不会允许自己的肉体——灵魂留下了印戳的肉体，被交付给一个完全陌生也永远不会跨过陌生的人，任由他宰割。不允许自己的肉体从中取乐。她沉浸在仇恨的迷醉中，集了一口痰，朝陌生人脸上吐去。他的眼光痴迷而狂热，密切地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当他发现了她的愤怒，更是加快了侵犯她的节奏。塔莉莎感到高潮正在远远到来，她大叫大喊以作反抗：“不，不，不！”然而她的一切反抗与克制都无济于事。一种狂迷久久地在她肉体里回荡，在她血管里流淌，如同一剂吗啡。她使出浑身的力量捶打，在他身上留下拳头与口水。

现代抽水马桶从地上升起，像一朵朵洁白的水百合。建筑师尽其所能使人的身体忘记它的微不足道，使人不去在意自己肠中的废物，水箱的水将一切卷入人们视线所不能及的地下水道。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尽管废水管道的触须已深入我们的房屋，但它们都被建筑师调动浑身解数隐藏起来。于是，我们很高兴一无所知关于威尼斯水城的那些看不见的大粪，这水城的水粪就在我们的浴室、卧室、舞厅，甚至国会大厦的底下。

这间处于布拉格郊区的老式人工住宅。浴室没有那么虚伪：地面是本色的灰砖，老式的便池，面目全非，显得可怜兮兮。一点不像白色的水百合本身，一根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它与它的主人一样孤苦伶仃，甚至没有一个最简易的垫底，于是我们的来访者只好蹭栖在冰冷的搪瓷沿上。

她蹲坐在厕所里，突然想要大便，实际上是想尝尝极端羞辱的滋味，使自己的肉体充分体味纯粹。她们一致认定变成母亲只是承载生理代谢的肉团。她大便了，一种极大的悲伤和孤独征服了她，再没有什么比她裸身蹲在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上更可悲的了。

灵魂厌倦了作为旁观者的好奇，怨恨，以及自豪，又退入深深的体内，藏到难及的内心深处，期待着新一轮的被召唤。

她站了起来，冲了便池，走进小客厅。灵魂在她裸露的、被抛弃了的肉体中哆嗦颤抖。肛门上一直还有刚才用手纸揩擦的感觉。

一件可怕而难以忘怀的事发生了：她突然期盼与他的接触期盼触觉和听觉与他发生交集。如果他送来温和而低沉的声音，她的灵魂鼓足勇气升出体外，她将大哭一场，将像梦中抱着那栗树的粗树干一样去抱着他。

她站在小客厅里，极力抑制自己当着他的面，渲泄感情的冲动。她知道，如果抑制不住的话，将有灾难性的后果，她会爱上他的。

正在这时，传来他唤她的声音，她听到了那声音本身（已从工程师的高大个头中分离出来），声音使她惊讶：又尖细又单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居然对此一直没有留意。

或许正是这令她不快而惊讶的声音，把她从欲念中救了出来。她进去，从地上拾起衣服，穿上，走了。

她买了东西往回走。卡列宁叼着面包圈，一切都与往常一样。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结了薄薄的冰。他们返家的途中要经过一片点缀着蔬菜与花卉的居民开发区。卡列宁突然站着不动了，睛眼盯住了什么。她仔细打量四周，却没有任何新发现。卡列宁拉了一下绳子，带着她走过去。直到这时，她才发现一只鸟头在冷冰的泥土中挣扎，身子被深埋在土内，身子不见后剩下的鸟头缓慢移动鸟嘴间或嘶哑地发出喳喳叫喊。

塔莉莎发现卡列宁兴奋得把面包圈都丢了，便把它系在一棵树上，以防它伤害那乌鸦。随后，她跪下来，想把乌鸦从被活埋的酷刑中解救出来。这并不容易，她的一片指甲给挖裂了，流了血。

突然，周围落下了一块石头。她转过身来，看见两个十来岁大小的男孩，从墙后偷看这边。她站了起来。他们看到塔莉莎起身以及她身边的卡列宁，便回转身跑了。

她再次跪下来，扒开了泥土，终于把乌鸦成功地救出了坟墓，但乌鸦跛了，丧失了行动能力。她取下一直系在脖子上的红围巾将它包起来，用左手把它搂在怀里，再用右手帮卡列宁解开系在树上的皮带。她使了全身力气才使它安安分分地跟她走。

她空不出手来开门，只好按门铃求助于拓马思。她把狗的皮带交给他并嘱咐：“管住它！”然后把乌鸦带到浴室，把它放在地面与水盆之间。乌鸦很是顺从，仅仅轻轻抖动了一下。洗过它的水成了黄浆。塔莉莎找出一些不用的破布为它制造了一张床，使它不沾染砖块的凉气。鸟儿再次扑动翅膀想飞，但都以失败告终了，它只好翘翘嘴，像是在责备。

她呆呆地坐在浴盆沿上，目光无法从这只濒死的鸟儿身上移

开。她看出它的孤独与凄凉也是自己命运的反照，一次又一次对自己说，除了拓马思，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留下。

她与工程师的冒险告诉了她什么？不分对象的性与全情投入的爱是绝然不同的！那是一种无法负担的轻松吗？目前她能说她找到平静吗？

一点也没有。

以下的情景总在她脑海里浮现：她从厕所出来，赤裸的和被摈弃的肉体在小客厅里。灵魂受惊而轻颤，被埋入体内深处无法唤醒了。如果那一刻，内屋里的男人呼唤她的灵魂，她会扑进他的怀抱大哭。

她设想。如果是多情的拓马思和他的情人在那些小屋里，事态又会怎样发展？他只要说一个字了，只需要一个字，那姑娘就会抱着哭起来。

塔莉莎知道产生爱情的一瞬间将会发生什么：女人无力抗拒任何呼唤着她受惊灵魂的声音，而男人则无力阻挡任何灵魂正在响应呼唤的女人。诱惑对于拓马思而言是这样的难以抵挡，而塔莉莎担忧他的频率要以分钟计算。

她还能以什么方式表达她的抗议呢？没有，她只有忠诚。从一开始，从认识拓马思的时候，她似乎就明白自己没有别的可以给予，唯一可奉献的是一片忠诚。他们的爱是一个不对称的畸形建筑：支撑爱情的大厦的仅有出自于塔莉莎单方面的纯粹却脆弱的忠诚。

没多久，乌鸦不再扇动它的翅膀。一条血肉模糊的断腿抽搐了一下，便一动不动了。塔莉莎没有打算就此撒手，她会像看护行将死去的妹妹一样照顾它的，最后，她进厨房去找一口吃的。

当她再转回来的时候，乌鸦已经断气了。

在她第一年的爱情生活里，在做爱的时候塔莉莎总是放声尖叫。如我前面所述，尖叫是为了使自己对一切情景耳聋目盲。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时间推移，她很少再那样放肆地大叫然而爱情仍然禁锢着她的灵魂，迷惑着她的视觉与听觉器官。同工程师毫无爱情可言的交合，终于恢复了她灵魂的视觉。

她再次去蒸汽浴室的时候，重新在镜前打量自己，重温在工程师家里做爱的情景。她没有记住她的情人，事实上，她简直很难去描绘他，因为在裸体相对时，她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他身上。她能记得（她现在在镜子里所观察的，能引起她回想的）的是自己的肉体：她的须毛三角区以及上方的那颗圆痣。此前，她丝毫没有注意和产生兴趣的身体特征，如今却变得很不平凡。她渴望再看到它，重新审视它，看它与陌生的生殖器那么难以置信地亲近。

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她感兴趣的并不是其他男人的器官。只是希望看到自己的私处与陌生生殖器的亲近，她不想看情人的肉体，只是希望看自己的肉体，看这个获新生的肉体，自怜自爱的肉体，异于他人的肉体，兴奋莫名的肉体。

看着自己在淋浴水珠冲刷下的身子，她想象那工程师又到酒吧去了。哦，如今她是多么地盼望他，渴望他的再一次邀请！多少渴望！

她每天都害怕工程师的出现，害怕自己没有力量说一个不字。几天过去了，原来又期待又担忧的复杂心情彻底被一种永远不再见面的巨大恐惧所替代。

一个月以后，工程师仍然音信全无。塔莉莎很想不通。她的失意与恐惧。逐渐消退，变成了一个恼人的疑问：他为什么不来？

这天她正在伺候顾客，对象是工程师为她解围时面对的那个没有修养的秃头。他正在大声讲一个肮脏的笑话。笑话是老调重弹，她从前在小城里端啤酒时从醉鬼们那里听过上百遍了。这次她面前又清晰地浮现出母亲，她出自本能地不耐烦地打断了秃

头。

“你少管我的事！”那男人怒气冲冲，“我们还让你呆在这酒吧店里，算你走运！”

“我们？你说的我们是指谁？”

“就是我们，”那人举起手里的酒杯，“再要一杯伏特加。像你这样的女人没有资格对我顶撞，知道吗？哦，顺便说吧，”他指着塔莉莎脖子上一串廉价的珍珠项链，“这是从哪里来的？你会说是你丈夫给的吧？一个擦窗户的！他送不起这样的礼物！是你的顾客，对不对？我感兴趣的是作为交换你给了他们些什么。”

“你给我闭嘴！”她叫道。

“别忘了，卖淫也是犯法的。”他继续说，伸手去抢那条项链。

卡列宁突然跳出来，把前爪塔在台上以示抗议。

大使说：“他是个秘密警察。”

那他为何随处公开她的秘密，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大使盘腿坐在帆布床上，象在学练瑜珈功。墙后肯尼迪的照片使他的话语在无形中增添了一份威严。

“秘密警察有几种职能，亲爱的，”他开始用长辈人的语气说：“第一种是旧式的，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向上司汇报人们都在议论些什么。”

“第二种职能就是威吓人。他们要人们明白，我们都在他们的股掌之中，目的是建立他们的威信。你那秃头朋友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种职能就是制造假象来损害我们的名声。几天前，他们试图指控我们阴谋颠覆国家，当然他们只达到了相反的目的：更增我们在群众间的声望。现在，他们往我们口袋里塞麻醉毒品，声称我们强奸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说不定你身后的哪位小姑娘便是他们迭派的眼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塔莉莎立即联想起那个工程师，他为什么再也不来了？

“他们需要设陷阱，”大使继续说，“强迫人们与他们合作，给另一些人设陷阱。这样。用不了多久，整个民族便会在互相告密中自我颠覆。

此刻塔莉莎只想一件事：工程师有可能是警察局派来的，那么，那个要酒喝然后胡言乱语的少年又是谁？正是因为他，秃头特务才攻击她，工程师才为她辩护。那么，这三个人在预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共同为她设置了一个陷阱。

这一点她怎么就没想到呢？那住宅是那么奇怪，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呀！一个有身份的工程师怎么会住在那样诡秘的地方？他是工程师吗？如果是，午后两点他显然应在上班？另外，有多少工程师读索福克勒斯的书？不！工程师的图书馆不是这样的！那地方总的来看更像是某个穷知识分子的住宅，是把他抓进监狱以后没收来的。十岁那年，她父亲被抓进了监狱，他们的房子以及父亲的藏书都被没收了，谁也不知道那地方如今作什么。

现在她终于明白：那位工程师永远不会再出现，属于他的戏已经落幕，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什么使命呢？秘密特务喝醉时已经粗心地泄露出来了：“别忘了，卖淫也是犯法的。”现在，自称工程师的人可以证实她跟他睡了觉，还向他勒索了钱！这一点足以封住她的嘴并以丑闻公之于众作威胁，除非她同意向他们报告在酒吧里喝酒人的情况。

“别着急，”大使安慰她，“你的事听起来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我想也是。”她用僵硬异样的声音说。然后带着卡列宁，走入了布拉格的黑夜之中。

灾难的另端总是好端端地连着未来，用一条拟想的线截断时间的轨道，眼下的灾难在线的那一边将不复存在。然而塔莉莎的截断之线却不肯在未来清晰显现。只有往回看才能给她一些安

慰。又是星期天了，他们坐上车，摆脱布拉格的束缚。

拓马思驾车，塔莉莎坐在他的身边，卡列宁坐在后面，偶尔伸过头舔舔他们的耳朵。两小时后，他们来到一个以矿泉水出名的小镇上。数年前他们首次在这里有过几天美好回忆。他们想在这里过夜。

马车驶进广场，他们下了车，在曾经住过的旅馆前停住。这里没有什么变化，那棵老椴树还像以前一样挺立在旅馆前面。古老的木质走廊通向左边。最高处延入溪流。溪流把带有疗效的泉水溅落在大理石的盆内。探身弯腰的人群手持同样的小杯子。

拓马思仔细打量这座旅馆，发现实际上还是有些改变的。原来称为贝兰特的旅馆现在更名为“凯尔”。他看了看大楼转弯处的街名牌：莫斯科广场。他们携卡列宁一起在附近没有变化的街面上溜达了一圈儿，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罗斯托夫街，列宁格勒街，基辅街，熬德萨街，诺沃西比斯克街；托尔斯泰疗养院，还有柴可夫斯基疗养院，柯萨科夫疗养院；高尔基剧院，还有苏沃洛夫旅馆，普西金酒吧。我们一看便知这些名字来源于俄国著名的历史地理。

塔莉莎突然记起俄国入侵的那几天，每个城镇的人都把道路路牌拔掉了，住宅号牌也不见了。整个国家失去了所有的地名称谓的地名称号。俄国部队在乡下转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来到了哪里。入侵军官没有能够顺利找到新闻命脉的关键——报社、电台、电视台。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问路，人们不是对他们耸耸肩，就是告诉他们错误的地名和方向。

现在看来，消除名字对国家而言无疑是灾难。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了。结果，一个捷克小镇变成一个袖珍俄罗斯，塔莉莎追寻的往昔已被全部赶走，这里不再适合过夜。

他们默默地走向汽车。她想着一切人与一切事看来都伪装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了。在捷克古城中泛滥着俄国名词。拍摄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竟无意中为秘密警察效劳。将她送上死亡之途的竟然是假想的拓马思。一个特务扮演着工程师而一个工程师竟想扮演培林山上的人。还有他房里那本有象征意义的书，竟然也是诱她入迷途的帮凶。

想到她在那里拿着那本书，她心里一紧，顿时羞得无地自容。这中间到底还有什么？当时工程师说他去取咖啡，她走向书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但工程师回来的时候手中根本没有什么咖啡！

那些场景一遍遍在她眼前回演：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钟，也许有两分钟，甚至三分钟。这段时间他都在搞些什么？他上厕所了？她竭力回忆当时是否听到了关门声或冲水声。没有，她肯定没有听到水声，要不然她会有印象的。而且她几乎能肯定那门已经关了。那么他在那间客厅干了些什么呢？

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多么处心积虑的设置的圈套，他们所需要的也是更直接更直观更确切的证据。在他不见了的那一段长长而可疑的时间内，他只可能是去那间屋里安放电影摄影机；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个带有照相机的人放进来，让他在阴暗的角落记录房中曾发生的一切。

仅仅几周前，她还嘲笑普罗恰兹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营里，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然而事到临头她又如何？她何曾逃脱过母亲为她所设立的集中营生活？可是，不，母亲的屋顶延展着以至遮盖了整个世界，使她永远也当不了主人，塔莉莎永远也逃脱不了她。

他们走下花草镶嵌的台阶，折回广场。拓马思问：“怎么啦？”

不等她回答，便有人上前来招呼拓马思。

是一个五十来岁的饱经风霜的男人，一位农场工。曾经躺在



拓马思的手术台上。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矿泉来疗养。他邀请拓马思夫妇共喝一杯。考虑到法令不允许狗进入公共场所，塔莉莎便把卡列宁送回汽车。她转来时，那人已在附近一个酒吧找了张桌子，正在说：“最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两年前我当选为了集体农庄的主席。”

“恭喜你。”拓马思说。

“可你猜怎么着，大家都疯狂地向城里涌去。头儿们，当然喜欢有人愿意留下，没有人会开除我们。”

“这是我们向往的。”塔莉莎说。

“夫人，生活并不是你所想的，在那里无事可做你会被闷死的。”

塔莉莎注视着农场工晒得黑黝黝的脸庞，觉得他非常和善可亲。这可是她前所未有的新发现。她眼前浮现出一片乡村生活的幻景：有钟楼的村庄，田野，树林，漫山遍野的野花、蘑菇；可爱的小兔以及强壮的猎手。她从未真正地在农村呆过，对乡下的想象都是听说来的，或许是从书中读到的，还或许是无意识地从古老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然而这些想象出来的幻景在她的脑海里都无比真实。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旧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那人指着脖子后面脑神经与脊髓相连的部分：“这里时常隐隐作痛。”

他仍然坐着，拓马思摸了摸那儿，简单地给这位从前的病人检查了一遍：“如今我不能再开方子了。不过，去告诉现在给你看病的医生，就说你跟我谈过了，我建议你用这个药。”他从皮包里的便笺上撕下一页，用大写字母写下了那种药的药名。然后他们起身返回了布拉格。

一路上，塔莉莎郁郁沉思着工程师怀里的她那张裸体照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努力想安慰自己，那张照片即使存在，也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拓马思面前。它对他们仅有的价值无非是讹诈她的资本，一旦这张照片被寄给拓马思，便失去了它的价值。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那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照片只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难保那天他们为了寻开心，便贴上邮票寄给拓马思。

收到这样一张照片拓马思会怎么样？会把她赶走吗？也许不会，很可能不会的。然而失去了根本的支柱，他们那以她的忠诚惟一支撑的爱情大厦必将分崩离析。因为爱就像众多帝权；一旦他们建立的信念崩溃了，自己随着灭亡。

现在，乡村的幻景又在她面前重现：漫山遍野的鲜花和蘑菇。一个戴绿色帽子的猎手，以及乡村教堂的钟楼，高高地升起在树林之上。

她想对拓马思说，他们应该离开布拉格，离开这些把乌鸦活活埋在地里的孩子，离开这些警察特务，离开这些用伞武装起来的妇女。她说她向往乡下的生活，这出路是他们仅有的。

她转向他，但拓马思没有反应，两眼直视前面的路。就这样，因此她未能逾越他们之间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她似乎重新从培林山上走下，那种逃脱死亡却背叛拓马思的感觉挥之不去。胃在收缩，好像病了一样。对她来说，他太强壮，自己太柔弱。他发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执行，却对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无所知。

她想回到培林山上去，乞求那些带枪的人蒙住她的双眼，在栗树下把她送上死亡的旅途。

醒来时，拓马思不在自己身边。

她走到外面，开始朝堤岸那边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边，她期望在河边久久地看着水流。漫漫水流的壮景将会抚慰她的灵魂，平息她的心境。从古到今，河水从未停止

向前流淌，纷纭世事就在它的两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转瞬即被遗忘，而只有滔滔江河还在流淌。

她隔着栏杆凝望着河水，这里是布拉格的远郊，瓦塔瓦河已流过了市区，把光荣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后，就像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无法褪去全身的疲乏，思绪因此而恍惚着。它从肮脏的堤岸之间穿过，束约它的墙垣和栅栏同时束约着众多的工厂与运动场。

她凝望着河水——眼中满是凄冷与黯淡——她突然看见河的中部漂着一个异物，红色的，对了——是一条板凳，一张带着铁支架的木板凳，就是布拉格公园那般的。木凳正往瓦塔瓦下游流去，后面连接不断。塔莉莎只能这样猜想，河水卷入了公园中所有凳子。远远地离开城市。许多的凳子，越来越多，象秋日的落叶被流水从树林里洗刷出来，零落漂去——红的，黄的，蓝的。

她转过身，回头望去，象是要问路上行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布拉格公园里的凳子都漂到河里去了。可是没有想认真理会她。对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流经他们生命之城的河流，很少有人表现出关心。

她再一次俯瞰河水，心痛如割，深知摆在自己面前将是一场诀别。

大多数的板凳再也不见了，只有几张后来的凳子隐隐浮现：几张黄色的，最后一张，是蓝色。

## 孰轻孰重

正像我前面所讲到的，塔莉莎意外地来到了布拉格并与拓马思上床。就在那一天，或者说就在那一刻，塔莉莎突然发起烧来，他矗立在她的床前，凝视熟睡的她。觉得她就像一个被放在草篮里的孤儿，顺水漂到了他的跟前。

这种弃儿的幻想总是使他感到亲切，由此那些古老神秘有关于弃儿的神话便常常映在他的脑海之中。显然，正是这种思绪使他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译本。

对于全世界的各个民族，俄狄浦斯的故事是通行的，无人不晓：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人。一天，在争吵中，他将一名骑马而来的显贵达官错手杀掉。后来，他成了伊夸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对自己杀父娶母的罪行毫不知晓。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最终终于得知一切灾祸都是缘于自己的罪行，只好自毁双目，离家流浪。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肯定都知道下列这些事实：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会执著地坚持自己是真理之路的惟一领路者，并且将为了捍卫这条真理之路不惜大开杀戒。后来的现实清楚表明，天堂是虚幻的，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随后，人们都开始指责那些追随当局的人，你们是祖国不幸贫穷荒凉之罪人，你们是主权失落（落入苏联之手）之罪人，你们是创造出合法谋杀之罪人。

被指控的人却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我们是真正的奉者！我们之所以上当正是由于我们天真而不存邪念！

末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

在遮入耳目？

拓马思（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在他眼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这种暴行的后果再清楚不过（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着实是没有深刻的了解。

但他心里明白，他们是否知道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是不是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这就足以为他的一切失职而开脱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数的检查官，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一旦真相大白，在被处死冤魂的申述下，这位检查官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是善良的！一切与我无关，我只是遵守了我的信仰！难道不正是他的“善良”与“信仰”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

想到这里，拓马思重新审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但是真相大白后，他并没有因为“不知”为自己开脱罪责，而是勇敢而痛苦地担承了由“不知”而导致的悲惨境遇。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拓马思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会是几百年，你们还能对此等闲视之吗？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你们还有那么一点儿人性和良心，就应该因为深深自责而去流浪。

他很喜欢这样的类比，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适时引入风趣而机智的表达使其更准确。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敢于触及一些敏感话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其杀人事件，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然而即是这家报纸，一再重复地也只是同一争论：“知道还是不知道？”拓马思认为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觉，把它送给了周报。几个星期后，他收到来自周报编辑部的邀请。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拓马思被建议对一些细微之处例如语序作一些修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信”栏目内。

拓马思对此一点儿都不满意。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趟，然而对文章大刀阔斧地修改却没有征得他的同意。这一来，他的基本论点被削弱了（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太过分）这篇发表的文章已经偏离了他的本意。

这一切都发生在 1968 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和他的手下为此感到不安并企图有所弥补。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被愤怒的民族送到法庭审判。他们整天整天地守在俄国大使馆叫嚷，希望能得到有力的支持。拓马思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居然有人在公开地指责我们，还要让我们自毁眼睛！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他的祖国一夜之间被无情地攻占了。拓马思，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某一天，主治医师神情严肃把他叫到办公室里。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医务工作者！科学与务实的人！我会尽力挽留你，失去你是我们很大的损失。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这样做有困难吗？”

拓马思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这是最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他必须在两样东西之间做出抉择：一样是他的声誉（这看他能不能出尔反尔了），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事业生涯，医学研究）。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有点像过时的搞法。收回曾经说过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是的，一种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对某种观念的所谓收回只能够流于形式，至多是一时口头之快，那为什么不依从他们的意愿呢？一个靠恐吓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他们的背后都写着强迫，每个有头脑的人都大可以对其不加理会。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发，你应该努力地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奋斗。”

“您是对的，我肯定。”拓马思很不高兴的说。

“可是？”主治医生想摸透他的思路。

“这对我而言似乎有些难为情。”

“难为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虑他们怎么想？”

“不，不是仰仗他们。”拓马思说。

“哦对了，”主治医生补充道，“你没有必要公开地发表声明，他们对我保证了的。他们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档案里有张条子，意思是你没有反政权的意思。这样如果有人对你继续留下来工作提出质问，他们能够有个说法。他们给了我许诺，你所说的只让你与他们之间知道，不会漏出一个字一句话。”

“给我一星期想一想。”拓马思把这事搁下来了。

拓马思是在医院时被认为是外科头牌，他将取代快退休的主治医师的谣言四起。作为补充的是另一个谣言，说当局让拓马思写自我批评的声明。人们都相信他会从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使他震惊的第一件事是：虽然他从未表现任何不正直的行径，但人们却已经在打赌：为他的不诚实而非有德行。

第二件使他震惊的事是：他们认定他如何如何以后，立即便对此作出了反应。我可以把它们归为两类：

第一类反应来自那些曾经收回过什么东西的人（他们自己或亲友）他们在高压下不得不（或者准备）与占领当局言合。（当然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这样）。

这些人在他面前发出前所未有的古怪笑容：一种有着秘密勾当时会意而又忸怩的笑，正像两个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的笑，双方都有些窘迫，同时又都高兴地觉得他们有着共同感情，似乎有一种心灵相通的友情，在他们之间偷偷地蔓延着。

又因为拓马思从没有过被人尊奉的名声，他们于是笑得更加自鸣得意。人们普遍推断他会接受主治医生的建议，已经进一步证实懦弱这东西正在缓慢地但是必然地成为们行为的规范，而且会很快扭转人们现在对懦弱的看法。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他沮丧地意识到，如果真的照主治医生说的去作一个声明，他便会接到雪片般的晚会邀邀请而不得不前往赴约。

第二种类型的反应来自那些受过迫害的人（他们自己或者亲友）他们顶着高压拒绝公开言合的暗示和明示，或者确信自己将来也不会妥协（签发一个声明），尽管他们还没有接到类似的命令，（比方说，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不必对他们认真。）

W 医生便是第二类型中的一员，是一位以才华知名的年轻内科大夫。一天，他问拓马思：“喂，你给他们写了没有？”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拓马思反问他。

“就是你的收回声明啊。”他语气中没有恶意，甚至笑了，一种从厚厚的笑容标本集里挑出来的微笑：在这笑容里暗示着一种颇具意味的优越和自得。

“告诉我，我收回观点的事，你都知道些什么？”拓马思问，



“你有在任何地方见过吗？”

“没有。”W说。

“那你罗嗦什么？”

仍旧挂着自得的微笑，W答道：“瞧，我们知道这事怎么处置。你给主治医生或某个部长或者某个写封信，表示你收回前言，他们向你保证保密一切，你不会有损失。难道不是这样吗？”

拓马思耸肩，让W继续说下去。

“可是，即使那个声明已经安全归档，作者也知道，被公开的危险是时刻存在的。于是，从那以后，他便不开口了，再不会说长道短，再也不会有任何异议。只要再有任何风吹草动，一旦声明被公布，他将再也抬不起头来。总之，这是个相当好的办法，我简直想拍手叫好。”

“是呵，真是好办法，”拓马思说，“但麻烦你告诉我，是谁对你说 I 同意写那玩意儿？”

W双手一推，仍是带着自得的笑容。

拓马思身边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写那个收回声明，人人都会因此而高兴！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有他的加入和分担，他们曾经有的行为便会因普遍而得到原谅，能够挽回他们失去的名声。第二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能视自己的荣耀为特权，决不愿意让出，甚至要开始喜欢这些懦弱者，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便会归于平俗之列了。

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识或不认识者的微笑让拓马思感到坐立不安。他开始失眠。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他真的那么仰仗那些人吗？不，他对他们没话可说，让别人的脸色左右自己的心情实在是很不值。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一个这么不在乎别人的人怎么会这样受制于别人的想法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然而生的这种对其他人的不信任感（他怀疑那些人是否有权决定他的命运和对他给予评判）无疑是拓马思选择职业时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眼下的职业使他可以避免公开露面。比方说，一个选择政治家职业的人，凭借着有些幼稚的无端自信在公众面前指手画脚，并乐于借此努力获得众心所向，如果群众表示了不赞同，那只会刺激他继续干下去力争做得更多更好。同样，拓马思也感受刺激，但这些刺激来自于难判断的疑难病症。

一个医生不像政治家，也不像演员，他会被他的病人及同行们评价，就是说，他们所受到的评价是个性化而个人化的。面对那些品评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们，为自己解释或者辩护。现在，拓马思所面临的是生命历程中首次感受到的困境，数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无法回应它们，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语回答它们。他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资，（其时紧张的布拉格正谣言四起，谁背叛，谁告密，谁勾结，传谣速度快如电报不可思议）没有什么是背着他的，他对一切都很清楚却又无可奈何。谣言的风传以及内容的攻击性让他不堪忍受的同时倍感诧异，同时他又为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感到不可理喻。他们对他的兴趣让人觉得不舒服，如同你碰我撞的挤迫，如同噩梦中一伙人七手八脚将我们的衣服撕扯。

他重新找到主治医生，诉说了他不会写一个字的坚定决心。

主治医生异乎寻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告诉拓马思他的决定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即使没有那个声明，您是否能够考虑继续把我留下来呢？”拓马思竭力暗示对方，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辞职来威胁当局。

全体辞职以示抗议显然是拓马思的一厢情愿。不久之后（主治医生比前次更为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几天来他的手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被迫离开了医院。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开始，他混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每天两趟的火车令他耗去了全部的精力。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在那里他完全没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只能做不包揽一切的打杂工。候诊室里总是挤成一团糟，病人在他那里滞留的时间从不超过五分钟，无非是告诉他们吃多少阿司匹林，给他们开开病假条，送他们去找某些专科大夫。我们头牌的外科医生如今成了打杂的管家。

一天，门诊时间完了，一个约摸五十岁的男人拜访了他，那个人举足庄重透着几分高贵气。他表明国家内务部代表的身份，并邀请拓马思过马路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拓马思表示拒绝：我得驾车回家，我必须为自己的执照而遵守不许喝酒的禁令。内务部的人笑着说：“真要碰上什么事，有这个就足够了。”他递给拓马思一张名片（显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还有部里的电话号码。

然后，他大谈特谈拓马思是怎样地得到了大家的无比钦佩，大谈特谈整个部里的人如何难过，一想到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竟在一个偏远的小诊所里分发阿司匹林。就倍感不安。他让拓马思懂得，虽然他不能出来说话，警察还是不同意采这种严厉的方法，将技艺精湛的专家赶离自己的岗位的。

拓马思从来没听到别人的表扬，于是他非常仔细地听这位胖官员的讲话，非常惊讶此人对医学方面的知识精确和细节熟悉。奉承的言语是多么容易地消解我们确的防备啊！拓马思无法使自己不把部里官的话当成一回事。

导致这样结果的不只是虚荣，还有拓马思对经验的缺乏。当你对面坐着一个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礼貌的人时，你要提醒自己说，他说的都不是实话，没有一句出自真心，维持不信任和警惕（经常地、完备地、毫不犹豫地）需要有极大的努力和适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训练——换句话说，要常常经受警察的盘问。这显然不知拓马思的长项。

部里来的人继续说：“我们知道，你在苏黎士有极好的职位，你能够回国我们非常赞赏。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你认识到了你的岗位在这里。”他又像责怪拓马思似的说：“但是你应该坚守你在手术台的岗位才对！”

“我太同意了。”拓马思说。

稍停了一下，部里来的人用悲哀的语调说：“那么告诉我大夫，你，拥有一双能够赐予万人健康的手，会同时拥有挖掉共产党员眼睛的想法吗？”

“太荒谬了！”拓马思自卫地吼道，“你为什么不去读读我写的东西？”

“我读过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中弃满了难过和遗憾之情。

“我写了共产党员应该把眼睛挖去么？”

“没有人不这样认为。”部里来的人说。声音变得越来越悲哀。

“你去读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写的那样。但那已经不可能了，发表的文章已被大段删节。”

“是吗？”部里来的人警觉起来，“你是说他们没有尊重你的初始的意图吗？”

“他们删节了。”

“多吗？”

“大约三分之一。”

部里的人看来真的吃了一惊：“他们怎么能这样做。”

拓马思耸了耸肩。

“你应该抗议！他们应该无旁贷地刊登原稿。”

“俄国人来以前，我还有闲工夫想想这事，那以后，我不得

不去考虑一些更重要的事。”

“然而现在所有人都在误会你，一个医生，要剥夺人看东西的权利。”

“你想想，我懂吗？这是一封给编辑的信，藏在报纸的角落里，也只有那些俄国使馆中无聊之辈去发掘它。”

“别那么说！别那么想！有许多人都曾对我说过，他们对你在文章中的看法表示非常地吃惊。可你现在对我说，那文章与你写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对，是他们让你写的吗？”

“那篇文章吗？那是我自己写的。”

“你认识那里的人吗？”

“什么人？”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根本不认识。”

“你跟他们说过吗？”

“他们叫我去过一次。”

“干嘛？”

“当然是关于那篇文章？”

“你跟谁谈的？”

“一位编辑。”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直到这时，拓马思才意识到自己是在被审讯。他立即意识到出自他口中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成为某人判罪的证词。他当清楚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出对拓马思狡猾的不满，“你总不能说，他根本没有作自我介绍？”这事实真让人哭笑不得，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要“说实话。”以至我们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在我们的行为规范里，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们可以无动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衷)，比当着他的面撒谎（这是惟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觉察到自己的不诚实，拓马思的手被内疚的情绪缠住。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是他的名字没有响亮或特殊到让我记。”

“他什么样子？”

他打交道的那编辑是一个浅棕色的头发、剪平头的矮个子男人，拓马思完全相反地说：“高个子，留着长长的黑头发。”他说。

“呵”部里来的人说，“下巴很突出。”

“对了。”拓马思说。

“背有点驼”。

“对了。”拓马思心想，部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如今重要的并不是拓马思有没有出卖编辑，而是他在说谎。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有关词序的问题”。

这样的回答实在是太像借口托辞。部里来的人对于拓马思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前后合不上啊。”

这回拓马思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说的完全是实情。“不合逻辑的说法并不能说不合事实。”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摇摇头，对于这种不合常情的行为表示不可理解：“他们简直乱弹琴。”

喝完了酒就作总结：“追究起来错不在你，你是别人利用的对象，你和你的病人都是可同情的受害者。相信我们，我们已了解你的品行与处境，会有妥善的解决办法。”

他把手伸向拓马思，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乘自己的车走

了。

同那以后，拓马思总感到难以振作。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调进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没有拒绝别人的经验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准备，不知道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不会跟他象老朋友似的去喝酒嘛！如果有某个认识那个人的人看见了他们在一起的情形，肯定会说：拓马思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文章删节一事呢？多嘴多舌向来不是他的爱好？他越来越对自己不满。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这一次拓马思提出要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拓马思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像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我已经掌握你的棋术了。

他们相对而坐，拓马思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流行性感冒，然后那人说：“在你我这个问题上我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如果仅仅是我们处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我们不得不考虑社会上的反响。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不得不提醒你的是，甚至有人建议要在法院对你提出起诉。法律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从内务部来的人暂时停下了高谈阔论，转而盯住拓马思。拓马思耸了耸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气说，我们没有通过这一建议，从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角度出发，无论你曾经犯过什么样式的错误，我们需要的是运用你的才能为社会大众服务。

你们医院的主治医生对你有极高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到一些汇报。他们都肯定了你的工作。谁也不会要求一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推远了。现在时机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性了结吧。这里有一份声明的样稿，你只要签个字，适时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表，一切就这么简单。”内务部的人递给拓马思一张纸。

拓马思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跳。这远甚于两年前的那个待签声明。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极力指责那位编辑（特别强调那个高个头、驼背的编辑，拓马思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拓马思的文章，从自身反革命的目的出发利用那篇文章。他们竟躲在一位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拓马思对面的人发觉了拓马思目光中的诧异，把身子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膝盖。“别着急，这不过是个建议式的样稿，基于这是出于你手的声明，我们会讨论你提出的修改意见，并尽力达成一致的协议，有什么请尽管提出来。”

拓马思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像害怕这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就会将指纹长久地印上去。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故作惊讶地抬了抬胳膊（像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种姿态）：“怎么能这样干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想。”

拓马思摇了摇头，坚持着那双表示拒绝的双臂。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拓马思本想再次表明：写作不是他的专长，签字更不是。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气，温和地说：“我不是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可以自己来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执笔，完稿后我们再商量，但刚才那份可以做样子。”

为什么拓马思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我们暂且推测一下他的想法：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这是入侵者的战略），此外



在这里他们还有额外的目的：为审判那位胡乱修改拓马思文章的编辑收集证据。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做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编辑的运动做准备。那么断然拒绝将意味着危险。警察局不会管他可不同意，把早准备好的并代表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一家新闻报社会帮他澄清事实。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已经习惯享受从同胞的羞辱中提炼快乐因子。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是在自己和警局之间留下一个回旋的余地。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放弃一切可能的地位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弃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们不放，不会对他再有兴趣。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以他的名义登声明的企图便是白费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有签署者的青云直上相得益彰，而一旦签署者地位一落千丈，将会毫无作用。

在拓马思的祖国，医生受雇于国家，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拓马思谈辞职事宜的那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努力说服他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拓马思意识到他根本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可，他无条件地忠实自己的选择，于是干起了擦洗窗户的活儿来。

前几年，拓马思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对塔莉莎的爱情让他觉得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塔莉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把他引向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

这是否预示他的生活中太缺乏“非如此不可”的坚持？缺乏不可动摇的必然？在我看来，有一种必然他并不缺乏，但这不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爱情，他的事业。他从事医学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于算计，而他内心深处的欲望的积聚与发泄。

人是可以划分到某种类别中的，而最为可靠的分类方式，莫过于那种把人们一生光阴导向这种或那种活动的深层欲望。同一民族的不同个体都有差别，但全球的同一从业者彼此一定具有相似相近之处。无论他们在巴黎、布拉格或是世界的哪个角落。当演员的人，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这种意愿既不来源于天资，也跟人的天资不同，然后在演员的职业生涯中却更有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没有这种基本的愿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同样，一个当医生的人愿意尽其一生与人体以及人体的疾病打交道。这种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资与技巧）支持着他面对解剖台上的尸体只有兴趣而没有恐惧，并且甘心情愿在那里渡过自己的漫长岁月。

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线，这条模糊而又清晰的界线连接着人与神的领域。一个人的头部被棍子狠狠击中，倒了下来，然后停止呼吸。停止呼吸是迟早的事儿。杀人只是提早了上帝亲自完成的使命。也许可以这样假定，上帝可能曾经思索过杀人的可能性，却从未曾想到要将他的触觉神经伸到外科这一领域。上帝从未想到有人胆敢把手伸到他发明的装置中去，然后小心包合皮肤使之不露痕迹。当年，拓马思是首次面对手术台因麻醉而失去知觉的男子。第一次把手术刀放在他的皮肤上果断地切开一道口子，口子切得相当出色，慎定、准确而平整。（就像切一块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帘），他体验到一种强烈的亵渎之感。然而此后一次又一次，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愿望将他推向手术台。正是那种深深扎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这是一种无比执著和根深蒂固的情绪，完全源自于内心，绝非什么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原因。

可是，支撑着他的事业生涯并且由他侵入如此之多的东西，

他现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坚决而且轻松地给予抛弃呢？

他会说，这种行为是为了躲避警察的纠缠。然而事实上，这种解释即使在理论上讲得通，警察要把一个假声明公开也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数桩这样的事发生过）。

我们可以说，只要存在着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哪怕概率很低，一个人仅是有权对此害怕的。还可以说，拓马思不满于自己面对警察显示出来的笨拙。想避开与警察进一步接触，避免随之而来的孤立无助之感。我们还可以说，他早就背离了他从医的初衷，小诊所里打杂的事务与外科研究没有丝毫的关联。尽管如此，他这样匆匆忙忙地做出决定，仍然是很奇怪的。在行为表象下，我们是否还能挖掘出一些其他的東西？深得逃离了他理智的东西呢？

在塔莉莎的影响下，拓马思开始喜欢贝多芬，但对音乐还是不甚了解。我怀疑他是否知道，在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这一主题之后，其实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达们波澈的人欠了贝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我们的著名作曲家从没有手头宽裕的时候，那天他提起这笔账，达们波澈伤感地叹了口气说：“非要这样吗？”贝多芬开怀大笑道：“是的”并且草草记下了这些词与它们的音调，在现实生活的启发下，他谱写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轮唱：其中三个人唱“Es muss sein, es muss Sein, ja, ja, ja, 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个人插进来唱“Heraus mitdem Beute!”（拿出钱来！）

一年以后，这一音乐动机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后一部四重奏的第四乐章里，作为基本动机重现了。那时贝多芬早已忘记达氏的欠帐。“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较之从前庄严得多的情调，如同一种直接源于命运的庄严指令。用康德的话来说，为“早上好”诸如此类的词冠以一定的具体读音，也能成为某种形而上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德文是一种语词凝重的语言。“非如此不可”摆脱了戏谑的基调，它已成为“*der schwer gefasste Entschluss*”（艰难或沉重的决心）。

贝多芬把琐屑的灵感变成了严肃的四重奏，把一句戏谑变成形而上的真理。把曾经为了轻松的语句套上了沉重的套子者按巴门尼德的说法，积极变成了消极。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并没有对这样的感到信感诧异。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严肃变成关于达氏欠款那无聊玩笑般的四声二部轮唱曲，我们倒会感到震惊。如果他当时这样做了，那么他的做法倒与巴门尼德的精神相吻合，重转化成了轻，重心就是消极走向了积极！开始（作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触及伟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后（作为一首成功的杰作），却成了最琐屑的戏言。但我们却忘却了巴门尼德的思考方式。

我感到，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长久以来拓马思一直对此恼火不堪。一种欲望在他的内心深处蠢蠢欲动，去追寻巴门尼德的精神，要把重变成轻。记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与第一个妻子以及儿子完全决裂，也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决裂，在同时却也感受到了解脱。在整个事情的最深层，他除了反抗自称为他沉重责任的东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产生的躁动、匆忙和不甚理智的举动，便的确是一无所获了。

当然，那是一种外在的“非如此不可”！那流于社会的习俗，而他热爱医学的那个“非如此不可”，则是内在的。反叛由内在的使命感与外部所经受的磨难。

当一个医生，他的工作是划开身体的表皮，看看里面隐藏着什么。也许使拓马思离开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种欲望，他想去探寻“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着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说，目前他追寻的是抛离使命感之后，什么将生活中占统领的地位。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一天，他去报到。一位好脾气的女人，负责着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陈设工作。与他的见面交谈来了不可回避的种种问题，拓马思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他进入一种震惊状态，新工作开始的几天，他一直被这震惊所困扰。然而，一旦这种震惊与陌生更或习以为常（大约有一周之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简直在享受一个长长的假日。

如今的工作不需要用心，一种完全由自己主宰的快乐心情。现在，他明白了人们（他通常可怜的人们）的快乐，全在于他们接受一项工作时没有那种内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强迫感，在每晚踏进家门的瞬间，便忘却了白天的所有工作。他第一次体会到所谓快乐，再也没有发生过从前那样的事，无论何时手术台上出了问题，他就沮丧、失眠，甚至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他职业中的“非如此不可”，一直像一个吸血鬼吸吮着他的鲜血。

如今与刷子长竿为伍游荡于布那歌街头的生活，使他感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布拉格的任何消息都不纪而走，比以前更甚），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便会有人感到过意不去。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便会抢过他手里的长竿，接替他的工作。

拓马思主要是为大商店干活，有时也遵从上司的派遣提供私人服务。此时的人们，还群情振奋地团结一致，来反抗对捷克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拓马克思的病人一旦发现他在于现在的工作时，往往就打电话点名把他请去，然后用香槟或一种叫斯利沃维兹的酒款待他，在叙说与干杯祝愿之后签下二十个橱窗的工作约定单。拓马思于是就能以极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户或另一家商店走去。与此同时，占领军官家属开始一批批定居了，警务人员代替了被撤职的播音员从收音机里播出不祥的报道，拓马思在布拉格熟悉的街道上享受漫步，从一个酒杯走向另一个酒杯，如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参加一个又一个酒会。对他而言如同值得庆祝的节日。

他又回到单身汉的日子。塔莉莎突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只有她从酒吧回来后才能够见上一面，当时他迷迷糊糊半睡半醒，到了第二天清晨，轮到她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他却要急着去上班。在工作的日子里，他都充分享受拥有充分自由的十六个小时。从他少年时开始，这种自由就意味着女人。

朋友曾问他这一辈子搞过多少女人，他总是想办法不回答，被进一步追逼，就说：“好啦，两百个左右吧。”朋友中的羡慕者说他吹牛，他自卫地说：“这并不很夸张，现在我已经同女人打了二十五年交道了。用两百除二十五，你看，一年才八个新女人，这再正常不过了，不是吗？”

娶塔莉莎为妻之后，他的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安排上有些麻烦是必然的，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性生活压缩到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从手术室到家里之间）。他对这段时间利用的充分程度和计算精密程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如一位山民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土地），但与现在从天而降的十六个小时相比，那段时间又算什么呢？（照我说，十六小时中他用来擦洗橱窗的八个小时里，周围都是新的女招待、家庭主妇，以及女职员，只要有一个新的女人出现，便意味着一次新的性活动在酝酿）。

在他们中间寻找什么呢？什么是对他最具吸引力的东西？难道做爱不仅仅是同一过程的简单重复吗？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总有一些想像不到的微末节。在一个穿着衣服的女人面前，他能自然地多多少少想象出她裸体的样子（他作医生的经验更丰富了他作情人的经验），然而这仅是一种有一定准确性的猜测，在猜测与现实之间，有一道无法想像的鸿沟，正是这点空白使他不得安宁。而且，他对此的追求还超越了身体的展现，他将大大深入下去：她脱衣时是什么姿态？在做爱过程中她将发出怎样的言语？她将怎样叹气？她在高潮的那一刻

脸会怎样变形？

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我”，隐藏甚深而难以捉摸。我们所能想像的只是什么使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人与人之间有些怎样的相通之处？这各自的“我”正是与这种一般估计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不可猜测亦不可计算，它必须被揭示、被强暴、被征服。

近十年来的医务实践中拓马思，专门与人的大脑打交道，深明攻克“我”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希特勒与爱因斯坦之间，普列汉诺夫与索尔仁尼琴之间，不同之处与相同之处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用数字来表示的话，我们可以说有百万分之一是不同的，而百万分之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相同类似。

拓马思却将自己的兴趣核心定在了这百分之一的不同点上。他并非迷恋女人，是迷恋每个女人身体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他迷恋的对象存于每个女人异于他人的内心深处，而他通过做爱的方式发掘出它们。

（这里，也许还可以说，他对外科和对女人激情是同为一体的。他意念中的手术刀也始终指向他的情妇们。他既然渴望占有她们体内深藏的东西，便无法抑制将她们剖开的欲望。）

当然，我们也许要问，为什么他的落脚点选择了性而不是其他？

可以肯定，这百万分之一的区别体现于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但除了性之外，其他领域是开放的，诸如步态兴趣都全无需解剖刀向自然呈现。一位女人吃饭时最后想吃奶酪，另一个厌恶花菜，虽然每一个人都会表现自己的特异，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于是并不值得让我们去留意，从中我们难以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只有性问题上的百万分之一的区别是珍贵的，它是独特而神秘的，只能依靠私人化的攻克来获得。就在离现在的五十年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攻克还得花费相当大的时间（数量期，甚至数月！），攻克对象的价值也随攻克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增长。而即便是如今，攻克所需花费的时间已呈现极大的负增长趋势，性爱却仍然不可能公开，在其中仍然深深地隐藏着属于各个女人的神秘。

所以，不是一种求取欢乐的欲望（那种欢乐如同一份额外收入或一笔奖金），是一种富有挑战和野心的事情（用手术刀把这个世界外延的躯体切开来），使拓马思追寻着女人。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着不多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他们心中的女神，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一如既往地存于他们的追求目标之中。另一类，则是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无穷的种种姿色，他们被这种欲念所诱惑。

前者的迷恋是抒情性的：他们想要从女子身子获得的是自己理想的实现。又因为理想是注定永远寻求不到的，于是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失望。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使他们不断地追寻另外的女子。又给他们的感情多变找到了一种罗曼蒂克的借口，以至于他们的放纵点及感动了不少的多情善感的女人。

后者迷恋的是叙事性的，没有女人享受他们的态度：这种男人对女人不带任何主观的理想。在一切人的身上都能挖掘出他们自身感兴趣的地方，于是就不会有失望。这种从不失望使他们的行为带上可耻的成分，使叙事式的女色追求给人们一种欠账不还的印象（这种账得用失望来偿还）。

抒情性的好色之徒追逐的对象颇具相通之处，别人又甚至弄不清何时又换一个女朋友。他的朋友们老是把他的情人搞混，分不清那些芳名从而导致误会。

叙事性的风流老手（拓马思当然属于这一类），则在知识探求中对常规的女性美不感兴趣，这些流于表面的东西几秒钟便会使他们厌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为了减少



朋友的麻烦，他们从不与情妇在公众场合露面。

拓马思在他新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近两年。这天他被派去见一位新主顾，对方奇特的面容从他一看见她起，就使他心中一动。尽管奇特，也还算周全，将就就将就，没有超出一般允许的范围（拓马思对奇特事物的兴致与费利尼对鬼怪的兴致不一样）：她个子高得令人称异，甚至与他站在一起时还要俯视他的眼睛，异于常人的脸上最突出的是脸上最突出的是鼻子。恐怕不能说那张脸是有吸引力的（人人都会抗议）也不能（至少在拓马思看来）说它毫无吸引力。在白衫便裤下的身体，像一个长颈鹿、鹤，以及机敏男孩的奇怪化合物。

她久久地、仔细地、探寻地盯着他，眼神中明显地透露出嘲弄与狡黠。“请进，大夫，”她说。

他明白了她清楚自己的过去。但不想有所表示，问：“水在哪里？”

她打开浴室的门。他看见一个洗脸盆、一个浴盆，还有一个肥皂盒；这些东西的前面有一块粉红的小地毯。

又像鹿又像鹤的女人微微一笑，挤了一下眼，话里像是充满了反语或暗示。

“浴室是你的天下，你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她说。

“可以洗个澡吗？”拓马思问。

“这是你的爱好？”她问。

她往自己的桶里灌满热水，走进起居室。“我要从哪开始呢？”

“随你的便。”她耸了耸肩。

“可以看看其他房子的窗户吗？”

“你是对那儿都感兴趣吗？”她的笑似乎在暗示，洗玻璃仅仅是她毫无兴趣的一个古怪念头而已。

他走进了隔壁，这间卧室里有一个大窗子，两张挨在一起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床，墙上有一幅画，是落日与白桦树的秋景。

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已经有一瓶开盖的酒以及两只可爱的酒杯在等着他了。“在你开始大干以前，来点提神的东西怎么样。”拓马思在桌子旁坐下。

“说实在的，我毫不介意这个提议。”

“是否对人们生活的方式很感兴趣？”她说。

“我不会有所抱怨。”拓马思说。

“所有的妻子都一个人在家里等你。”

“你是说那些老奶奶，老岳母。”

“对原来拥有的一切你否很怀念？”

“告诉我，你怎么了解到我原来的工作？”

“这要源于你老板的吹捧。”鹤女人说。

“这次就算了！”拓马思显得很惊讶。

“我给她打电话说要洗窗户，她问我要不要你，说你是被医院赶出来的著名外科医生。你知道，女人总是具有好奇心。

“你有敏感的好奇心。”他说。

“这样明显吗？”

“看你眼睛的用法。”

“这与我眼睛有什么关系？”

“你眯眼，随后，就要问问题。”

“那你会不会应答？”

多亏她，谈话一开始就是心旷神怡的调情。出自她口中的每一个词语所触及的都是超脱于外界事物之外的他们的内部趋向与特征。谈及他和她可以触知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触摸性的补充更简单明白了。于是，在拓马思对眼的提议下，他们都在对方的眼上摸了一下。不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看来她是有意设置了一种“照我做”的游戏。他们坐在另一个人的对面，两个人的手都向下摸着对方的身体。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直到拓马思的手触到了她的下体，她才开始拒绝，这种拒绝中透出几许认真还是一个未知数。现在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大截了，十分钟后他得去另一位主顾家。他站起来，说他得离开了。

她的脸红红的：“我还得填那张工单呀。”

“但我没有完成工作。”他反驳道。

“都怪我。”她用一种温和而纯真的嗓音慢慢地说，“我想，你必须再来我家，完成你的工作。”

拓马思拒绝把单子交给她签字，她似乎在乞求施舍，对他甜甜地说：“给我，好吗？”又眯了眯眼，加上两句，“反正我也没付这笔钱，是我丈夫给的，你也没得这笔钱，是国家得了。咱俩跟这场交易都没沾边儿。”

既像鹿又像鹤的女人有一种奇怪的不协调，不时激起他的回想：她大胆地调情中显然又带着腼腆，千真万确的性欲被嘲弄的微笑抵消，拥有独持的气质的同时拥有俗气的住宅。要是与她做爱，她是什么样子呢？他尽力用心揣度却没有答案，以至于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成了他思考的重心。

应她的召唤，他第二次去她那儿。酒和杯子都在桌上等着。这一次，一切便自然而顺利得多了。不一会儿，他们便在卧室里面对面地站着接吻（那里，墙上画中的太阳正落在白桦树上）。他用自己的标准方式命令：“脱！”她拒绝服从并反过来向他命令：“不，你先脱！”

他被顶了回来，这种反应方式不是他所熟悉的。她开始解开他罩衣的扣子。下达几次“脱”的命令之后，终于以他的妥协告终。根据上次访问时双方达成的游戏规则（“照我做”），她脱掉她的裤子，他脱掉她的裙子，然后她脱掉他的衬衣，他脱掉她的罩衫，直到最后他们都赤裸裸地站着。他把手放在她湿润的阴部，他突然感到自己身体的同一部位也有她的指触，女人居然照着他对她的方式一丝不乱地做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我所述，已有近二百名女子成为他的床上宾客（加上他当窗户擦洗工期间为数可观的新人选），但这样的女人他还是没有遇见过，比他还高，朝他眯眼睛，还用手摸他的肛门。为了掩饰他的难堪，他拥着她倒向床。

他的动作如此急促，使她毫无戒备。她那高塔一般的骨架仰面躺下时，她脸上泛起了红色的斑色，看到失去平衡以后害怕的表情。他终于君临于她之上，一把托住她的膝下，把她叉开的双腿微微向上举起。那双腿猛一看去，就像一个战士举起双臂对着瞄准他的枪筒投降。

笨拙加热情，热情加笨拙——拓马思消沉已久的热情被激了。他久久地跟她干，不时仔细地察看她那红色斑点的脸，看一个女人被拌翻后倒落时的恐惧表情，被这种前所未见的奇特表情深深吸引着。

他去浴室洗洗，她在后面跟着并不厌其烦地解释肥皂与海绵的位置以及热水的使用方法。他对她把如此简单的事弄得如此繁琐感到很惊奇。最后，他不得不对她说，他一切都了如指掌，希望她能允许他独自呆一会儿。

“你不愿意让我呆在这儿看看你吗？”她乞求。

他终于把她弄了出去。他洗完身子，把尿拉在盆子里（捷克医生的标准程序），明显地感到她破门而入的欲望，并且为此跑来跑去寻找突破口。他把水关掉，整个寓所突然安静，他体验到极其强烈的被注视的感觉，差不多可以断定，浴室门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窥视孔，她那漂亮的眼睛正眯缝着看进来。

告辞的时候，他的心情好极了。极力想把她的要素存入记忆，这将成为界定她的独有特征的既定公式（她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得出了这个由三个已知项组成的公式：

- 1) 笨拙加热情。
- 2) 平衡失去等没优势不明显之下的表情。

3) 双腿举在空中，像一个士兵对着枪筒举起投降的双臂。

回想以上条目时他具有回味无穷的乐趣，这一些特质又将世界变幻玄妙向他展现出一小块秘密的脸孔，他将用他想像中的解剖刀，又在宇宙那无际的天幕上划了一刀。

差不多是同时，他还有如下经历：他每天回家之前在老朋友提供的小屋里和一个年轻的姑娘幽会。一两个月之后，她满脸向往和甜蜜地向他提到初次见面的情景：当时外面正是雷雨交加，他们在窗子下面的一张小地毯上做爱，一直干到风暴平息。她久久难以忘怀那种消魂的独特经历。

拓马思给震惊了，是的，他可以从记忆的内存中唤醒与她在小地毯上做爱的场景。（他的朋友睡在一张窄沙发上，拓马思发现她极不舒服）但他的记忆中完全没有风暴的影子。这太奇怪了。他能回想起他们每次在一块儿时的情景，甚至能牢牢记住每一次做爱的方式（她不愿意他从后面干她），他没有忘记在交合过程中她的提醒和要求（她总是要他搂着她的屁股，不要老看着她），他甚至还记得她内裤的式样，却完全没有风暴，完全没有。

对于每一次性经历，他的记忆只录下了性征服中那险峻而窄狭的通道：第一声言语挑逗，第一次触摸，第一件她对他和他对她说的猥亵之事，以及被对默许和有的遭到反对的小小的性反常行为。在性之外的一切事物，甚至包括他们见面的场景，都被他毫不犹豫地赶出记忆之外。

年轻姑娘继续谈着风暴，神往地笑了。他感动而惊奇，同时又感受到某种羞愧。她经历了美好的事情，他却未能与她共同体验。对那场夜晚风暴的两种反应和记忆方式，是爱情与非爱情的分界线。

我不希望，“非爱情”这个词使人联想到他对那年轻姑娘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就是按现在的说法，把她当成一个性工具。相反，他珍爱她的一切性格特征并且乐意为她提供帮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不是那种在她面前厚颜无耻的人。然而他的记忆不由他本人直接控制，把她从爱情领域中排斥掉了。

看样子，脑中有一块可以称之为诗情记忆的区域，那里记下来诱人而动人的一切，我们生命因此而体验各种美丽。从他遇到塔莉莎，再没有女人有权利在他大脑的那一区域中留下一丝印痕。

塔莉莎独霸他的诗情记忆区，专制地把一切其他女人的痕迹迁出这一辖区。这是不公正的，那位与他在暴雨之夜的小地毯上做爱的姑娘，具有塔莉莎所不能企及的诗情，她叫着：“闭上眼！搂着我的屁股！把我搂紧！”她不能忍拓马思睁着眼睛干她，专注而敏锐地盯着她；不能忍受拓马思小心地在两人的身体之间保留几毫米的距离，而减少了肌肤紧紧相贴时的热力四射。她不希望他研究他。把对方带进那神奇的爱流里，只能在闭着眼睛的时候或能够全权达成。她不愿意趴着，其原因就是那种姿势使他们的身体根本挨不到一起，而他却可以从几码远的地方来观察打量她。距离使她没有与他融为一体的亲和力。正因为如此，她冲着他瞪眼，坚持说自己没有高潮，尽管地毯已经明显地湿漉漉的了，她还是说：“我指的不是快感而是幸福，当幸福脱离快感时便不再对我具有诱惑力了。”换句话说，她是在敲打他诗情记忆的大门。但门是关闭的，他的诗情记忆里没有她的位置，在他的脑海里早已被定位到地毯上了。

在他与其他女人冒险活动完全不存在的那一点上，他展开了与塔莉莎的冒险行程。那是某种职责之外的东西推动他一次次征服。他无意揭示塔莉莎身上的什么，她也用不着揭示来到他面前。他在能抓住想像中的解剖刀之前，在剖开这个世界的屈服之躯以前，就与她做爱了。他对她的爱情是那样迅速而突如其来地产生了，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时间探明自己究竟想要从她的身上得到些什么。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后来才开始的：她病了，使他完事后立即送对方回家的方式失效。她睡在他床上时，他跪在她身边，意识到她是被什么人放到草篮里顺水漂来。我们早已意识到了比喻具有的危险性质。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第一个词，爱情便无可阻挡地自然而生了。

最近，他又从记忆深处珍藏的位置唤醒了她。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样取牛奶回家时，站在门道里，她怀中的红头巾里躺着一只乌鸦，那样子就像吉普赛人抱着自己的小孩。这个情景总是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就在她的脸旁，乌鸦极为哀怨地向上翘着嘴。

她发现有人用像哥萨克活埋俘虏一样的方式把乌鸦埋了半截。“居然是孩子干的！”她的话不光是陈述事实，还有一种对人类深恶痛绝的感情。这情景使他记起不久前她因他从未想过要孩子而衷心感激他的情景。

随后，她向他抱怨，说她在工作时总被一些无聊的男人骚扰。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这使她的心很低落。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思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已经很久没有轻握那双轻颤的手并使其安静下来了。

他第二天早晨去干活，脑子里还牵挂着塔莉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女人说，一位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思去。托马思真想拒绝。这时候他的心中满是塔莉莎，没有冒险的兴致。

打开门，门内的景象消解了他的紧张情绪。面前是一个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请进。”那人礼貌而热情地请他进屋。

还有个脸色红亮的青年人站在那里，望着托马思努力试着挤出一个笑容。

“我想，你们两个用不着我来介绍吧。”那男人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然，”拓马思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拓马思说，“对了，现在想起来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张小桌子旁一起坐下，拓马思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失的产物。与第一个妻子的婚姻产生了面前这个年轻人，而他被警察审讯时，描绘这位老者的尊容。

为了轻松一些，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坐在他对面的两个人同时发出夸张的大笑。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洗窗户不过是骗他前来的借口而已。他从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知道儿子长成什么样，他所关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并希望这同样是儿子的期望。

“好画，你认为呢？”那编辑指着拓马思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拓马思这才打量起那屋子。四壁都挂着有趣的画，以照片和宣传画为主。编辑挑出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人，戴着嵌着鲜红五星的帽子。眼睛严峻异常，咄咄逼人，手指直指着画前的每一位人。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有否加入红军？”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有否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

这玩笑真是绝妙，“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签名的只有一些知识分子。后来吸引了一些其他人，由此及彼的人数越聚越多，以至于当局无法统计出具体考与者的确数。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



问题：“你有否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张好画，拓马思说，我印象很深。”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的脸色严肃起来，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虽不能完全肯定，但是不能排除有警察偷听我们的谈话。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这便是不争的事实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没什么可遮掩。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在警局的档案中，国内一切有点儿水平的人的所有活动哪都有详细记载。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像巴尔扎克、伏尔泰，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警局却为捷克作家大开方便之门，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最后一声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像的麦克风，将声音放到最大：先生们，像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仅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向你们表示感谢。”

在场的三个都笑得直不起腰，编辑又描述了他们报纸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今生活状况，以及国内其他知识界人士的生存境遇。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停车场看守员，窗户擦洗工，公共楼宅烧锅炉的，守夜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这段话又风趣又有吸引力，但拓马思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起近来一二个月他在街上与他相遇的频率非常高。显然，这次相遇并非偶然。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面前这两个人是同路。拓马思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自然拓马思会想到他儿子是受他影响。儿子的状况对他而言如同一张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纸。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关系怎么样，但他觉得当着别人的面不太好。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被关进监狱的人数在持续增长，大多原因是固执己见。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那么，轮到我們做什么呢？”拓马思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子说话，他很惊异地发现儿子居然有些结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了，非人道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能签名的人物，还算得上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一张脸的颜色在苍白与涨红之间转换了好几次。

“你们叫我来，是想让我为你们提供一些可能人选吗？”拓马思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参谋，是亲自签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而得意。为了表示出谦让，他假意作了一番推辞：“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足以表明我的医术高明啊！”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拓马思微笑。

“是的。”那位少年满意地叹息了一声，不知父亲没有觉察起来。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似乎那些一向听话的人的签名会更有用一些。起码那些人对当权者还有些作用，难道不是吗？”

编辑笑了，“当然。”

拓马思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惟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这倒不是说，我们舍不得力气去周旋，或者说为避免让他们难堪而放弃，”他笑了，“你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拓马思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没有人反对我们，他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需要一个更慎重更理智，更同全的方式。他们根本就害怕签名，不签呢，又担心我们瞧不起。”

拓马思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拓马思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非常婉转遣词造句，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拓马思调动所有脑细胞飞快地思考：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计划赦免政治犯，多呈上去一张这样的签过字的纸，结果是更靠近反向了。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个国家还有一群无所畏惧且有头脑的人，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

说的是，拓马思，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勉强吗？”编辑问。

是的，拓马思此时正是持观望态度，但怎么能这样说呢？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还没下决心是否参加红军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或者说：“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说话的方式有可能不同，但其中相同的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威胁语气。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但真要他们签名对他们便会有一切的理由推脱。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拓马思还有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好了，”拓马思笑过以后说，“让我回去想想，过几天能再见面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遗憾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明天是递交主席的最后期限。”

“明天？”拓马思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跟面前这位编辑如出一辙，他们都是企图说服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却用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祈求的语调。现在，他们看着对方，拓马思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平时看胡须是否刮干净时，镜子里所出现的熟悉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拓马思突然觉得有一丝不安。

在父母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身上有一些与父母相近的特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许还会觉得有趣。然而拓马思是第一次见到儿子，并且和他交谈！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挥舞你的手臂做出各种动作，你一定会见了魔鬼一样死盯着手臂。即使那条手臂曾经那么亲切而熟悉地属于你，它接触你的

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你难道不同情受迫害者吗？”他儿子补充说，拓马思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关键不是在于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一旦签字，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同一战线的人。拓马思应该尽责与他表示友好。如果不签，他们就会如同以前一样互不相干。这倒是与他们个人的意志不相关，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

他处在一种注定失败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签字与否已无足轻重，无论是对他还是别人都不足以构成深远的影响。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

似乎是回报他的果断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绝对地妙不可言。”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像炸弹一样有效果。”

他很喜欢编辑的赞赏，但总觉得儿子的话很是别扭，颇为不自然：“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个，”他说，“这些思想将我解放开来，由此还离开手术台。”

听起来这话很冷。

编辑努力地做着挽回场面的工作，带着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从孩童时代起，拓马思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现在人们对他的赞赏，便仅仅是针对着关于俄狄浦斯的观点，他们把他的人生价值简单地归于此。甚至归给得更少一些：冲着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不！”

“它是否拯救了人我不知道。”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也许自己没意识到），“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是尴尬的沉默。拓马思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孩子脸上那张酷似自己的嘴又呈现在拓马思面前。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那篇文章中最经典之处在什么地方吗？”孩子继续说，拓马思看到的只是他说话时付出的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在人们身上已经很难找到的，扬善弃恶。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内疚。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借口可言。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对自己的惩罚表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明了。”

拓马思拉开在儿子嘴上的视线，努力想投向那编辑。谈话激烈起来，拓马思有些激动：“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搞混了。为什么要采取惩罚这种丑恶的手段呢？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他有很多话要说，突然记起刚才编辑关于窃听器的那番讨论。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简直是回应了对那篇文章的谴责，正好是警察局所感兴趣的。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广播的素材。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不明白的是我当初下笔的原因。”拓马思马上想起来了：她像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他们又走到了一处。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胸前，因为他的幻象出现，他感到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只需有她仍在他的身边，与他分担一切，其他的便都次要之极了。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回打破沉默的是编辑：“我懂了。我也不是惩罚观念的崇尚者。”他笑着补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拓马思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然而这件事简直就是白费工夫（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同时这件事并不是他所乐意干的（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儿子又一次运用了哀求的语气。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世界使他最为不快的就是两个字眼。再一次，塔莉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眼前浮现出红头巾裹着的乌鸦，躺在她怀里的情景。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记起她开始颤抖的手。她在走向衰老，却坦诚着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却是他目前惟一在意的对象。

至于签不签字有什么可想的？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做任何事都不能伤害到她。拓马思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为塔莉莎提供幸福生活。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他深知签字的后果便是密探的频频光顾，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寓意深远的话，却不为在场不在场的人们所了解。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如同他当年义无反顾的抛开妻儿，以及呈送那篇自断前程的文章——同样的黑色陶醉。他不知道自己对是错，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几天后，不少报刊都刊登了一些有关于那篇请愿书的报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请愿书原文的只字片语早已不知去向了。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所有签过名的人的名字都赫赫在目，伴同恶毒至极的诽谤与攻击一同出现在报纸上。

这一切完全应当在意料之中。任何公开活动只要不是当局组合的（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拓马思也许会因为自己没有参加到这一活动之中感到不安。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已经完全地忘记了事件的原因。

我再一次看见他，像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眼前：他站在窗前，目光穿过院子落在那边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正如我前面所言，作品中以人物跟生活中的人不一样，不是女人生出来的。是文章中的情景，以及遣词造句的方式赋予了他们以文学生命。简单地说来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包含在那隐喻当中，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在恋人面前的姑娘无法控制胃中古怪的咕咕声；缺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与众人同出一辙举起进军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以上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但是我的作品不会随之而生。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具有无比的热爱和好奇。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圈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小说神秘的特征正是由这种界线界定的。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让我们到此为止，还是回到拓马思身上吧。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他一个人在公寓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目前他所思念的是那位有明星外表特征的编辑，以及他曾有过的那些朋友。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没有找出搭讪的借口，她就步入卧车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次困惑着为自己该做出怎样的反应，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他的脑海签不签名还在争斗着。

万马齐暗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报纸为什么会不啻篇幅地大肆宣扬这次的请愿活动？新闻界（全部由国家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吗？他们大肆张扬请愿书，表明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一切，摆布一切。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然而他应该怎么办呢？签还是不签？

换种方法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强呢？

我们还能有别的法子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我们对生命的惟一性不能加以选择，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给定的情境中，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第二次或者更多的选择权利将不复存在。

在这一方面，历史前进的方式如同生命成长的历程。捷克只有一部历史，它将像拓马思的生命一样，在某一天将会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

1618年，捷克的各阶愤怒至极，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纳君主统治的怒火。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挑衅的选择给捷克人民带来了三十年的战乱之苦，并且整个民族差点毁于他们手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如若共同奋战，鸡蛋碰石头般地与其抗衡，会得到任何好处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投降的决定诱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如果选择了反面情形会好些吗？究竟应该如何是好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然而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假想之中，现实的历史中是不会有这种游戏上演的。

Einmalist 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等于没有发生。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却出身于人类手中虽然他们是注定不能重复选择以获得经验。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承受不起，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当时钟走到明日，便已经消逝无踪。

拓马思再一次陷入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干起来似乎把历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似乎深信自己可以重复选择以控制所有的一切，会永劫回归，丝毫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他与拓马思的生活方式绝对不一样：一部不是草图的历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

几天后，他又因为有了另一样思想而为之心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那里的人们拥有再次的生命和再次的选择，能够充分感知道，自己在

地球上的生活和经验。

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在那里，我们开始第三次生命，并且是在前两次生命历程沉积下来的基础上的。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

这就是拓马思版本的永劫回归观。

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那些其他层次上的新的星球只能存在我杜撰或异想之间。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会更成熟？这种成熟是通过经验累积所获？

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发，才可能正确理解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乐观主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对此没有信心。

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说《两年的假日》，是拓马思少年时的最爱。两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拓马思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身的精力正以极快的速度被消耗尽（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丝毫也没减退对女人的兴趣，但发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只是在过程中有些气喘吁吁，而与生殖器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

一天，他因为下午要去赴愿而感到难受，似乎要去享受一个难得的假日。他极度渴望，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引起他兴趣的是位妩媚年轻女子，表演系出生，是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

他结束了该干的活，再次打电话证实，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认出来的女人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想你想了整整八辈子！”

拓马思竭力想唤出记忆深处有关她的信息。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但她的态度亲密而暧昧。他一边搭着腔，一边掩饰自己没认出她的事实。过了很久，他终于想起她了，从一个很细微的事实：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这才开始打主意了，如何把对方引诱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这段插曲实在是令人既可笑又觉可怕：这证明他的脑力和体力都消耗殆尽了。这种已持续两年的休假生活应该有个尽头了。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塔莉莎的假日。渡过没有交流的六天，他们终于在星期天相聚了充满了爱欲；但是像拓马思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需要一再延长预热的时间。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他很难听到她尖叫的声音，高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这表示看痛苦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熟睡以后的相互依偎还保留着温柔的余韵。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拓马思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让他开车出城，他们去了一个矿区，发现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遇到了拓马思以前的一个病。自此拓马思便闷闷不乐了。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被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从前的生活方式，那种按部就班、倍受信任的感受潮水般地向他涌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很觉得有胃口，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面，避免目光与塔莉莎接触。他对她很恼火。他的偶然理论再一次地被印证。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目

的地？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沉默无言。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像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时间在静静地走着，他们却被沉默压得不堪忍受。他们逃离这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他听见她的哭声。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只有每个星期你就上坟墓来看我，我才能走出来。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这样看不见了？’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不，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没有眼睛了。’”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你肯定是和一个女人同行。几个星期过去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根本不敢睡觉。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了，简直是累得不行。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在我竭尽全力重新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你的眼中写满了失望。你说你已经不喜欢我的样子了。我感觉得出，我睡觉时的脸和紧张的恣态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从你不来以后，我便没有再睡觉。’”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给你一个月的假期！’”

“好像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已经将心系在了别的女人身上，你无情地离开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含有无眠的一个月来等你。下次的相见将是我变丑和你变失望的重复。”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这样的爱早已超出了他能够担承的范围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虽然不好当众承认，但这一切不关他的事。但是，塔莉莎梦中的悲伤之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重新将自己置身于她的梦境之中，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点——擦掉她眼窝中的泥。随之而来的仍是她伤心欲绝的话音：“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当塔莉莎重新入梦的时候，她死亡的场景却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她带着可怕的噩梦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在可怕的噩梦召唤塔莉莎沉沉睡去了，而他再也不能将她唤醒。

拓马思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拓马思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死了一半，没死的都义无反顾地逃向了国外。历史学家将不会记载这些，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之率疯狂上升令人不可相信。我不是说人们都是像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生平首次听到自己的私人说话被搬上了电台，不几天后我们便在医院见到了他。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像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的手术也受到了独特待遇。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还有许许多多死于其他方式的人，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律平的离世正是由于他没有接受当局对他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为使人对苏联的热爱大唱赞歌。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人勃然大怒，使赫律平从

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人们宁愿选择坟墓。

一天，拓马思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因为害怕人们借此机会造反，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被告知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拓马思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像是个摄影棚。他不明所以也四处看了看，发现自己和众人都已置身于摄像机的包围之中。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一位仍是科学院的成中的老人是死者的同事，足够勇敢地做了墓前演讲，他并没有想过要借此方式得以成名。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拓马思发现有一群人缩在大厅的一角，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拓马思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相信他们这些无所畏惧团结一致的人们。他友好地招呼他们并迈步向他们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别过来！”

说来也奇怪。拓马思不知应从忠告的角度（“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还是从嘲讽的角度理解这句话（“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但不管怎样，拓马思听从了劝告走远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的崇拜之情时，对方用手势和眼神阻止了他所有的言语。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一个挨一个地查看价牌。

“涨价啦。”拓马思手中冲洗玻璃瓦水柱没有停下。

那人看着拓马思。正是以前讥笑拓马斯签署自我批评声明的同事。我曾经把他称为 W。拓马思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中看到的（在 W 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并没有偶遇的兴奋，而只有一种不甚高兴的惊异。

“你好吗？”W 问。

在得到答案之前，W 便羞愧了，为自己拙劣的问法，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调节气氛，拓马思故作轻松地说道：“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别人听到“好”字，获取的却是相反的苦涩信息。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W 回答，一切还都那样。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体。他们谁都明白这一点，也都就明白达成了共识。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都那样”呢？

“主治大大怎么样”拓马思问。

“你再也没有看到他吗？”W 问。

“没有。”拓马思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在完美的搭档中滋深了那么多的友情。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拓马思害怕 W 对他选择的话题不满：像主治医生一样，W 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拓马思，没有关心过他的工作。

旧同事之间已经找不到可深入的话题了，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拓马思。他没有因为同的遗忘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道路，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遇见你我很高兴。”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再诚挚的话摆



在目前的境况下，听起来都像是出于心计的嘲讽。

“对不起，”W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点急事，”他伸出了手，“有空我会给你电话。”

那阵子，同事们把他当成懦夫而之以鼻时，他们在他面前都保持着笑容；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对他却是唯恐避之不及了。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能够认清目前境况的必然，并且忘记由此为他带来的不快。

他回到家里躺下来，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时之后却被胃痛弄醒。他的老毛病总是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来雪上加霜，他打开药箱，骂了一句：箱子里空荡荡的，他忘了给它配药。他试图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因此他放弃了睡眠。塔莉莎一点半钟才回家，他认为该是说点儿什么的时候了，于是讲了葬礼，讲了编辑拒绝跟他讲话，还有他与W的相遇。

“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了。”塔莉莎说。

“我知道。”拓马思说。

稍稍停顿之后，塔莉莎，温柔地说：“最好的办法是搬走。”

“我同意，”拓马思说，“但我们能去哪儿呢？”

他穿着睡衣坐在床上，她也过来坐在他旁边，从侧面搂住他的身体。

“到乡下去怎么样？”他说。

“乡下？”这个建议出于他的意料之外。

“我们可以独自在那里过日子，你不会碰到那个编辑，也不会碰到你的老同事。我们可以接触新的人，并且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正在这时，胃痛又向拓马思袭来，全身冰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过于平静与安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许你是对的。”他艰难地说，疼痛使呼吸都很困难。

“我们会有一所小房子，一个小花园，但要足够的大，大得能让卡列宁跑来跑去。”

“是的。”拓马思说。

他努力想像搬下乡去以后生活将是个什么样子。那里女人的资源有限，他很难继续他的性冒险活动。

塔莉莎像猜透了他的心思：“惟一的问题，乡下沉闷的生活会让你觉得厌烦。”

疼痛更加剧烈了，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突然觉得自己对女色追求，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一种奴役着他的职责。他对假日的渴求包含绝对的色彩。从所有职责中解脱，从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能告假离开医院的手术台（一种永久的休息），为什么不能告假离开世界的手术台？离开那小到难以发沉的区分女人的差异。离开那把想像中切开女人们保险箱的解剖刀？

“你的胃又捣蛋了！”塔莉莎这才注意到丈夫的不适，叫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

“打针了吗？”

他摇了摇头：“我忘了给药箱配药了。”

她觉得没时间怪他粗心，摸了摸他的前额，那里有因为痛楚而冒出的密密汗珠。

他没法抬起头，但仍是想办法努力转向了她。对方眼中燃烧着难以抑制的悲伤。

“告诉我，塔莉莎，怎么啦？你近来总是不开心，你有心事，我知道。”

“没有，”她摇摇头，“没什么事。”

“别藏了，我能看出来。”

“都是些老事情。”她说。

“老事情”意味着她的嫉妒和他的不忠。

拓马思显然想继续问下去，“不，塔莉莎，这次有些特别，以前从没有这样严重。”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她说：“去，洗洗你的头发吧。”

他不懂是怎么回事。

她解释的语调是在伤感中带着柔和，没有丝毫敌意。“几个月了，你的头发上有一种强烈的气味，是女性生殖器的气味。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可是每一夜，我一直闻着你某个情妇下体的气味。”

听她说完，他的胃又开始痛起来。简直要命。每次事情结束后他都会对自己做最为彻底的清洗！身上，手上，脸上，确认她们的气味丝毫都没留下。甚而拒绝使用她们的沐浴用品，每次都执行自己种种苛刻的规程，然而百密一疏的是忘记了头发。居然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他回忆起那个女人冲着自己的脸叉开双腿，要他用脸和头顶跟她干，多么愚蠢的主意，现在他对她只能用恨来形容。他看出抵赖也没有用处，所能做的事，只能是什么也不说，傻笑着，去浴室洗头发。

她又摸了摸他的额头：“呆在床上吧，别去折腾了。我现在都习惯了。”

此时他简直痛到死亡的边缘了，谁能赋予他所渴望的祥和与安宁？“我会给这那位病人写信的，就是我们在矿泉遇到的那位。你知道他村子的那个地区吗？”

“不。”

拓马思说不出话来，所能说的只是：“树林子……环绕的山……”

“没有关系，这是以后的事，我们迟早会离开这个地方，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目前还不行。”她还是一直摸着他的额头。两人静静地平靠着躺在一起。慢慢地，痛感消退了，睡意越来越浓。

半夜里他醒来了，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做着一个又一个的春梦。现在只有最后一次能记住了：一个巨大的裸体女人，至少是他体积的五倍，仰浮在一个水池里。从她两腿分叉处一直到脐眼的小腹部，都盖着厚厚的毛。这激起了池子另一边的拓马思的无尽兴趣。

一个已经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躯体居然会有这样亢奋的体验？他清楚地知道那个女人会拒绝自己，又怎会生出无尽的兴趣和冲动？

他以为：在人脑机件里，有两齿轮朝相反方向转动。分别是想像与肉体反应的承载体。载有裸身女人想像的齿轮，带动着相应的勃起指令齿轮。但有些时候，在我们得不到预示也无法去解释的情形下，齿轮不再那么稳稳地交合了。亢奋齿轮会与一个载着飞燕想像的齿轮相配合。一只燕子的景象会带来阴茎的勃起。

此外，拓马思的一位同事是研究人类睡眠的专家，他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一种梦境中，男人们都有勃起现象，我们所习惯的将勃起与女人，尤其是裸体女人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显然是一种偏见，且以偏概全的错误犯得相当大。

那么爱情与这有什么关系呢？此两者是绝对不相干的，拓马思头脑中的齿轮不协调了，他会因为看见一只燕子而亢奋，这一点也不能说明，他对塔莉莎的爱有所变质。

如果说，性亢奋是我们的造物主为了自己取乐而用的一种装置，那尽显出自由的只有爱情了，对爱的对象的抉择和对爱的过程的体验出于造物者之外，爱情是我们的自由，爱情处于“非如此不可”的规则之外。

虽然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使爱情与造物主为自己取乐而设置的机件不同，爱仍然不能完全地独立。爱从属于性，

像一位秀美的裸体女人服从一座巨钟的钟摆。

拓马思想到：使爱从属于性，是造物主最为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决定之一。

他认为只有将性机件化到看见燕子也能亢奋，才能从性爱的泥潭中解救出高尚的爱情。

在甜甜的思索中他开始打盹。在清醒与睡熟的交界区域，在众多概念混混沌沌的无人区中，他突然看到自己发现了隐理的真理，一个新的乌托邦，一座天堂：在那个世界里，男人因看见一只燕子而亢奋，拓马思对塔莉莎的爱情，不再会受到性爱的愚蠢干犯所侵扰。

于是，他睡熟了。

几个半裸的女人使出浑身解数与他纠缠，但是他累了，一心想摆脱她们，他开门走进了隔壁房间。他看见一位年轻女郎，正面对着他侧卧在一张沙发上，也是半裸着身子，除了短裤什么也没穿，她双手支颊，微笑着看他，似乎她早意料到他会来。

他向她走过来，全身心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狂喜之情，为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方才寻到她而庆幸。两人并坐交谈。互相说着一些什么，显出一种镇定，一只手缓缓而轻柔地摆动。她镇静的举动是他一生追逐的目标，女性的镇定是他一辈子困惑不解的问题。

正在这时，梦境又滑回现实。拓马思重临梦醒的边缘。遇见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渐渐消逝，使他惊吓恐惧。他对自己说，上帝，一定不要让我失去她呵！他绞尽脑汁，回忆她的姓名，住址以及二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她对他如此熟悉，他怎么可能忘了她呢？他答应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她，但刚答应便意识到这无法兑现：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们曾经那样亲密，他怎么可能再也记不清她的姓名呢？这时，他睁着眼睛，意识到自己已完全清醒。他在问自己，我在哪里？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这儿吗？他们的相识相知是从何地开始？瑞士？很久他才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白，他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她既不是来自布拉格也不是来自瑞士，他们的约会也只存于梦中。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来。他的妻子在他身旁熟睡着。他想，梦中人她没见过，他认为自己最熟知的女人结果是他不曾相识的女人，然而梦里的是他向往的女神。如果他有一片个人的伊甸乐园，她将是惟一有资格伴他身旁的人。这个来自梦境的女人是他爱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著名假说：原来的人都是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那一半。爱情的定义是找寻另一半自我。

可以设想，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伙伴。那名梦中的年轻女子便成就了拓马思的伙伴。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塔莉莎送给了他。我们拓马思又真正遇见了与自己同出一体的另一半，他该如何是好？他更钟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人，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

他们想过自己在梦想世界中与钟情女子独在，他看见在他们理想房舍敞开的窗前，塔莉莎一个人孤零零地走过，停下来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悲哀。塔莉莎哀怨的眼光使他痛彻心肺，他又一次被爱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塔莉莎的灵魂。他从窗子里跳出去，但她苦涩地要他呆在他感觉快乐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动作，更使他的烦恼倍增。他紧握她颤抖的双手试图抚慰她，他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抛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塔莉莎离去，他最终被六个偶然的結果征服了。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着躺在身旁的这位女人，在睡梦中还抓着他的手。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她无法言说的特别感受。这

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为她睁开了双眼，同带着疑虑的眼光打量他。

“你在看什么呢？”她问。

他犹豫着，不知是要唤醒她，还是重新哄她入睡。他试图作出一种回答，往她脑子里种下一种新的梦境。

“天上的星星很美。”她说。

“不要说你在看星星了，你骗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为在飞机上，星星在我们下面。”

“哦，飞机上。”塔莉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随后又睡着了。拓马思深刻地了解了塔莉莎从飞机向下观望的具体感受。飞机飞翔在群星之上。

## 非凡的进军

直到 1980 年，我们才从《星期天时报》上读到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的死因。他作为二战期间法国人的俘虏，被关押在一个与英国俘虏共同的密室中，难得出用一个厕所。英国军官不满意斯大林儿子把厕所弄得又臭又乱的恶习，不满意他们的厕所被大便弄得很脏，尽管这是世界上权势最大的人的儿子的大便。他们刻意提醒使他很是不满。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让他把厕所弄干净。他发怒，吵架，动武，最后诉诸集中营的长官，希望裁决公正。但那位高傲的德国人拒绝谈论大便的问题。为了表示对这种耻辱的强烈抗议，斯大林的儿子极尽骂人之能事，见仍然难以奏效，便一头扎向集中营的铁丝网。他扑个正着，身体被钉在电网上，再也不会把英国人的厕所弄脏了。

斯大林的儿子有一段艰难岁月。所有的证据表明，这说明他亲母被他亲父所杀。于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父亲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弃儿。正是两重意义综合使用的结果致使人们都怕他：他加害于人，可以是因为震怒（毕竟，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也许是为喜爱（成为弃儿之父杀鸡儆猴的目标）。

遗弃和特权，幸福与痛苦——这种交织缠绕在一起的对立面没有人比雅可夫有更切实的感受，从人类存在的一极到另一极，距离是微小的。

战争一开始，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另一些囚徒属于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他们无可忍受他的肮脏，从而拒斥他是衷心的。作为肩负着最高级戏剧性的人，远离了天使与上帝这些谓之崇高的东西而整日被纠缠于大便，是多少的难以忍受。难道最高级与最低级的戏剧是如此令人晕眩地逼近么？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令人晕眩之近？太近会引起晕眩？

会的，北极与南极的无限度逼近终将毁掉地球，人会发现自己坠入真空，头会旋转，导致他倒下。

如果遗弃与特权是平等的，如果崇高与低贱之间没有区别，如果面对上帝之子的是无休止的方便评说，那么人类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间度向，成为了不可承受的轻。当这位上帝的儿子选择了电网而放弃了生命时，这架电网在失去向度的世界里被无边无际的轻所承托，像天平的秤盘，遗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但这样的牺牲并非无畏，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那些为了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是的，他们关联愚昧抉择的死即非正义，也非有意义。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斯大林儿子的死是惟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

我小的时候，曾翻阅过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旧约全书》，书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画。我看见云端上的上帝的常人一样，都有眉眼胡须。我总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他吃东西，就得有肠子，尽管我的家庭从不信仰宗教，但我同样为自己这种想法，这种亵渎神明的想法感到害怕。

我，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很自然，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个事实，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即是：对于人是否由上帝创造的，只有两种答案：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上帝就有肠子！——或者说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像他。

古老的诺斯替教，但仍是循了我五岁的思路。早在二世纪，伟大的诺斯替教派大师沃伦廷解决了这个该死的两难推理，声称：“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粪。”

粪便并不邪恶，但它为神学提出了难题。自从上帝给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观念：作为人的创造者，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必担当人的功过是非，但必须全权负责烘便一事。

到第四世纪，圣·哲罗姆完全否定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做爱的说法。另一方面，九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埃里金纳则同意这一观点，并且还相信，亚当在任何时候都能像举手投足，一样轻易地举起他男性的生殖器，我们不能将这一设想，当作男人害怕阳痿的寻常旧梦而随意打发。这位神学家的观点具有其独到的意义，如果我们将阴茎的勃起归于简单的命令而不是亢奋的情绪，则性亢雷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并非性交及其随之而来的愉悦，与天堂卓然对立的是性亢奋的感受。记住：天堂里有愉悦，但没有亢奋。

埃里金纳的论点抓住了有关粪便的神学辩解要害。人只要获准留在天堂，他或者（像瓦伦廷的耶稣）根本不排除，或者（看来更有可能）不把粪便看成令人反感的東西。只有被逐出天堂之后，人才开始将粪便与厌恶感连在一起。人才开始遮羞，才开始撩起面纱，被一道强光照花双眼。于是，紧接着厌恶的取得，性亢奋闯进了人们的生活，如果没有粪便（从这个词的原义和比喻来看），我们所熟知的性爱将不复存在，伴随而来的心跳的快两眼昏花也不是存在。

在我小说的第三章里，我讲到了莎冰娜半裸着身子，头上戴着圆顶礼帽，站在衣冠楚楚地拓马思身边，还有些事忘了提了。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时，因为她的自我亵渎而亢奋。她忽发奇想，似乎看到拓马思戴着圆顶礼帽，站在一旁欣赏自己在抽水马桶上排粪的过程。她的心突然剧跳起来，几乎昏厥。她把拓马思拖倒在地毯上，立刻发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上帝造世与世界自然形成的争论涉及到一起超经验超理智的现象。更为现实的倒是这条界线，区分着两类人，后者怀疑人的生命是受赐的（不论如何赐予，以及由谁来赐予），前者却深信不疑这种观点。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在欧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后面，我们都可以找到《创世纪》第一章，它告诉我们，世界因合理而创造，人类因美好而存在，我们因此才得以繁衍。这个信念我们称为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

直到最近，“大粪（shit）”这个词才以“s……”的形式出现在印刷品中，这与道德毫不相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大粪排斥于道德之外。对大粪的反对是形而上的。排出大粪的过程，就是创世说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证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粪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把你锁在卫生间里！），或者，我们被创造出来的过程便包含着必然的不可接受。

那么，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必将显示以下的样子，在那里，大粪被否定，它被每个人都作根本不存在。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Kitsch（媚俗作态）”。

“Kitsch”是个德国词，源于伤感的十九世纪中期，后来进入了所有的西方语言。在传播和广泛被运用的过程之中，它逐渐摆脱掉初始的形而上的含义。不论是从大粪的原义还是从比喻上来说，媚俗就是对大粪的绝对否定；媚俗划定了人类生活中必然有不能接受的范围并且费尽心思地拒绝这个范围内的东西。

莎冰娜最初内心对国家当局的反感，可以说美学的意味更重于道德。她倒不怎么反感当局管辖下的丑陋（把荒废的城堡变成牛栏），却无法忍受当局用美的假面来掩饰事实的真相——换句话说来说，就是当局的媚俗作态。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就是称为“五一节”的庆典。

她记忆中的类似游行发生在人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热情的年代。女人们穿上红色、白色以及蓝色的衣裙，队伍步伐划一地前行，阳台上或窗子前观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种五角星、红心、印刷字体。一个个游行群体中伴有铜管小乐队，大家步伐一致。每一张接近主席台的面孔都挂着令人莫名所以的微笑，哪怕他或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本是一个十足的厌世者，他们似乎极力证明他们极其欢欣，或者用更准确的词来表达：完全认同，不仅仅是认同当局的政治，不，更是对生命存在的认同。从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深井里，这种庆典汲取了灵感之水。他们真正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口号和呼喊是“生活万岁”，使那些漠然处之的人对当局的论点和游行也发生了兴趣。当局只是动用其威力以及借助其灵巧盗用这一口号。

十年后（这时她住在美国），莎冰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国参议员，用他的大轿车带她出去兜风。他的四个孩子在车后座跳上蹦下。当本在一个带有人造滑冰场的体育馆前停下的时候，孩子们便跳出车，活跃在四周广阔的草坪之上。参议员坐在方向盘后，美美地看着那四个活蹦乱跳的小身影，对莎冰娜说：“看看他们吧，”他用手臂划了个圆圈，圈住了运动场，草地以及孩子，这是不折不扣的幸福。”我们从他的话中读出的，不仅有看着孩子奔跑和绿草生长的欢欣，还有对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难民的深深理解。他深信在一个充满灾难的国家里是看不到绿草与欢乐的儿童的。

瞬间，莎冰娜好像突然感到：这位参议员正站在布拉格广场的一个检阅台上。他脸上的微笑，就是那些当权在高高的检阅台上，微笑着接受台下游行者欢呼的笑。

参议员怎么知道孩子就意味着幸福？他能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如果此刻他们都不见了，其中三个向第四个扑过去并狠狠揍他，幸福的意味是什么？

参议员只有一条理由对他有利：他的感情。心灵和大脑经常意见不合抵触龃龉。而在媚俗作态的王国里，心灵是最高的专制统治者。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共享的东西。媚俗所依赖的情势不需要不同寻常，而只需借助于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被冷

落了的父亲，忘恩负义的女儿，草地上奔跑的孩子，第一次恋情，被出卖的祖国。

媚俗会引起两种紧接的眼泪。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真好！

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所感动，真好！

第二种眼泪下的媚俗更胜一筹。

媚俗作态将成为地球人博爱的基础。

没有人比政客更懂得把握媚俗。镜头中他们所亲吻的孩子都是在摄影现场旁边随意抓来的。媚俗的美学思想成全了所有的政客和政治活动。

各种政治倾向并存的社会里，竞争中的各种影响互相抵消或限制，我们居于其中，还能设法或多或少地逃避这种媚俗作态的统治：得以保留个性，创造性得以提倡。但是，无论何时一旦某个政治运动垄断了权力，我们便发现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将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所说的极权统治意味着与一切侵犯媚俗的思想行为势不两立：每一种个性的展示，（偏离集体的博爱者的眼里是藐视的表现）；每一种怀疑（任何以怀疑局部始的人，都将以怀疑生活自身而终）；所有的嘲讽（在媚俗的王国里，一切都必须严肃对待），以及那些背叛家庭的女子和选择同性男人。于是，“丰富而且多彩”这样神圣的法令，就成为了疑问。

由此，我们可以把古拉格当作媚俗作态极权统治用来处理垃圾的化粪池。

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年，是最可怕的斯大林恐怖时期。当时的塔莉莎只有十岁，她在父亲因鬼混被捕的同时被逐出家门。这个时候二十岁的莎冰娜在美术学院学习。在那里，她的马列教授给她解释社会主义理论的艺术：社会主义社会如此飞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进展，其基本矛盾不再是好与坏的矛盾，而是好与更好的矛盾。所以大粪（那是无论如何也根本不能接受的了）只能存在“在那一边（比如说，在美国）”，像一些异己的东西（比如说特务），均是从外部，从那一边打入。

事实上，在那最严酷的时代，苏联电影泛滥于所有好与更好的国家。其间的纯洁和高雅纯粹得令人怀疑。两个苏联人之间可以出现的最大的冲突，也只是情人的误会：彼此以为失去了对方的爱情。但结尾却全部都是相互投入对方的怀抱，热泪满面的场景。

对这些电影流行的老一套解释就是：电影具体化了共产主义理想，当然是高于现实。

莎冰娜无比反感诸如此类的解释。只要一想到苏式媚俗的世界行将成为现实，就感到背上一阵发麻。她毫不犹豫地愿意选择当局统治下那种受迫害和受宰割的现实生活，毕竟还可以容忍这样的现实。如果在那种理想式的现实世界里，那些白痴们咧嘴傻笑的世界里，她将因无法可说，惊吓过度而在短时间内死亡。

苏式媚俗给莎冰娜的感觉，非常像塔莉莎梦中所经历的恐怖都一样地让我感到振动。塔莉莎被迫绕冰地前进，同一群裸体女人一起放声高歌。下面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具尸体。塔莉莎不能对任何女人提一个问题，说一个字，唯一的行为，就是接唱下一段流行歌。她甚至不能对她们任何人偷偷眨眼，她们会立即向篮子里的男人告密，她将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塔莉莎的梦揭示了媚俗的真实作用：媚俗是一道为掩盖死亡而关起来的屏幕。

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里，任何问题都有预先给定的统一答案。因此，爱提问题的人成了媚俗极权统治的死对头。问题如同利刃，容易使我们划破遮幕触及到事物的真相。事实上，这就是莎冰娜向塔莉莎解释的自己画作的准确意义：表面上是明白

无误的谎言，底下却透出神秘莫测的真理。

但是，反对媚俗作态极权统治的人们，早已对质问和怀疑失去了信心，他们追寻简单而确切的，让大众理解，激发群体的眼泪。

德国一个政治组织曾为莎冰娜举办过一次画展。她打开目录，首页是置身于铁丝网中的她自己的照片，照片旁的小传读上去正像是在刻画一位圣中是烈士。她遭受过极大的痛苦，为反对非正义而斗争，被迫放弃了正在流血的家园，却继续在斗争着。“她的画作是她为争取幸福而不懈斗争的真实写照”文章以这句话而告结束。

她抗议，然而并没有理解她。

谁说共产主义没有对现代艺术加以迫害？

“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她愤怒地回答。

此后，她努力逃离媚俗，甚至刻意隐瞒捷克籍瞒在自传中故弄玄虚。

她站在画架前，上面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一个老人坐在她身后的椅子上，仔细观察着她的每一笔触。

“该回家了。”他终于看了看表。

她放下了调色板，去卫生间洗手。老人也站了起来，走向桌边的拐杖。画室的门通向外边的草地。渐暗的天色映出不远处白色房子窗口的灯光。莎冰娜被这两个光辉投照着暮色的窗口感动了。

她一生痛恨媚俗却也做不到完全脱离。她的媚俗是关于家庭的幻象，一切都那么安宁，那么静谧，那么和谐，家中有一位娴静的母亲和一位聪毅的父亲。自双亲去世后，这种幻觉便深印在她的脑海之中。在生活中越是追寻不到那种甜美，她对于梦境的渴望便越是迫切。当她看到伤感影片中忘恩负义的女儿终于拥抱无人关心的苍苍老父，每当她看到光辉从幸福家庭的窗口投向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蒙雾色时，她便感动到流泪。

在纽约，她遇见了这位老人。他富裕而且爱画，身边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伴，住在一栋乡间房舍里。他将正对着房舍的旧马厩改造成莎冰娜的画室，并且从此由朝到暮地陪伴她作画到黄昏。

现在他们三人一起吃晚饭。老太太把莎冰娜作“我的女儿”，一切事情都表现相反，就是说，莎冰娜倒像是母亲，为她的两个孩子喜爱和崇拜。

她这个也即将进入老年的人，像一个小女孩那样找回了曾被夺走的父母吗？她终于找回了她自己从未有过的孩子吗？

她清醒地知道一切不过是幻觉。这些日子，与老两口朝夕相处的日子，只是短暂的问题。老头病得很重，如果有了那么一天，老太太将去加拿大与儿子同住。那么，莎冰娜的背叛之途又将转向何方。一曲关于两个闪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时从她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她为这首歌动情，但却永远不会傻到去认真，美妙歌声传达的不过是美丽的谎言。她很清楚这一点。媚俗一旦被识破为谎言，它就进入了非媚俗的环境牵制之中，失去权威的它将更得动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哪怕我们对其完全地鄙视与不屑一顾，人类也终将难以摆脱媚俗。

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

但生命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上帝？人类？斗争？爱情？男人？女人？

由于意见的不一致，媚俗也具有不同的种类。天主教的，新教的，犹太教的，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欧洲的，美国的，民族的，国际的。

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划分成了左右两派。根据各自声称的理论原则给这一派或那一派下定义都完全不可能。这没什么好奇



怪的。理性的态度并不是政治运动赖以生存的根本，政治运动倒更依赖于奇想、印象、言词以及模式，依赖于它们总和而成的这种或那种政治媚俗。

弗兰次如此陶醉于非凡的进军，这种幻想就是把各个时代内各种倾向的激进派纠合在一起的政治媚欲。非凡的进军是通向博爱、平等、正义、幸福的光辉进军，尽管障碍重重，仍然一往无前，既然是非凡的进军，当然难免有障碍。

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民主主义专政？是抑制消费还是鼓励生产？是保留断头台还是撤了？这一切都与主题无关。把一个左派造就为左派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而是一种能力，在此可以把任何理论揉和到非凡进军的媚俗之中。

弗兰次显然不是媚俗的信徒。他生活中非凡进军的角色，与莎冰娜的生活中那关于两个闪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多少有些相似。弗兰次投哪个政党的票？或许他根本不会投票，他宁愿是徒步旅行到山里去度选举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被非凡的进军所打动。梦想着我们是跨越世代进军中欢乐的一群，这毕竟是美好的，弗兰次从未真正忘记这样的梦。

一天，有些朋友从巴黎给他打电话，他们计划向柬埔寨进军，邀请他参加。

柬埔寨中近来满是来自美国的硝烟内战使这个民族丧失了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会继续变少，最后，它被相邻的越南所占领。而越南纯粹是苏联的附庸。柬埔寨受到饥荒的折磨，由于医药紧缺人们濒临死亡。一个国际医疗机构再三要求允许入境，都因越南的抗拒而失败，现在的办法是，让一群西方重要的知识分子开到柬埔寨边境，用这种世界民众目睽睽之下的壮观表演，迫使古领军允许医生入境。

给弗兰次打来电话的人曾是在巴黎街头的战友，一开始，弗兰次被这个邀请弄得欢喜若狂，随后，眼光落在房子那边扶手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的学生情妇身上。对方仰视着他，眼睛在大圆镜片后显得更大。弗蓝次感受到了镜片后面的哀求目光，放弃了去的意图。

刚挂上电话，他马上对自己的决定有些后悔。真是，他竟然为了眼前的情妇冷落了远方的爱情，柬埔寨目前的状况不是同于莎冰娜的祖国吗？一个被邻国军队占领的国家，一个已感受到俄国巨掌重压的国家！刹那间，他觉得这位久无音讯的朋友是受了莎冰娜的委托而来的。

上帝知道，看见一切。如果他参加这次进军，莎冰娜会从上面惊喜看着他，会看到自己对她不二的决心。

“要是我参加进军，你会难过吗？”他问戴眼镜的姑娘。这位姑娘痛恨每一次的离别，但是一向顺从他。

几天后，他与二十名医生，以及大约五十位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外交家、歌唱家、演员以及市长），还有四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同乘一架巨大的喷气式飞机离开了巴黎。

飞机在曼谷着陆。一家国际大宾馆的招待厅汇集了四百……记者。那儿聚集着更多的医生、演员、歌唱家、语言学专家，还有数百名带有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以及摄像机的记者。乐台上约摸二十个美国人坐在一条长桌上，正在忙着各项事情。

和弗兰次一起进舞厅的那些法国知识分子，均感受到了相当的侮辱与轻视。是他们向柬埔寨发起进军的，可这里的这些美国人，像平常一样恬不知耻，不但接管了领导权，而且是用英语接管的，殊不知丹麦人和法国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丹麦人早已丧失了民族感，因此法国佬便是惟一能进行抗议的欧洲人了。他们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为表示对英语的不屑而持续地用法文向台上的人抗议。那些美国人一个字也听不懂，报以友好和赞同的微笑。到最后，法国人别无他法了，只得用英语讲出他们的反对意见：为什么有法国人参加的会上只用英语？

美国人很惊奇如此奇特的反对，但仍然用微笑的态度默许了

增加法语的提议。于是，在会议重新召开之前，得找一个合适的译员。随后，每个句子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重复，致使讨论时间延长了一倍，甚至还不止，因为所有的法国人都懂一些英语，他们不时打断译员的话来给他纠错，不放过每个字。

一位著名的美国女演员站起来发言，使会议达到了高潮。就因为 她，大厅里涌进更多的摄影记者和摄影师，她说出的每一个音节都伴随着照相机快门声音。女演员谈到了受难的儿童，共产党专政的残暴，当前对文明社会传统价值的威胁，人权的保障，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还谈到卡特总统，说他对柬埔寨事件的深深的忧虑。她满含热泪也结束了激动的演讲。

一位长着小红胡子的法国年轻医生，跳出来吼道：“请弄明白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我们是治病而不是吹捧卡特总统。不要把这当成美国宣传的马戏场了！我们不是来反共！救命才是目前的重点。

他马上得到另外几个法国人的响应。译员害怕了，不敢如实翻译他们的话。于是乐台上的二十个美国人满脸笑容，好意地看着他们，一再点头表示赞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头举向空中，他明白欧洲人总喜欢挥举拳头表示与大家同乐。

第二天早晨，他们乘公共汽车横越泰国去柬埔寨边境，晚上，他们落脚于一个小山村里租来的吊脚楼。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们住在楼上，把他们的猪关在楼下。弗兰次和另外四个教授住一间房子，边听着远处猪的呼噜，一边感受着近处一名数学家的鼾声。

早上，他们又爬回汽车。在离边境约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车辆都禁止行驶，惟一可通过的路途不但狭窄而且有重兵把守。车停了，法国小分队涌下车，再一次发现美国人占了他们的上风，组成了游行的先头部队。于是白热化的争吵开始了，夹杂着译者含混不清的叫声。大家达成以下协议：游行队伍由一个美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一个法国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译员领先，接下来是医生，其余的人都在后面。那位美国女演员压阵。

狭窄的道路，而且沿途有布雷区，加上有路障——环绕着铁丝网的两个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单行穿过。

弗兰次前面约十五英尺处，是一位著名的德国诗人兼流行歌手，创作了九百多首和平反战歌曲。为了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他选择了在长杆子上挑白旗以衬托黑胡子的独特方式。

长长的游行队伍此起彼伏，摄影师们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不停地哗哗摆弄着他们的设备，飞快地冲到队伍前面，停一停，又缓缓向后退着，不时单腿跪下，然后又挺起身子跑到更远的地方。他们时尔大声叫喊着某位名人的名字，在那人转向他们时从容地按下镜头。

后面传来了什么声音。人们放慢步子朝后看。

落在最后的美国女演员，从来如此不被重视过，她决意反抗。她全速向队伍前面跑去，就像一位参加五千米长跑比赛的运动员，开始为了节省体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后面，现在所有积聚的力量爆发出来把别人一一超越过去。

男人们不愿意破坏自己的绅士形象，一一闪开让步，以免挫伤这位伟大运动员的积极性，但女人们发出叫喊：“份份闪开站步！这不是明星集会？”

大无畏的女演员仍然一往无前，一大群摄影师记者尾随其后。

突然，一位法国语言学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极难听的英语）说：“请你明白我们此行的目的，为重危的柬埔寨人治病，医生才是主角，这不是为电影明星捧场的惊险表演！”

女演员的手被语言学教授的手紧紧锁住，她试图挣脱但以失败告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用纯正的英语）说，“我参加过一百次这样的游行了，你以为没有我们你们能去哪儿？这是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道义。

Merde！语言学教授（用地道的法语）说。

美国女演员听明白了，放声大哭起来。

“请别动！”随着一声大叫，一位摄影师跪倒在她脚边。女演员对着他的镜头留下一个长长的回望，泪珠成串的滚下来。

语言学教授终于放开了美国女演员的手腕。那位有黑胡子和白旗子的德国流行歌手，对女明星喊出她的名字

美国女演员从未听说过他，但她刚经过羞辱，对任何同情都无比感动，她奔向他。歌唱家换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揽住了她。

他们立刻成为了新闻记者们包围的中心。一位著名的美国摄影记者为了把他们的脸和旗子一起塞进镜头，费了很多周折。旗杆太长，他节节后退了几步，却不想招来杀身之祸。轰地一声，他的身体被地雷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飞舞，一片血雨洗浴着欧洲的知识分子们。

歌手和演员都吓坏了，谁也不敢动，只是注目着旗子。旗上溅满的鲜血使他们每一个惊恐万分。他们又提心吊胆地向上看了几眼，才开始隐隐地微笑。此刻他们心中充溢的是一种谁也未曾领略过的奇特感受：别样的自豪！已经有人为他们的旗子奉献了鲜血。游行的队伍继续前行。

国界线就是一条小河。一道长长的高约六英尺的墙沿河筑着，将河隐在了墙的后面，墙边堆满了保护泰国狙击手的沙包。墙垣只有一个缺口。一座小桥从那儿连接着两岸。越南军队就驻守在桥的那边，但他们藏身很隐秘。很明显，只要有人踏上这座桥，看不见的越南人就会开火。

游行者们走近大墙，踮起脚张望。弗兰次从两个沙包的夹缝中向外看，想看个究竟，然而却一无所获。一个摄影记者推开了他，那人认为自己更有义务、有资格使用这个位置。

弗兰次看看后面，七位摄影师栖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顶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直勾勾地看着对岸，像一群巨形的乌鸦。

这时，走在队伍前面的译员把一个大喇叭筒举到了嘴边，用高棉语向对岸喊起话来：“这些人都是医生，他们要求获得允许进入柬埔寨国境，提供医务援助。他们所关切的只是人类生存问题，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一切行动与政治问题没有关系。”

来自对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可怕的沉寂使在场的每个人都心寒。只有照相机在继续咔咔响，听起来像一只异国的虫子在唱歌。

弗兰次突然明确地感受到：这次非凡的进军已走到了尽头。欧洲被寂静的边界包围着，承载这次非凡进军的，只是一个置身于星际般背景小小舞台。曾经急切挤向这个舞台的观众早就离去了，非凡的进军在孤寂中进行，失去了观众。是的，弗兰次对自己说：非凡的进军正以其日益紧张的面目，愈演愈烈的姿态来反衬着世界的冷漠：

昨天反对美国占领越南，今天反对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拥护以色列，今天拥护巴勒斯坦；昨天拥护古巴，明天反对古巴——而且总是反对美国；昨天对大屠杀嗤之以鼻，今天又投入到另一场大屠杀之中。欧洲在前进中赶上众多的热闹，一个也没落下。欧洲前进的步调日益加快，直至最终以非凡进军的形式带动每个人向前疾驶并无法节制，舞台正在缩小，某一天终将变成一个没有空间度向的圆点。

译员又一次用喇叭筒喊话，得到的回应仍然是没有边际的，可怕的静寂。

弗兰次四下张望了一番，似乎所有的人都消沉在这可怕的沉寂中了，连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国女演员都消沉了，不知不下一步怎么样。

凭借内心的闪光，弗兰次探到他们心中令人发笑的一环。但是，他不想离开他们，也没有嘲讽的兴致，内心中升起一种感情，

像我们对被判罪者的无限怜爱。的确，非凡的进军已走到尽头，弗兰次是因此才萌生背叛之意吗？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尽头吗？在这些陪伴着勇敢的医生走向边境的一群当中，他有什么资格来嘲笑并揭示别人表演的意图？难道表现不是他们目前所惟一能做的事情吗？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弗兰次是对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为赦免政治犯组织请愿的布拉格编辑来。我清楚知道他的情请愿毫无作用，在解救囚犯的表面目的之后，他所真正意欲达成的，是为了体现无所畏惧的情感还没有灭绝。那也是演戏。但是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他不是在做戏与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是在演戏与完全无行动之间进行选择。在某种境遇之下，演戏是人们的唯一选择。他们与哑默力量的斗争（河那边的哑默力量，墙里化为哑默窃听器的警察），只能借助表演来发起进攻。

弗兰次看着他那位从巴黎大学来的朋友举起了拳头，威胁着对岸的静寂。

译员用喇叭筒进行第三次喊话。

仍旧的一片沉寂。此时弗兰次胸中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就在这里，站在泰柬边境界桥仅仅几步远的地方。他意欲冲上那座无言的桥梁，并且这种欲望几乎抑制不住。他想仰天痛骂，那怕葬生于震天动地的枪声之中也颇为后快。

弗兰次这种突然的欲望使我们想起了一些东西，是的，斯大林的儿子又在此滑入了你我的记忆。当他不忍看到人类生存的两极靠近得几乎瞬间可及的情意，当他发现崇高与卑贱、天使与苍蝇、上帝与大粪之间再无任何区别，便宁愿选择电网而放弃了生存。

然而令弗兰次耿耿于怀的是，非凡进军的光彩居然只能表现在参与者那具有喜剧色彩的虚荣之间。他不能承认欧洲历史高贵的喧嚣消失在无际的沉寂里，不承认历史与沉寂之间不再有任何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他似乎愿意以生命为代价，以彰显非凡的进军与粪便之间的质的区别。

这个切入点并不有利，天平的一个盘子里放着大粪，另一个盘子里是斯大林之子投入的整个身躯，天平却仍然难堪地平稳着。

弗蓝次没有把自己的意愿化为行动，只是垂着头，与其他人一道，成单行，走向汽车。

世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注目，根据我们所渴求的不同目光，可以把我们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类人期望无名的众人都对其投以目光，换句话说，是期待着公众的目光。德国歌手、美国女演员，甚至那位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辑，就是这种类型。读者已融入他生活的一部分，某一天入侵者禁了他的报纸，没有什么能取代那些隐名的眼光，气压似乎也都随着读者而逝去了，他行将陷入窒息。然而某一天，他意识到有人不断跟踪他，窃听他，偷偷摸摸地四处捕风捉影，于是，他的身上重新聚集了众人的目光，他又能呼吸了他开始对着墙里的麦克风作戏剧性的演说，警察将他丢失的公众又带回给了他。

这么一些人，他们极其需要许多熟悉眼睛看着，组成了第二类。有永无休止的酒会与聚会之中，他们是永恒的主角。他们比第一类人快活。第一类靠公众的注目点燃生命之光，而几乎这种情况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是迟早要发生的。然而在第二类型人这一方面，他们渴望的仅只是自己所需要的目光，马尼尔·克劳迪及其女儿就属于这一类。

再就是第三类人，他们为自己所深爱的人保留着眼光。这使他们身陷险境，如同第一双那样，某一天，他们爱着的人儿闭上双眼，他们便面临着无边黑暗。塔莉莎和拓马思就属于第三类。

最后是第四类，这类人并不常见。他们是梦想家，生活在想



象中的一双眼睛之下。比方说弗蓝次吧，他去柬埔寨边境只是为了莎冰娜，当汽车沿着泰国公路颠簸行进时，他的脑海中久久地浮现着莎冰娜注视的目光。

拓马思的儿子也属于这同一类型。让我们称他为希曼吧。他希望伴他左右的是他父亲的眼光。但卷入请愿运动的结果，是被大学赶了出来。一位乡村牧师的侄女终年地陪伴着他，他娶了她，成了一名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天主教教徒，和一名父亲。当他得知拓马思同样生活在农村时，他简直是无比激动，他终于有机会与他平等对话了。他由此而生出勇气给拓马思写了一封信，不是要求对方回信，只想借此获得他目光的关注。

希曼与弗兰次构成了本小说中的梦想者。与弗兰次不同，希曼从不喜欢他的母亲，从孩提时代起，父亲是他寻找的生命中心。他愿意相信父亲是某种非正义的牺牲品。并以此解释父亲后来施加与他的不义。他从不生父亲的气，也拒绝加入母亲中伤父亲的行列。

他和母亲在一起住到十八岁，完成了中专学业，随后去布拉格读大学。那时的拓马思是个擦洗工。希曼常常一等几个小时，想撞见拓马思，却从未找到与父亲说话的机会。

他与那位下巴编辑混在一起只是因为从编辑的命运之中他能够体味到父亲生命的某些经历，那编辑从未听说过拓马思，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早已给忘了。希曼借此提醒了他，并恳求他说动拓马思为请愿书签名。编辑同意了，因为他希望为这个他喜欢的孩子做点好事。

无论什么时候，每当想起与父见面的场景希曼便不能原谅自己当时暴露出的胆怯。父亲不可能喜欢他，在他这一方面，他喜欢父亲。他记得他们的每一句话，而且时间越长，就越为真切全面地验证了这些话正确性。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是：“惩罚自己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的人是残暴的。”当他从女朋友的叔叔手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过一部圣经的时候。耶稣的一句话特别震动了他：“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知道父亲并不信仰什么宗教，但从话语的相似之中，他察觉到父亲并不反对，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支持着他的选择。

大约在他下农村的第三年，他收到了一封拓马思的信，邀请他去看看。友好的聚会，轻松的气氛使西蒙忘记了结巴。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互相并不十分了解。约四个月之后。一份电报传来消息，拓马思和妻子双双遭遇车祸丧生。

同一时候，他听说父亲以前的一位情妇住在法国，并找到了她的地址。他时常寄去一些长信，为自己找寻另一双追随生命的眼睛。

莎冰娜不断接到那位悲哀的乡下通信者的来信，直到她逝世。许多信甚至没有打开，她对故土的兴趣已越来越少。

同住的老人死后，莎冰娜迁往西方更远的地方，迁往加利弗尼亚，离自己出生的故国越来越远了。

她用画来维持生计很容易。她爱美国，但只从表面上爱，表层下面的一切对她都是异己的，脚下的泥土里没有爷爷和叔叔，美国的土地将成为她的葬生之所的念头使她感到恐惧。

于是，有一天她写了一份遗嘱，希望死后火化并散入风中。塔莉莎与拓马思的死显示着重，她想用自己的死来表明轻，她将比大气还轻。正如巴门尼德曾经指出的，消极与积极原可以相互转化。

汽车在曼谷旅馆前停下来。人们对主持会议再也没有兴趣了。他们成群结伙任意去观光，有些出发去寺庙，另一些去妓院。弗兰次得到巴黎大学的朋友们一起过夜的邀请，但他选择了独自一人。

他走到街上时，天差不多都黑了。他挥不掉莎冰娜的影子，并且总是体会到她的注视。每当他感到她久久的凝视，便开始怀

疑自己：有史以来他从未搞清楚过莎冰娜的想法。现在，这种怀疑也使他不舒服。她仍会继续嘲弄吗？她把他对她的崇拜视为愚蠢吗？她是想告诉他，如今他已不再是小孩，应将精力放在那位由她赐予的情妇身上吗？

想象那张戴着大圆眼镜的脸庞，他体会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这一刻，柬埔寨之行对他来说似乎变得既无意义又可笑。他来这里有何意义？直到现在他才知道，她终于发现了，是第一次也是永远，他真实的生活，惟一真实的生活，既不是游行也不是莎冰娜，却只是那位学生姑娘。他终于发现，现实占的份额实在是大大地超于梦境。

突然，昏黄夜色中闪出一个人影，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讲了些什麼。他将目光投向拦路者，惊异与同情同现。那人欠身鞠躬，嘿嘿微笑，似乎在邀请弗兰次把他引向何处。弗蓝次肯定那人需要自己的帮助，也许在他这次来的整个旅途中，他就有某种意识，帮助人不正是他被叫来的目的？

突然，那人旁边又出现了两位，其中一个用英语向他要钱。

此刻，那位学生姑娘消失莎冰娜又出现在他眼前。那个肩负伟大命运的非现实的莎冰娜，那个使弗蓝次感到如此渺小的莎冰娜。她气愤而不满，在她震怒的目光逼射之下，他感到无处遁形：他曾经看过这种目光吗？何时何地，他那视为愚蠢的心软被耻笑过吗？

他反反复复地被别人纠缠不清，他记得莎冰娜常常倾慕他的体力。他接过了另一个人挥来的一拳，紧紧掐住，以一个极漂亮的现代柔道翻身动作把对方从他肩上扔过去了。

现在，他很满意自己。莎冰娜仍然在近距注视着他，她再也不会看到他羞辱自己了！她再也看不到他的退却了！弗蓝次已走出了柔弱与伤感的误区。

此时的他感到复仇的快意。他们还想好好嘲笑他以及他的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么！他站在那里微微隆起肩膀，眼睛飞快地前后扫视，与仍然没有倒下的歹徒周旋。突然，他感到自己的头挨了重重的一击，他已经站不住了。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人扛到某个地方，随后伴着抛升与回落，又迎来重重一击，他失去知觉了。

他在日内瓦的医院里醒过来，玛丽尔·科劳迪靠在他的床头，他想告诉她，她没有这种权利，他要他们把那戴眼镜的姑娘送来，现在他的脑海里只有她，她想大喊以表达对她的强烈思念，除她外他不想看见任何人，然而他却猛然发现自己已不会说话了。他带着无限的仇恨仰望着科劳迪，想避开她转开身去。但他无法移动身子。头呢？也许行？不，他连头也动弹不得。他只好闭上双眼避开她。

死了的弗蓝次终于属于他妻子。他属于她就像以前从没属于她一样。玛丽尔·科劳迪安排了一切：她负责葬礼，送发通知，买花圈，还做了身黑丧服——事实上是结婚礼服。是呵。在丈夫的葬礼中她看到了新生活的开端与希望。这是她一生中的高潮！是她所有痛苦的报偿！

牧师对这一切有深刻的体悟，他在葬礼祷词中谈到，这是一种真正的婚姻之爱，这种爱在层层考验中永生，将为死者留下一块平静的天国，死者在瞑目之时就回归这个天国去了。那位弗蓝次的同事，被科劳迪邀请来作墓前祈祷演说。也首先向勇敢的死者之妻表达了无比的敬意。

戴眼镜的姑娘由另一位朋友搀扶，站在后面的一个地方。大量的安定药片加之强烈的自控，葬礼还没结束，她就痉挛了。她按住腹部，摇摇晃晃向前倾倒，只能在朋友的搀扶下先行离开。

他一接到集体农庄主席打来的电报，就跨上摩托车，及时赶到那里安排了葬礼。他选定了一句献辞准备刻到墓碑上去：他在人间建起上帝的天国。

他完全知道，这句话父亲从未言及，但他断定这句话表达了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父亲的真实思想。上帝的天国即正义。一个由正义来支配的世界正是拓马思一直以来的期望。

难道希曼没有权利利用自己的语言来描绘父亲的生命吗？他当然有：自混沌远古以来，子孙后代被自然而然地赋予了此种权利。

漫漫迷途终有回归，这是刻在弗蓝次墓前石碑上的献辞。它能用宗教语言来解释：苦难人生的生命历程体现的正是上帝的全力回归。可知内情的人知道，这句话还有完全世俗的意义。的确，这是玛丽尔·科劳迪挂在嘴边的事情。

弗蓝次，可亲可爱的弗蓝次，他受不了中年危机。他甚至为了一个小丫头而不能自己。是呀，她甚至谈不上好看（你们看见没有？她努力想把自己藏在大眼镜后面！），但是，一旦进行了一半（我们说不准！），他们就会一片鲜肉也换灵魂的。只有作为他妻子的人，才知道此中有多少辛酸。纯是在折磨道德！他情绪很低沉，他原本不是个吊儿郎当的人。不然你能解释他那癫劲？不要命地跑到亚洲的什么地方去？他到那里去是找死哩。是的，科劳迪也清楚地知道这一事实，弗蓝次的死是特意做出的。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要死了，临近死亡的人没有谎言，她是他惟一需要的人。虽无法言语，但他是怎样用眼睛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啊！他盯住她，请求他原谅，而她把他原谅了。

遭遇死亡的柬埔寨人民遗留下什么？

一个美国女演员抱着一个亚洲儿童的巨幅照片。

拓马思把什么留下了？

一条碑文：他要在人间建起上帝的天国。

贝多芬留下什么？

一道紧锁的眉头，一头未必其实的长发，一个阴郁的声音在吟咏“只能如此！”

弗蓝次留下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一句献辞：漫漫迷途终有回归。

如此等等。媚俗弥漫着被忘却的历程，在存在与忘却之前的再一次停留，都将变得媚俗。

## 微笑之于卡列宁

窗子外是一个山坡，长满了枝干歪扭痉挛的苹果树。密林将山坡的大片空间填得充实有致，黄昏时刻，皎洁的月亮升入白晃晃的天空。塔莉莎跨出房门，长时间地靠在门槛之上。一轮玉盘悬在尚未黑下来的夜空，似乎是早上匆忙的人们向未来得及熄掉的灯盏，一盏灵堂里的长明灯。

沿着山坡长出来的弯弯的苹果树，根都深扎入泥土，正如无论是拓马思还是塔莉莎都离不开他们的村庄。他们已经卖掉了小汽车、电视机、收音机，才攒足了钱搬到这所前任主人搬迁进城的小小的带花园的居所。

对于他们来说，寄身乡下是惟一的选择，只有在乡村，人员才会出现经常的紧缺，居住的设施才会宽松。乡间地里的活儿不需与政治挂钩，也不会招来嫉妒。

塔莉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甩掉了醺醺醉鬼对她的侵扰，还有在拓马思头发上留下隐名女人的下体气味。警察局不再来捣乱了。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与培林山上一幕混为一体，在亦真亦幻之间，现实与梦境难分开。（事实上那工程师是秘密警察雇佣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借一套房子用来幽会并且不再与同一个女人来往的男人，也并不少见。）

不管怎样，塔莉莎都非常之庆幸终于可以单独与拓马思相处，终于达成了她一直以来摆脱外界干扰的梦想。是单独？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单独”生活，意味着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把他们的生活一刀两断。然而，他们没有从人群中脱离。乡下人的纯朴为他们提供了温暖的邻里关系，他们时常相互走动。

他们那天在有俄国街名的矿泉区，碰到那位地方集体农庄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席。引发出塔莉莎心中田园生活的标准蓝图。这幅图景来自她曾经读过而且至今记得的书本，也可能从她先辈那儿来。这是一个充满和谐与规律的大家庭，人们按约行事，各司其职：星期天的教堂礼拜，男人们得以避开自己婆娘的小酒店，星期六在小酒店厅堂里的乐队演奏以及跳舞的村民。

然而，由于当局的介入乡村生活也忘却了旧时的模样。教堂在附近的村庄里，然而形同虚设；小酒店变成了办公室，再也没有地方供男人们聚会喝酒了；青年人失去了跳舞娱乐的场所。教堂庆典假日已被禁止，没有人关心非宗教的种种取代性活动。距离最近的电影院也仿佛有万里之遥。这样，一天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劳累下来，他们只能把自己关在四壁之内，周围环绕着散发寒气般怪味的现代家具，呆呆地看一阵闪来闪去的电视。他们除了晚饭前顺路到某个邻居家扯一两句闲话以外，几乎不到别人家中。农村单调乏味的生活使所有人都厌倦到了极点，没有一天不在想着搬进城里。

正是人心的不安，致使政府不再把农村工作那么放在心上。一个农民，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仅仅只是个耕地的劳动力，便无须再对什么家乡或工作尽心尽力。既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便无所谓担心。这种冷漠异致了农村更多的自由和自治。集体农庄主席不是从外面派来的（像城里所有高层的经理那样），而是本身就是村民。

人人都想离开，于是塔莉莎和拓马思的自愿前来便让人着实感到意外。村民都想争得机会，以便去镇上东游西荡混上一个白天，塔莉莎和拓马思却情愿呆在乡下，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他们对村民们的了解，更甚于村民自己之间。

集体农庄主席成了他们真正的至交好友。他有一个老婆、四个孩子，一头猪喂得象狗一样，猪的名字叫摩斐汰，它是这个村庄的骄傲和主要的兴趣点。别的猪总与干净无缘，而它不是，而



是随时随地保持着粉红色的皮肉，踏着四蹄大摇大摆，很像一个大腿粗壮的妇人踩在高跟鞋上。

卡列宁与摩斐汰的首次面，使场景有些惶惶不安，围着它嗅了好久。但他很快就与对方交上了朋友，友好之至，甚至爱它胜过爱村子里的狗类。确实，在它面前，其他的狗显得幼稚而无聊。这些狗总是被套在他们的狗舍里，老是傻头傻脑并且毫无目的地叫嚷不休。我平心而论，卡列宁极为欣赏自己与猪的友谊，正确地估计了自己同类的价值。

主席很高兴帮助他以前的外科医生，尽管他自己处境也不怎么样。拓马思当上了小卡车司机，把农庄工人送到地里去，还拉点设备什么的。

集体农庄有四个大大的奶牛棚，还有一棚小母牛，共四十头。把它们赶入草场，是塔莉莎的工作。一些较近又较为容易进入的草场，都要被割得光秃秃的了，于是她放牛的场地被迫扩展到山野深处，越来越远，一年下来，就把四周远远近近的牧场都跑了个遍。如同在她小镇的青春岁月里那样，她有一本书伴她自己，在有空的时候便读起来。

卡列宁总是陪着她，见到小奶牛活泼得过分，想单溜时，它就学会了狺狺叫，现有的一切对它而言已经深具吸引力。很明显，他在他三个中间是最快活的一个。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时钟掌管者的地位，破天荒地体会到了受尊敬的尊贵。乡村生活中无即兴可言，塔莉莎和拓马思的生活陷入了一种规律性的单调按部就班之中。

一天午饭后（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小时的闲暇），二人与卡列宁在一起共渡这点儿休闲时光。

“我不喜欢它跑起来的样子。”塔莉莎说。

卡列宁的一条后腿有点跛。拓马思弯腰细心查看了一番，发现在跗关节附近有一处小小的伤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第二天，卡列宁被放在卡驾座前，顺路带它去相邻的一个村庄，找一位本地的兽医。数天之后带它进行复诊，却得到了可怕消息，卡列宁患有癌症。

卡列宁的手术花去了拓马思与兽医整整三天的时间。拓马思带它回家时，它还没有完全解除麻醉。它睁着眼，呜咽着，躺在它们的床边的小毯子上，那条有着显眼切口与针角的腿同被剃光了毛而显得那样的突兀。最后，它试图站起来。它失败了。塔莉莎心中一紧，担心它再也不能走路。“不要着急，”拓马思说，“它的麻醉尚未解除。”她试着把它抱起来，但被它咬了一口，这是它第一次咬她。

“它认不出你，”拓马思说，“它不知道你是谁。”

它们把它抱到床上，没过多久，便拥着它一同入睡了。

凌晨三点钟，他们突然被它弄醒，摇着尾巴爬到它们身上，不停地腻在它们身边，一刻也不愿离去。

这也是它第一次把它们弄起来！往常它总是等着它们中间的一个醒来，才会如此放肆。

现在还是深夜，它无法自控。它企图与它们分享自己再生的至乐。我们便无法把握它康复的程度到底如何。谁知道它正在同幽灵搏斗？它正在家里。同它亲爱的朋友在一起。

《创世纪》的创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人，是为了让人去统治鱼、禽和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当然《创世纪》的创作者是人而不是马，上帝是否真的把统辖万物的威权赐予人，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倒有点像这么回事，人借助了神的威力来武装自己。并以此来加诸于牛和马，使它们听从这种统治。是的，即使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全人类都会赞宰杀一匹鹿和一头牛的权力。

如果说生物界存在等级之分，人无疑占有了最多一层，并因此获得了统治的权利。如果这场竞争进入了第三者—比方说，一

个来自外星的访问者，假如上帝对它这么说：“子为众星万物之主宰”——此刻，《创世纪》中体现的赐予便有可能说不过去。也许，一个被火星人驾驭着拉套引车的人，一个被银河系居民炙烤在铁架上的人，将会生出无限歉意，为自己以前为饱口福而残害的生灵们（可惜却太迟了）。

塔莉莎在牛群边走着，赶着它们，为职责所迫而对它们给以约束，因为小牛们活蹦乱跳，爱往地里跑。而在两年的时间内，卡列宁一如既往地陪伴着她。它总是喜欢管制牛群，以吼叫声阐明与强调自己的权威与地位。（它的上帝给了它统治牛类的威权，它为此而骄傲）。然而今天，它处在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靠三条腿一跛一跛，第四条腿上还带着正在化脓的伤口。塔莉莎总是弯下腰去抚摸它的背脊。很清楚，动手术两个星期之后，癌症还在继续扩散，卡列宁将每况愈下。

在路上，一位邻居看它们的情境，停下来了，那女人脚踏套鞋急着去牛棚，却停了很长的时间来问：“这狗怎么啦？看起来一跛一拐的。”“它得绝症了”塔莉莎说，“很可能治不好。”她喉头哽塞，说不下去。那女人注意到了塔莉莎的泪水，差点冒起火来：“天呐，不要跟我说了，你的眼泪居然如此不值钱，”她并无恶意，是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想安慰塔莉莎。塔莉莎懂得的。这段在乡村的时间中，她已经意识到，如果乡亲们像她爱卡列宁一样也爱着每一个兔子，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屠杀任何禽兽，它们和它们的禽兽就都要饿死。但是，眼下这位妇人的话还是使她一震，虽无恶意，她还是有一些不友好的语气。“我懂的。”她顺从地回答，很快转过身子径自走了。她与狗的依赖情谊，她被她的爱压得颇是凄凉。她惨然地笑笑，对自己说，她需要把这种爱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或许没有人能够欣赏有人对狗有着执著的爱。但如果哪个邻居发现塔莉莎对拓马思不忠，却会在她背上开玩笑地拍上一掌，那是一种心照不宜的默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平常一样，塔莉莎继续走在山路上，看着她的牛互相挤擦，想到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安详、诚实，具有孩童般的活泼天性却又偶尔露出似乎故作的老成。没有什么比牛的嬉戏更使人动心了。它们的滑稽动作为塔莉莎带来乐趣。不禁想到（两年的乡村生活中，这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地向她闪回），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如同寄生在人身上的绦虫中：我们吸血鬼一样吸吮着牛乳。或许在脱离人类以外的智能生物群类中，人会被赋予以下的意义：“人，牛的寄生物。”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界定当作一个玩笑，在一种骄傲的笑声中把它打发走。然而塔莉莎的态度是认真的，由她提心自己年处的地位，这种观点很危险，正在使她与人类的其他人拉开距离。人类虽然依照《创世纪》的指示，得以统治所有的动物，却也可以说人类是所有动物的照看者。人不是这颗星球上的主人，仅仅是主人的管理者，于是最终应该对管理负责。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认为是“*miître et propriétaire de la nature*（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显然它的这项理论源于它否认动物只有灵魂的观念。笛卡儿说，人是主人，人是所有者，因此野物仅仅是一种自动机，一种能活动的机器，*a machina animata*。动物伤心的声响只能等同于废弃机械的噪音。一辆马车的轮子吱吱嘎嘎作响，并不是因为痛，只是需要加油而已。所以被放在实验室中的动物所有的遭遇都丝毫不值得同情。

牛群开始吃草了，塔莉莎拣了一个树桩坐下，并任由卡列宁偎在她的膝头。她回忆起约摸十年前在报上读过的一条补白新闻，仅仅两行字，谈的是在某个确切的俄国城市，所有的狗怎样被统统射杀。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却在塔莉莎的心中种下了对邻国深刻的恐惧之情。

这篇文章是后来一切事情的预兆。入侵后开始的几年，恐怖统治还没完全暴露出来。没有人表现出对占领的认同，但占领者

却仍是推出了少许的例外。它们是在哪里找呢？对当局的忠诚和对超级邻居的热爱都死了。它们只能找那些为了什么事来报复生活的人，找那些愤世嫉俗的人。然后，它们不得不注重、培养和保持这些人的侵略挑衅素质，给它们一些临时的代用品进行实践。在这样的情形下，动物是首选的替代品。

很快，报纸开始推出特写专栏，组织读者来信运动，比方说，要求在市区范围内消灭鸽子。鸽子们面临灭顶之灾。但最主要的运动矛头是指向狗。人们仍然惶惶然于占领之大祸中，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却大谈特谈其狗，给它们定生一项项罪名：脏、吵、传染疾病以及浪费粮食。它们煽起如此丧心病狂的热潮，以至特莉莎一直害怕哪位疯狂的暴徒会来伤害卡列宁。仅仅一年以后，怨恨得以在人的身上得以实现（怨恨一直在发泄，落到动物头上只是作为一种训练），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人。人们开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被逮捕，被投入审判。动物又找回了自己的自由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塔莉莎的膝关上。她轻抚安慰着它，一些其它问题浮在脑海中：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对待村民友好，是为了营造宽松的生存境遇，而善待拓马思，则是出于责任和需要。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地指出，我们人际关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感情的结果——出自爱慕厌恶、仁慈或者怨恨——还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种永恒的力量所以预先决定。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它的淋漓尽致的展现必然是以对象的毫无权利为基础。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虽不易察觉最为恰当的体现，却着实表现在对待那些没有抵抗力的动物的态度上。在这一方面，人类要遭受了根本的溃裂，根本性的溃裂是其它一切裂纹的根源。

在塔莉莎的牛群中，一头小牛总是对她行注目礼以示友好。塔莉莎认出了这头牛，一直叫它玛汰。见原稿 P239 页牛们都有自己的称呼。方圆五码之间是牛固定的活动范围。从那以后，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就没有名字了，成为了 *machinaeanimate*（能活动的机器）。笛卡乐的话得到了深切的证明。

我面前总是浮现搭莉莎的事。我看见她坐在树桩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溃裂。与此同在的还有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它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后来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抱住马头大放悲声。

这件事发生在 1889 年，当时尼采正将自己剥离人世间，换一句话说，它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但是正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它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它抱住马头放悲声的时刻奠定了它自己精神失常的命运（这是它与人类最终的决别）。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正如我所热爱的塔莉莎，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我看见它们肩并着肩，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而自然的所有者——人类正在这条道上全速前进。

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对自己的这一成就始料不及。两个面包当然绝对安详，只有蜜蜂摇摇晃晃转着圈，好像中了毒，过了一会儿，它升起来，飞走了。

这是塔莉莎梦中的情形并在拓马思醒来的瞬间告诉了它。两人都从这个梦里找到了确切的安慰。这个梦把卡列宁的疾病变成了孕生，生产的一幕和生下来的东西又可笑又动人：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目前总有一些出逻辑的希望围绕在塔莉莎头脑中。她下了床，穿上衣。随着外出买牛奶，面包、面包圈等等，启出了新的一天。她叫上卡列宁，这只可怜的小狗仅止抬了抬头。这是它第一次拒绝参加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常规仪式。

她只好放弃独自前往。“卡列宁呢？”柜台里的女人已经像平常那样，为卡列宁准备好了面包圈。塔莉莎带回面包圈，关在门道里递给卡列宁，然而它却仍躺在那里，丝毫没有反应。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塔莉莎内心的沉重没有逃过拓马思的眼睛。它用自己的嘴叼住面包圈，面对着卡列宁四肢落地，慢慢地爬过去。

卡列宁的眼睛随着它转，似乎透出了一丝兴趣的微光，却仍然振作不起，拓马思把脸凑到它的鼻子跟前，它身子还是没有动，但张嘴咬住了面包圈的那一端，希望从拓马思口中拖出自己的食物。拓马思这才松了口，好让卡列宁能够完全吃掉它。

还是四肢落地，还是弓着背脊，拓马思作出一副要全力争夺面包圈的样子，一会儿，狗也狺狺叫唤作出反应！这正是它们所希望的！卡列宁还爱玩耍！它还有生存的意思！

这些狺狺的叫声是卡列宁微笑的表示，它们希望它能够继续下去，尽可能长久。于是拓马思爬回它那里，咬着卡列宁嘴里露出来的面包圈另一端。它们的距离贴得如此之近以至于它能真切地感受卡列宁身上的气息。狗又叫了一声，嘴巴抽动着；现在它们各自咬住了半个面包圈。卡列宁犯了一个老的策略错误：丢下了它的那半个，希望搏获主人口中的那半个，然而它忘却了拓马思是高于动物的人，拓马思没有吐出自己口里的半个，顺手又捡起了地上的另一半。

“拓马思！”塔莉莎叫起来，“你要拿走它的面包了吗？”

拓马思把两个半块都放在卡列宁面前的地上，对方很快吞下了一个半块，它在沾沾自喜得意洋洋地炫耀着。

它们站在那里看着它，又一次觉得它是在微笑，它的微笑将与它的生活热情同在，死神也奈何不了的。

第二天，情况确实显得有了改善。它们吃了午饭，像经常一样带它去散步。按照习惯，了要开始跑步了，忽前忽后地嬉戏在它们之间。然而在这一天，塔莉莎取来皮带和项圈，它只是兴趣索然地看了看。它们努力放出兴高采烈的眼光（为它高兴和为了使它高兴），给它鼓劲，让它振作一点，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耐心守候，它们失望了，靠着三条腿踉跄了一下，任她套上项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塔莉莎，我知道你讨厌相机，”拓马思说，“但今天带上吧，你说呢？”

塔莉莎打开了橱柜，翻找那台抛弃了多年也遗忘了多年的照相机。我相信有朝一日这些照片能激起我们美好的回忆，拓马思继续说，“毕竟卡列宁在我们的生活中曾占有重要的地位。”

“曾经？什么意思？”塔莉莎好像被蛇咬了一口。照相机就搁在她面前的橱柜里，伸手可得，但她不愿意弯腰取出来，“我不愿意带上它。我可不想离开卡列宁。你呢，提起它像是在说过去！”

“对不起。”拓马思说。

“没有什么，”塔莉莎温和些了，“我发现我每次想它都是用过过去时态，我总是把它们从脑子里赶出去。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我才排斥带相机。”

它们在沉寂中走着，沉寂是它们不用过去时态思索卡列宁的惟一方式。它们紧随着它，常伴它左右，等待它的微笑。它没有笑，只是默默地，一跛一跛地跟着。

“它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塔莉莎说，“它并不想散步，只是为了让我们快乐。”

她的话中透出一种悲哀，她还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快乐的。它们的快乐并不排斥悲哀，相反是源于悲哀。它们拉紧了手，眼睛中都闪动着一幅共同的景象：这条跛了的狗是它们生活中的十年浓缩。

又走了一会儿。使它们极为沮丧的是，卡列宁停住脚步倒转身去。它们也只得转身。

大概就是在那一天或是第二天，塔莉莎进屋时发现拓马思在偷读一封信，并在注意到她时匆忙把信插入到纸中藏了起来。但她还是看见了这一动作，出门的当儿还注意到对方把那封信塞到衣袋里。不过它忘记了信封。特莉莎看见它离家出门，立即把信



封找来细细研究了一番。信封上字迹娟秀她并不熟悉那个地址，俨然出于女子手。

它回家来，她淡淡的问来了什么信没有。

“没有。”拓马思的回答把塔莉莎再次抛入了深渊她简直无法重新习惯它拥有情人的生活。不，它有秘密情人在村里，要是那样就完了，但绝不可能。她清楚它在每分钟工余时间里做的一切。这封信的来源定然是远在布拉格的某位女子，居然能让拓马思离开她后还在记念她。塔莉莎不相信拓马思会为了那个女人而离开自己，但是它们两年乡村生活的幸福，看来被几句谎言玷污了。

一个旧的念头向她闪回来：她的归宿是卡列宁，不是拓马思。没有了它，她将无法承提流逝的岁月。

思想推向未来，一个没有卡列宁的未来，塔莉莎感到一种强烈的被遗弃的感觉。

卡列宁正躺在角落里呜呜哀鸣。塔莉莎走入花园，目光落在两棵苹果树之间的一块草地上，就像在那里埋葬卡列宁。她把鞋跟扎入泥土，大草丛里划出一个长方形。设计它的葬身之所。

“你在干什么？”拓马思很惊奇，象几个小时前她看见它读信时的惊奇一样。

她没回答。拓马思注意到她的不安，好几个月来仅有的不安，它抓住她颤抖的手。但她把手挣脱出去。

“这是卡列宁的墓？”

没有回答。

她的沉默激怒了它，他终于爆发了：“你先是责怪我，说我想它的时候用什么过去时态，而接下来你干了些什么？你已经在为它安排后事！”

她转身背向它。

拓马思退回自己的房间，摔上了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塔莉莎走过去，推开门：“别成天想着你自己，至少也得为它考虑考虑吧，”她说，“你吵醒了它的好梦，它又在开始不安了。”

她知道自己的是不公正的（刚才狗并没有睡着），并且很明了自己的做法是竭力刺痛对方，如同没有教养的泼妇。拓马思蹑手蹑脚走进卡列宁躺着的房间，但她不愿它单独与狗呆在一起。它们一人一边，双双把头向卡列宁凑过去。这并不是和解的默契，而是表明了分裂的独处。塔莉莎与她的狗共处，拓马思则同它的狗共处。

它们被分隔了，各自形影相吊。说来也惨，它们就一直这样呆着，度过了卡列宁最后的时光。

为什么对特莉莎来说，“牧歌”这个词如此重要？

我们都是读看《旧约全书》的神话长大的，我们可以说，牧歌描绘的是回忆天堂的图画：天堂里的生活，不像是一条指向未知的直线，不是一种冒险。它按照运动规律轮回着，然而却从中孕育着无上的欢乐。

只要人们生活在乡村之中，大自然之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怀抱，生活中仍有一丝天堂牧歌的光辉活。正因为如此，塔莉莎在矿泉区遇到集体农庄主席时，便想像出一幅乡村的图（她从未在乡村生活也从不知道乡村），迷恋于此。这是一种方式——对天堂的反观回望。

亚当，探身于井口，却没有意识到它看见的就是自己。它不会懂得塔莉莎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何以用镜子作为身体与灵魂的中介。卡列宁有点像亚当。塔莉莎曾经玩了个游戏，让它面对镜子看到自己，但它根本不能辨认自己的形象，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无所谓，心不在焉地盯了一阵。

亚当与卡列宁的比较，我又想到了一另一地方：当人置身于天堂之时，便因悖离了人应有的道路而不能成其为人。现在，我

们被抛出来很久了，循一条直线飞过了时间的虚空。在什么深层的地方，我们之间缚着一根细细的绳子，另一头连向身后远处云雾缭绕的天堂。当亚当站在井前的时候，不像那喀索斯它甚至从未疑心那井里出现的淡黄色一团就是它自己。渴望天堂意味着厌倦人世。

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看见母亲带有经血污痕的卫生纸，她便抑制不住地反胃，恨母亲何以不知廉耻至此。然而卡列宁毕竟也是雌性，也有它的生理周期。它每六个月一次，一次长达二个星期。为了维持室内的卫生，塔莉莎在它的两腿之间塞上一叠脱脂棉，用一条旧短裤包住，再用一条长丝线很巧妙地把它们紧紧系在脖子上。对这个有效期长达两周的设计，塔莉莎极度满意。

为什么狗的行境使她开心和欢心，而她却恶心自己行径？要我来说便再简单不过了：狗类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卡列宁绝不知道肉体 and 灵魂的两重性，也没有恶心的概念。也因是因为这样，塔莉莎在它面前便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如与轻松。（也正因为如此，把一个动物变成会活动的机器，一头牛变成生产牛奶的自动机，绝对是冒险。人这样做，就切断了把自己与天堂连接起来的线，在飞越时间的虚空时，它将无所攀依和无所慰藉。）

眼前所临的混乱让塔莉莎无逃脱亵渎思想，她认为，联系着她与卡列宁的爱，更甚于她与拓马思的爱。不是大一些，是好一些。她既不想挑剔拓马思也不想挑剔自己。她没有让彼此付出更好的爱的奢求，她只是从自己纯然的感觉出发，人类男子之爱比起人与狗之间的友爱来说（至少在最佳例证中是如此），预先就低了一等。当上帝创造人类时，绝无可能想到这一点。

这完全是一种无我的爱：塔莉莎对卡列宁从无所求，从未要求它给予爱的回报，那种经常折磨人类情侣们的问题她从来问过自己：它爱我吗？它是不是更爱别人？它比我爱它爱得多吗？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许我们为加固爱情所做的这一切，都只能达到相反的效果。也许我们不能爱的原因，就是我们急切地希望被人爱，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索取，于是我们忘记了奉献，沦落到索求无度——除了它的陪伴。

另外：塔莉莎接受了卡列宁原来的样子，没有幻想什么去试图改变它，一开始就赞同它狗的生活，不希望后脱离出狗的生活，也不嫉妒它的秘密私通。她从未试图去对它加以改造（如一个丈夫试图改造妻子和一个妻子试图改造丈夫），只是给它提供一些基本语言，让彼此能够愉快地共同生活。

再有：在爱卡列宁这一点上她完全出于自愿。塔莉莎再次想起母亲，对发生在她们之间的一切感到悔恨。如果母亲是与她无关的一个普通妇人，她也不会对她挑剔来挑剔去。哦，只要她母亲是一个陌生人！从孩提时代起，塔莉莎的面容就被母亲霸占，母亲没收了她的“我”，她对母亲的这种方式感到羞耻。更难缠的是历久相传的指令，“爱你的父亲和母亲”。这种命令强迫她去同意那种霸占，去呼应那种侵略性的爱。塔莉莎选择与母亲的决裂并不能责怪母亲。塔莉莎与母亲决裂，不光因为对方是她现在当着的这个母亲，而因为她是一个母亲。

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赠，除了动物。脱离了天堂的动物与人在牧歌中会面。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冲突，有什么怒气冲天的场景；从来不知道什么发展演变。卡列宁日复一日地重演每天的生活，它期待它们也同样如此。

如果卡列宁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条狗，肯定早就对塔莉莎说了：“看，我病了，我厌倦了天天往嘴里送面包圈，你能带点别的什么东西来吗？”就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的困境在于只有直线般的追寻而缺乏圆圈般的回归；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

是的，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塔莉莎心想。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集体农庄主席下工后，带着它的摩斐汰外出散步，碰到塔莉莎时总忘不了说一句：“你怎么这么迟才来呢？早来一点，我们可以邀伴去沾花惹草啊！它和我，哪个娘们耐得住这两个猪娃的诱惑？”那一刻，猪就训练有素地哼哼呼噜噜一阵。虽然这些话再重复在塔莉莎的耳边，但每次都使她发笑。这个玩笑多次重复，还是没有失去魅力。正相反，在牧歌式的环境里，连幽默，也受制于重复这条甜蜜的法律。

狗比起人类没占多少便宜，但有一条极为重要的：赐予动物安乐死绝不犯法。卡列宁依靠三条腿行走，更多的时候是躺在角落里呜呜地啜泣。丈夫和妻子都同意，这样遭罪对它而言毫无意义。但是，它们原则上同意了这一点，仍然不得不面对着决定时间的苦恼，即什么时候它的遭罪确实是毫无必要了呢？结束这不值得延续的生命的时刻定在哪里合适？

如果拓马思不是一个医生那该多好！它们就能躲到第三者的后面去，可以去把兽医找来，向它转交送卡列宁脱离苦海的权利。

扮演死神的角色是一件可怕的事。拓马思坚持它不能自己来打针，得请个兽医来完成。后来它又意识到，这种方式将使卡列宁享受到超越人类的特权：让死神具有它亲爱者的外观。

卡列宁整夜都在呜咽。早上，拓马思摸了摸它的腿，对塔莉莎说：“不用等了。”

离上班还有几分钟。塔莉莎进去看看卡列宁。它还躺在角落里，它毫无知觉（甚至拓马思摸它的腿时也不认人），然而它却对塔莉莎的到来反应敏感，马上抬头盯着她。

她受不了它的凝视，几乎有些害怕。它从不用这种眼光去看拓马思，只是看她。而且即使看的话，也没有现在这样凝重强烈。目光中没有悲哀绝望，然后去让人不甚忍受其中包容的信任。这种注视是一种急渴的疑问。卡列宁在一生中，总是等待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塔莉莎的回答，现在又努力让她知道（比平时更急切），它需要塔莉莎的真理。塔莉莎口中传出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的代言，连她命令“坐”、“躺下”，它都视为真理，作为它生命的意义确认不疑。）

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后它的目光黯淡下去，塔莉莎知道，再也不会像它那样看自己了。

它们没有给它喂过糖果，最近她才给它买来了一些巧克力块。她剥开箔，碎成小块小块的绕着它放了一圈，她又取来一碗水，让它拥有它渴望的一切东西并乐意独处一阵子。但它目光中似乎透出了极度厌倦。即使被巧克力环绕着，却连头也不抬一下。

她躺在它旁边搂住它。它艰难而缓慢地转过头来，嗅嗅她，舔了她一两下。在与它亲热的时候，塔莉莎极力地投入着，似乎要将此当作最后的纪念。她又把脸的另一边就过去让它舔。

她不得不起身去照看牛群，直到中午才回来。拓马思仍没回来。卡列宁仍然躺在巧克力的环绕之中，听到她进门，仍然抬不起头来。一条腿已经肿起来了，瘤块转移新的位置。一些像血但不是血的红色物质凝在它的皮下，她看见。

她又一次贴着它躺下来，轻轻地揽紧它，闭上了自己的双眼。这时传来了敲门声音。“大夫，大夫！猪来啦！是猪和它的主人呢！”她缺乏气力去同什么人谈话，没有动也没有睁开眼睛。“大夫，大夫！是猪家父子来啦！”一会儿，没有声息了。

随后拓马思回来了，径直走入厨房准备打针。它进入房间时，塔莉莎已经站起来，卡列宁也挣扎着起了身。努力摇晃了一下尾巴向拓马思示意。

“看，”塔莉莎说，“它正在微笑呐。”

她有一种恳求的神情，试图赢得一种短暂的延缓，但没有强求。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她轻柔而缓慢地条带有精致花纹的床单铺在沙发上。她早就把一切小心地准备好了，考虑好了，多少天以前就预先设想了卡列宁的死。（哦，我们确实提前梦想着我们所爱的一切行为将死去，这对我们是多么残忍！）

它已经再没有气力跳上沙发了。它们一起把它抱上去。塔莉莎把它放在拓马思旁边，拓马思检查它们余下的三条好腿，寻找多少算得上突出一些的血管，用剪子切开了皮。

塔莉莎紧靠沙发跪在地上，紧紧揽着卡列宁的头。

拓马思叫她紧紧抓住那条腿，以免它下不了手。她照着做了，但没有让自己的脸离开卡列宁的头。她跟它温柔地说话，它温顺地回答应了，没有露出丝毫怯意。一次次舔着她的脸，塔莉莎喃喃低语：“不要怕，不要怕，你不会感到疼的。你要想一想松树和兔子，你还有很多牛，摩斐汰也在那里，不要怕……”

拓马思把针头插进血管，推动了柱塞。卡列宁的腿抽搐了一下，好几秒钟内呼吸总促，然后停止了。塔莉莎仍然跪在沙发边的地板上，脸埋在它的头毛里。

一会儿，它们都回头去工作，狗依然躺在沙发上那张有精致花纹的床单上。

黄昏时候它们回来了。拓马思走进花园，找到了塔莉莎在两棵苹果树之间用鞋跟划出的长方形，开始挖洞。它小心地使自己的工作完全遵循着塔莉莎一直以来的意愿。

塔莉莎和卡列宁留在房里。她害怕下葬的时候它还活着，她一直有种感受：它还在呼吸，它的胸口仍在起伏。

（不，她听到的呼吸声是自己的，而且自己的身体从来都有细微的颤动，她才有了狗动的印象。）

她从提包里找出一面镜子，送到它的嘴前。镜面已不亮泽，俨然有水珠在其上凝集，水珠当然是狗的呼吸弄出来的。

“拓马思，它还活着！”拓马思拖着两只带泥的靴子走进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她叫起来。

拓马思弯腰看了看，摇摇头

它们各扯一端垫着它的床单，小心地把它送入花园。

塔莉莎感觉到手中的被单有些湿润，意识到它来时与去时的相通之处：都是湿津津的呈现在她面前，她高兴地感触到手中的潮湿，它最后的招呼致意。

它们来到苹果树前把它放下来，她朝坑穴俯下身去，拾掇床单让它能完全盖住卡列宁。泥土将要掩埋它的想法使她很是不安。雨水将要洗在它赤裸的身上。

她转回房去取来了它的项圈、皮带，还有早晨以后动也没动的一满捧巧克力，放在它的身边。

坑穴边是挖出来的一堆新土，拓马思一铲一铲把土填回去。

就在这时，塔莉莎眼前又浮现了梦中的情境：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突然，这几个词听起来有点像墓志铭。一块想像中的墓碑破土而出，中面刻着：卡列宁安息于此，它生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黄昏笼罩了花园，白昼一黑夜在此时交替。一轮皎洁的月亮悬在清空，像是灵堂里忘记关掉了的一盏灯。

靴子都沾着泥巴，它们将锹与铲物归原处，那里，它们的工具立了一排：耙、水桶、锄头。

它坐在书桌前。平日这种时候，塔莉莎总是从身后贴上它的脸颊以示温存，然而这一天她吃了一惊。摆在拓马思面前的不是书而是信，尽管上面打出来的字不超过五行，拓马思却说了很久，似乎有所不解。

“什么事？”塔莉莎顿觉心里一沉。

拓马思没有回头，拿起信递给她。信上说它当日务必赶到邻近某镇的机场去报到。

它终于转过头来，塔莉莎从它眼中读出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它摇摇头：“它们要见的只是我。”

“不，我跟你一起去。”她重复一句。

它们坐上拓马思的小卡车，不知什么时候赶到了机场。

雾很浓，它们仅仅能看清机场上少许几架飞机模糊已极的轮廓，径直向前，身边的一架架飞机都关着门，直到最后，它们才发现有一架飞机门开了，一位服务员在门口点头示哀门口有一位服务员点头示意让它们爬上去。这是一架小飞机——仅仅能容纳三十位旅客——目前却一个人都没有。它们互相搀扶走入椅之间的过道，占了两个相邻的座位，没有注意周围的一切。塔莉莎依在。

恐惧是一种震击，是高度盲目的瞬间，缺乏任何美的隐示。表面的刺眼光芒下隐藏着什么我们全然不知。在悲凉这一方面，它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已知的东西。拓马思与塔莉莎清楚前面是什么，恐惧之光已失去了它的严厉，这个世界沐浴在温和蓝色光华中，焕发着别样的美丽。

塔莉莎读信的时候，忘却了她对拓马思的爱，所有的感情和本能都被恐惧之感吞没了。而现在，她意识到自己简直一刻也不能离开它了。紧靠着它（这时飞机正在冲过浓浓的雨云），她的恐慌消退，默默地体味到爱的感觉，那样的漫无边际。

飞机终于着陆。它们走向乘务员打开的机门，站在登机梯的顶端时仍然互相搂着腰。站在它们前面的三个人都是全副武装，想也不用想便知道没有逃脱的可能。它们慢慢走下来，脚刚接触到机场的地面，那三人中有一个举起枪对准了它们。没有任何声响，但塔莉莎感到拓马思——一秒钟前还紧靠着她，搂着她的腰——栽倒在地上。

她努力抱起它，然而它承受不了自己的体重，一头栽到地上。她俯下身去扑在它身上，用自己的身体盖住它，但她突然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拓马思的身体不可思议地飞速缩小。他中如此震惊，呆立着说不出一句话。拓马思的身体缩得更小了，越来越不太像它，最后变成极小极小的一颗，开始滑动，奔跑，飞越停机坪。

射杀拓马思的刽子手露出它的那张脸，冲着塔莉莎微笑，转而继续它的追杀。小玩意儿东窜西窜，似乎不顾一切地试图躲避什么东西，找一个藏身之洞。追击持续了一会儿，结束后那人的猛烈扑击中。

那人站回到塔莉莎面前，手里抓着什么东西。是一只兔子，一只害怕得哆哆嗦嗦的兔子。它告诉塔莉莎这只兔子属于她了，一时间，拥有这只兔的喜悦赶走了所有恐惧与悲凉，她找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体。她突然欣喜地哭了，哭着哭着，直到泪水蒙住了双眼。她带着兔子回家，有一种充实感，找到了目标，她想要呆在那里并永远不再抛弃的地方。

她在布拉格的街头游荡，很快就找到了房子，她小时候同爸爸妈妈一起住过的房子。却没有找到爸爸妈妈的身影。有两个她不曾见过的人招呼她，但她知道那是自己的老祖父和老祖母。它们脸上都有树皮般的深深皱纹，塔莉莎很高兴将同它们住在一起。然而目前与小兔子安静地呆在一起是最要紧的。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五岁时住的那间房，当时父母决定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了。

房间老太太松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盏灯，那盏灯从未熄灭过，一直为她的归来而等待着。灯架上栖着一只蝴蝶，两个大大的斑圈所在宽大翅翼上。塔莉莎明白蝴蝶标记着生命的终结。她在床上慢慢躺下来，把兔子紧紧贴住自己的脸。

它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几次了，我收到一些信，但我没对你说过。它

对塔莉莎说，“是我儿子写来的。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避免和他有任何关系。几年前，它被大学开除了，现在是一个开拖拉机的。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然而却有着一致的努力方向。”

“你干嘛从不告诉我这信？”塔莉莎大大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

“它经常写吗？”

“有时候。”

“写些什么？”

“它自己。”

“有意思吗？”

“是的，有趣。你该记得，它母亲总是热衷于追当局。这样，他很早就和她分开了。后来，它接济一些像我们一样倒了霉的人，与政治运动搭上关系。它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它也跟它们分手了。它在信里，称它们是‘永远革命派’。”

意思是与当局讲和吗？

“不，根本不是。它信了上帝，将此放至关重要的首要位置。它说我们不必留当局，完全不理它，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它宣称，对上帝的信仰将赋予我们独有的行为方式，足以应付任何形势，将它们变成它所说的‘人’间天国。它说在我们国家，教会是惟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教会帮助它反对当局，我怀疑它真的加入了教会。”

“你为什么不问它？”

“我以前钦佩信徒，”拓马思继续说，“它们对身边事有特别而光彩的体验。你们可以说，像特异功能者。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忠诚是最容易事。它摔了一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它。它的忠诚先天主教而存在。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

“你给它回过信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它说，“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我只好穿了一封信给那个集体农庄。”

塔莉莎想到自己曾有的疑虑，很是有些不安，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有一种冲劲要给儿子做点什么事：“何不对它做一次邀请让它来这儿看我们？”

“它看起来像我，”拓马思说。“一讲话，上嘴皮扭得像我的一样。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这个想法莫名其妙。”

塔莉莎放声笑起来。

拓马思也与她笑成一团。

“不要这样孩子气，拓马思！”塔莉莎说，“你和你前妻的事，毕竟是一本老账了，这与它根本不相干。它又有什么办法？干嘛因为你年轻时找错了人，怪罪到孩子的身上？”

“坦白地说吧，一想到同它见面，我就怯场。这就是主要的作怪原因，然而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使我一直这样执迷不悟。有时候，你下定决心却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这东西一年年强化，改变很难。”

“请它来吧！”她说。

下午，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听到了声喧闹。近了，才辨出是拓马思的小卡车。他正弯着腰在换轮胎，一些人围着它等待完工。

她简直不忍心看它，却又移不开目光，它看上去像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这不是由于职业变化的缘故，而是岁月无情的刻痕。

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对方告诉她，拓马思的车子很糟糕。它像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然而她听出了他的提心。拓马思对人里面的东西，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他哈哈大笑。接着，它承认它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

对它们提出让拓马思重操手术刀的要求，那怕只在地方上，它知道警察员仍然不会批准。

她躲在一机树的后面，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她的眼光停驻在丈夫身上，内心却无比自责：它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它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是在这里，她未能给它留下一丝安宁，卡列宁病死那阵子，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它。

她总在暗自要求拓马思给她更多的爱，把自己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视为对它的一种屈尊恩赐。

现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的爱是伟大的，就应该生活在国外。拓马思在那里是快乐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它展开！可她突然做出了离开的决定。确实，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它以自由。但是，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她一直就相信拓马思终有一天会重回到她的身边！她召唤它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山林女妖引诱毫无疑心的山民进入沼泽，把它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以胃痛为借口，它将它骗到了农村！她是多么狡诈啊！她召唤它跟随着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测试并证明它对自己的爱；她坚持不懈地召唤它，以至现在就在这里，疲惫不堪，霜染鬓发，手指僵硬，那双可以稳操手术主刀的手已经没有了。

现在它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能向哪里去呢？出国与重返布拉格都只能是梦想：那里不会不给它们工作，它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

仁慈的上帝，它们经历了一切以后，只得出了它爱她的结论？

拓马思终于成功地换好了轮胎，爬到驾驶座上。人们也开始上车，发动机吼了起来。

她回家洗了个澡。躺在热水里，她总是对自己说，她用了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弱作武器反对拓马思。几乎所有都这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然而目前对塔莉莎而言一切正好相反。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是她对拓马思的伤害，迫使它退却，她的软弱武器一往无敌，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那个梦一直缠绕着她。

她从浴盆里站起来，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希望让自己尽量显得好一些以博取它的欢心。

她刚刚扣完衣服的最后的一颗纽扣，拓马思和集体农庄主席，还有一位脸白异常的年轻农工，闯了进来。

“快！”拓马思叫道，“来点儿酒，要烈的！”

塔莉莎跑出去，取回一瓶思利沃维兹，倒进一个酒杯里。被年轻人一口倒进嘴里。

它们向她描述了整件事的经过。那位小伙子刚才肩骨脱臼，痛得叫爹叫妈。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求助于拓马思。拓马思三二下就给弄好了。

小伙子又喝下一杯，对拓马思说：“你太太今天漂亮如同天仙一样！”

“呆子！”主席说，“塔莉莎什么时候不好看了。”

“我知道她从来就漂亮。”年轻人说，“但今天她的这身打扮漂亮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定是要出门啦！”

“不，不是。我是为拓马思穿的。”

“你这个幸运的魔鬼！”主席大笑着说，“我那老太婆做梦也没想过要为了我打扮！”

“难怪，你散步总是领着猪娃，它算是替了你老婆。”年轻人也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算了，摩斐汰怎么样？”拓马思问。“我至少——”它想了想，“至少一个小时没有看见它了。”

“它一定在想念我。”主席说。

“看见你这身打扮，我就想跳舞。”年轻人转向拓马思，“你同意吗？”

“我们都去跳吧。”塔莉莎说。

“你来吗？”年轻人问拓马思。

“你们选择哪儿？”拓马思问。

小伙子说了附近的一个小镇，那里旅馆酒吧有一个舞厅。

“你也来。”年轻人已经喝下了第三杯思利沃维兹，几乎是用命令的语气对那位集体农庄主席说，又加上一句：“要是摩菲斯特太想念你，就让它一起来吧！这一来我们有两个可以出场的猪娃啦！使娘儿大开眼界，一定会前来求！”它又哈哈大笑。

“要是诸位不觉得摩斐汰丢人，我就带上了。”它们挤上了拓马思的小卡车——拓马思开车，身边坐着塔莉莎，两个男人带着半瓶酒坐在后面。车子还没有出村，主席发现大家忘了摩斐汰，大叫大嚷让拓马思把车开回去。

“不要急，一只猪娃也开得了锣。小伙子制止了它。

天渐渐黑了，道路开始急转弯爬高。

它们径直开到镇上旅馆。塔莉莎和拓马思以前从未来过。它们下到地下室，找到了酒吧、舞厅以及几张桌子。一对有些上了年纪的钢琴手和小提琴手在不急不缓地演奏已有四五十年历史的名曲。在五、六对舞伴飘在舞池的地板上。

“这里没有人跟我跳。”小伙了朝四周扫了一眼，立即邀莉莎跳舞。

集体农庄主席和拓马思坐在一张空桌旁边，要了一瓶葡萄酒。

“不行”拓马思提醒它，“我要开车。”

“别傻，”它说，“今晚不回去了。”它起身去服务台，订两个房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塔莉莎和小伙子跳舞后，又接受了主席的邀请，然后才是拓马思。

“拓马思，”她在舞池里对它说，“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错。由于我的错，你的句号打在这里，是最低的一个了。”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要是我们呆在苏黎士，你依然是个外科医生。”

“你会是位摄影师。”

“这种比较是愚蠢的。”塔莉莎说，“你的工作对来说意味着一切；但对我而言，干什么并不重要。我只失去了一样东西，你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你不觉得我在这里是快乐？塔莉莎？”拓马思说。

“外科是你的事业。”她说。

“我不会再愚蠢到去追求事业，塔莉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没有被事业束缚，这是一种极致的解脱。”

他坦率的声音不容怀疑。塔莉莎回想起几个小时前他修卡车时的一幕，想起自己亲眼看到他如此老态。她终于实现了一直以来的愿望，让他变老一些。她再次回想起自己儿时的房间里那只紧紧贴着自己面颊的小兔。

变成一只兔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此没有了强大，意味着一个人比任何人都虚弱。

他们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翩翩飘舞。塔莉莎轻轻靠在拓马思的身上，正如他们在飞机中一起飞过浓浓雨云时一样。一种奇异的快乐与同样奇异的悲凉一同袭向她。悲凉总意味着：我们在步向人生的终点。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溶于悲凉之中。

他们回到桌边。塔莉莎又同集体农庄主席和小伙子跳了两三轮，小伙子酒力不支，以至于和塔莉莎一同表演了在舞池中央摔



倒的场景。

接着，他们到楼上去了，找到了他们那两间分开了的房间。

拓马思转动钥匙，并扭亮吊灯。塔莉莎看见两张床并排挨在一起，在其中一张的旁边靠着一盏灯与一张小桌。灯罩下的一只巨大的蝴蝶，被头顶的光吓得一惊，扑扑飞起，久久地盘旋在暮色下的房间中。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幽幽地，从楼下丝丝缕缕地飘下，再淡淡地消灭在夜空里，远去无痕。